

庫箱社會

C31563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689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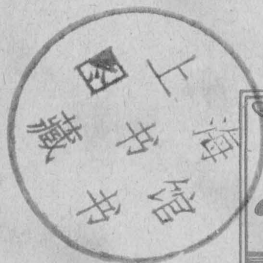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璧家趙

種九第十第

車箱社會

豐子愷作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1935

No. 364

一九三五，五，十 付排

一九三五，七，二十 初版

1——3000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實售大洋九角

號七四五一第字審證查審會員委查審誌雜書圖會員委傳宣央中

目次

1	次	目
車箱社會	一
故鄉	十
作客者言	一四
畫友	三〇
窮小孩的蹺蹺板	三六
肉腿	四三
送考	四九
市街形式	五八
野外理髮處	六一
三姑娘	六九

看燈	七六
鼓樂	八二
榮辱	八八
蜜蜂	九二
楊柳	九六
惜春	一〇二
放生	一一一
素食以後	一一七
米葉藝術頌	一二二
紀念近世音樂的始祖罷哈	一二七
學畫回憶	一三七
比較	一四九
閒	一五九

勞者自歌·····	一七六
送阿寶出黃金時代·····	一八九
雲霓·····	一九七
都會之音·····	二〇二
談自己的畫·····	二一二
我的書：芥子園畫譜·····	二二九
半篇莫干山遊記·····	三三八

次

目

4

車箱社會

我第一次乘火車，是在十六七歲時，即距今二十餘年前。雖然火車在其前早已通行，但吾鄉離車站有三十里之遙，平時我但聞其名，却沒有機去看火車或乘火車。十六七歲時，我畢業於本鄉小學，到杭州去投考中等學校，方才第一次看到又乘到火車。以前聽人說，「火車厲害得很，走在鐵路上的人，一不小心，身體就被碾做兩段。」又聽人說：「火車快得邪氣，坐在車中，望見窗外的電線木如同柵欄一樣。」我聽了這些話而想像火車，以為這大概是砲彈流星似的兇猛唐突的東西，覺得可怕。但後來看到了，乘到了，原來不過爾爾。天下事往往如此。

自從這一會乘了火車之後，二十餘年中，我對火車不斷地發生關係。至少每年乘三四次，有時每月乘三四次，至多每日乘三四次。（不過這是從江灣到上海的小火車。）一直到現在，乘火車的次數已經不可勝計了。每乘一次火車，總有種種感想。倘得每次下車後就把乘車時的感想記錄出來，記到現在恐怕不止數百萬言，可以出一大部乘火車全集了。然而我那有工夫和能力來記錄這種感想呢？只是回想過去乘火車時時心境，覺得可分三個時期。現在記錄出來，半爲自娛，半爲世間有乘火車的經驗的讀者談談，不知他們在火車中是否作如是想的？

第一個時期，是初乘火車的時期。那時候乘火車這件事在我覺得非常新奇而有趣。自己的身體被裝在一個大木箱中，而用機械拖了這大木箱狂奔，這種經驗是我向來所沒有的，怎不教我感到新奇而有趣呢？那時我買了車票，熱烈地盼望車子快到。上了車，總要揀個靠窗的好位置坐。因此可以眺望窗外旋轉不息的遠景，瞬息萬變的近景，和大大小小的車站。一

年四季住在看慣了的屋中，一旦看到這廣大而變化無窮的世間，覺得興味無窮。我已不得乘火車的時間延長，常常嫌牠到得太快，下車時覺得可惜。我歡喜乘長途火車，可以長久享樂。最好是乘慢車，在車中的時間最長，而且各站都停，可以讓我盡情歡賞。我看見同車的旅客個個同我一樣地愉快，彷彿個個是無目的地在那裏享樂乘火車的新生活的。我看見各車站都美麗，彷彿個個是桃源仙境的入口。其中汗流滿背地扛行李的人，喘息狂奔的趕火車的人，急急忙忙地背着箱籠下車的人，拿着紅綠旗子指揮開車的人，在我看來彷彿都趕着有興味的遊戲，或者在那裏演劇。世間真是一大歡樂場，乘火車真是一件愉快不過的樂事！可惜這時期很短促，不久樂事就變爲苦事。

第二個時期，是老乘火車的時期。一切都看厭了，乘火車在我就變成了一樁討厭的事。以前買了車票熱烈地盼望車子快到。現在也盼望車子快到，但不是熱烈地而是焦灼地。意思是要牠快些來載我赴目的地。以前上

車總要揀個靠窗的好位置，現在不拘，但求有得坐。以前在車中不絕地觀賞窗內窗外的人物景色，現在都不要看了，一上車就拿出一冊書來，不顧環境的動靜，只管埋頭在書中，直到目的地的達到。爲的是老乘火車，一切都已見慣，覺得這些千遍一律的狀態沒有甚麼看頭。不如利用這冗長無聊的時間來用些功。但並非歡喜用功，而是無可奈何似的用功。每當看書倦疲起來，就埋怨火車行得太慢，看了許多書還走得兩站！這時候似覺一切乘車的人都同我一樣，大家焦灼地坐在車廂中等候到達。看到憑在車窗上指點談笑的小孩子，我鄙視他們，覺得這班初出茅廬的人少見多怪，其淺薄可笑。有時窗外有飛機駛過，同車的人大家立起來觀望，我也不屑從衆，迴頭一看立刻埋頭在書中。總之，那時我在形式上乘火車，而在精神上彷彿遺世獨立，依舊籠閉在自己的書齋中。那時候我覺得世間一切枯燥無味，無可享樂，只有沈悶，疲倦，和苦痛，正同乘火車一樣。這時期相當地延長，直到我深入中年時候而截止。

第三個時期，可說是慣乘火車的時期。乘得太多了，討厭不得許多，還是逆來順受罷。心境一變，以前看厭了的東西也會從新有起意義來，彷彿「溫故而知新」似的。最初乘火車是樂事，後來變成苦事，最後又變成樂事，彷彿「返老還童」似的。最初乘火車歡喜看景物，後來埋頭看書，最後又不看書而歡喜看景物了。不過這會的歡喜與最初的歡喜性狀不同：前者所見都是可喜的，後者所見却大多數是可驚的，可笑的，可悲的。不過在可驚可笑可悲的發見上，感到一種比埋頭看書更多的興味而已。故前者的歡喜是真的「歡喜」，若譯英語可用 *happy* 或 *merry*。後者却只是 *like* 或 *fond of*，不是真心的歡樂。實際，這原是比较而來的；因為看書實在沒有許多好書可以使我集中興味而忘却乘火車的沈悶。而這車箱社會里的種種人間相到是一部活的好書，會時時向我展出新穎的 *page* 來。慣乘火車的人，大概對我這話多少有些兒同感的吧！

不說車箱社會裏的瑣碎的事，但看各人的坐位，已夠使人驚嘆了。同

是買一張票的，有的人老實不客氣地躺着，一人佔有了五六個人的位置。看見找尋坐位的人來了，把頭向着裏，故作鼾聲，或者裝作病人，或者舉手指點那邊，對他們說「前面很空，前面很空。」和平謙虛的鄉下人大概會聽信他的話，讓他安睡，背着行李向他所指點的前面去另找「很空」的位置。有的人教行李分佔了自己左右的兩個位置，當作自己的衛隊。若是方皮箱，又可當作自己的茶几。看見找坐位的人來了，拚命埋頭看報。對方倘不客氣地向他提出：「對不起，先生，請你的箱子放在上面了，大家坐坐！」他會指着遠處打官話拒絕他：「那邊也好坐，你爲甚麼一定要坐在這裏？」說過管自看報了。和平謙讓的鄉下人大概不再請求，讓他坐在行李的護衛中看報，抱着孩子向他指點的那邊去另找「好坐」的地方了。有的人沒有行李，把身子紐轉來，教一個屁股和一支大腿佔據了兩個人的坐位，而悠閒地憑在窗中吸煙。他把大烏龜壳似的一個背部向着他的右鄰，而用一支橫置的左大腿來拒遠他的左鄰。這大腿上面的空間完全歸他

所有，可在其中從容地抽煙，看報。逢到找尋坐位的人來了，把報紙堆在大腿上，把頭攢出窗外，只作不聞不見。還有一種人，不取大腿的策略，而用一冊書和一個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坐位上。找坐位的人倘來請他拿開，就回答他說「這裏有人。」和平謙虛的鄉下人大概會聽信他，留這空位給他那「人」坐，扶着老人向別處去去另找坐位了。找不到坐位時，他們就把行李放在門口，自己坐在行李上，或者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的門口。查票的來了，不干涉躺着的人，以及用大腿或帽子佔坐位的人，却埋怨坐在行李上和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門口的人阻礙了走路，把他們罵脫幾聲。

我看到這種車箱社會裏的狀態，覺得可驚，又覺得可笑，可悲。可驚者，大家出同樣的錢，購同樣的票，明明是一律平等的乘客，爲甚麼會演出這般不平等的狀態？可笑者，那些強佔坐位的人，不惜裝腔，撒謊，以圖一己的苟安，而後來終得捨去他的好位置。可悲者，在這乘火車的期間

中，苦了那些和平謙虛的乘客，他們始終只得坐在門口的行李上，或者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的門口，還要被查票者，罵脫幾聲。

在車箱社會裏，但看坐位這一點，已足使我驚嘆了。況何其他種種的花樣。總之，凡人間社會裏所有的現狀，在車箱社會中都有其縮圖。故我們乘火車不必看書，但把車箱看作人間世的模型，足夠消遣了。

回想自己乘火車的三時期的心境，也覺得可驚，可笑，又可悲。可驚者，從初乘火車經過老乘火車，而至於慣乘火車，時序的遞變太快！可笑者，乘火車原來也是一件平常的事。幼時認爲「電線木同柵欄一樣，「車站同桃源一樣固然可笑，後來那樣地厭惡牠而埋頭於書中，也一樣地可笑。可悲者，我對於乘火車不復感到昔日的歡喜，而以觀察車箱社會裏的怪狀爲消遣，實在不是我所願爲之事。

於是我憧憬於過去在外國時所乘的火車。記得那車箱中很有秩序，全無現今所見的怪狀。那時我們在車箱中不解衆苦，只覺旅行之樂。但這原

是過去已久的事，在現今的世間恐怕不會再見這種車箱社會了。前天同一位朋友從火車下來，出車站後他對我說了幾句新詩似的東西，我記憶着。現在鈔在這裏當做結尾：

人生好比乘車：

有的早上早下，

有的遲上遲下，

有的早上遲下，

有的遲上早下。

上了車紛爭坐位，

下了車各自回家。

在車箱中留心保管你的車票，

下車時把車票原物還他。

廿四年三月廿六日

故鄉

在古人的詩詞中，可以看見「歸」，「鄉」，「家」，「故鄉」，「故園」，「作客」，「羈旅」等字屢屢出現，因此可以推想古人對於故鄉是何等地親愛，渴望，而對於離鄉作客是何等地嫌惡的。其例不勝枚舉。普通的如：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李白）

白日放歌須酒縱，青春作伴好還鄉。（杜甫）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白居易）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岑參）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李益）

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張泌）

想得故園今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杜荀鶴）

故園此去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顧況）

萬里悲秋常作客，（杜甫）

忽聞歌古調，歸思欲佔襟。（杜審言）

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劉長卿）

羈旅長堪醉，相留畏曉鐘。（戴叔倫）

隨便拿本唐詩三百首來翻翻，已經翻出了一打的實例了。以前我曾經說過，古人的詩詞集子，幾乎沒有一頁中沒有「花」字，「月」字，「酒」字。現在又覺得「鄉」字之多也不亞於上三者。由此推想，古人所大欲的大概就是「花」，「月」，「酒」，「鄉」四事。一個人只要能一生涯坐在故鄉的家裏對花邀月飲酒，就得其所哉。

現代人就不同：即使也不乏歡喜對花邀月飲酒的人，但不一定要在故鄉的家裏。不但如此，他們在故鄉的家裏對花邀月飲酒反而不暢快，因為鄉村大都破產了。他們必須離家到大都會裏去，對人爲的花，邀人造的月，飲舶來的洋酒，方才得其所哉。

所以花，月，和酒大概可以長爲人類所愛慕之物；而鄉之一字恐不久將爲人所忘却。即使不被忘却，其意義也得變更：失却了「故鄉」的意義，而僅存「鄉村破產」的「鄉」字的意義。

這變遷，原是由于社會狀態不同而來。在古昔的是農業時代，一家可以累代同居在故鄉的木家裏生活。但到了現今的工商業時代，人都離去了破產的鄉村而到大都會裏去找生活，就無暇紀念他們的故鄉。他們的子孫生在這個大都會裏，長後又轉到別個大都會裏去找生活，就在別個大都會裏住家。在他們就只有生活的地方，而無所謂故鄉。「到處爲家」，在古代是少數的遊方僧，俠客之類的事，在現代却變成了都會裏的職工的行

爲，故前面所舉的那種詩句，現在已漸漸失却其鑑賞的價值了。現在都會裏的人舉頭望見明月，低頭所思的或恐是亭子間裏的小家庭。而青春作伴，現代人看來最好是離鄉到都會去。至於因懷鄉而垂淚，沾襟，雙袖不乾，或是春夢夜夜歸鄉，更是現代的都會之客所夢想不到的事了。藝術與生活的關聯，於此可見一斑。農業時代的生活不可復現。然而大家離鄉背井，擁擠到都會裏去，又豈是合理的生活？

念四年三月十日於石門灣

作客者言

有一位天性真率的青年，赴親友家作客。歸家的晚上，垂頭喪氣地跑進我的房間中來，躺在籐床上，不動亦不語。看他的樣子很疲勞，好像做了一天苦工而歸來似的。我便和他問答：

「你今天去作客，喝醉了酒麼？」

「不，我不喝酒，一滴兒也不喝。」

「那末爲甚麼這般頹喪？」

「因爲受了主人的異常優禮的招待。」

我驚奇地笑道：「怪了！作客而受主人優待，應該舒服且高興；怎的

反而這般頹喪，倒好像被打翻了似的？」

他苦笑地答道：「我寧願被打一頓，但願以後不再受這種優待。」

我知道他正在等候我去打開他的話匣來了。便放下筆，推開桌上的稿紙，把坐着的椅子轉個方向，正對着他。點起一支煙來，津津有味地探問他：

「你受了甚樣的異常優禮的招待？來！說點給我聽聽看！」

他抬起頭來看看我桌上的稿件，說：「你不是忙寫稿麼？我的話說起來長呢？」

我說：「不，我準備一黃昏聽你談話。並且想設法慰勞你今天受優待的辛苦呢。」

他笑了，從籐床上坐起身來，向茶盤裏端一杯菊花茶來喝了一口，慢慢地，一五一十地把這一天赴親友家作客而受異常優禮的招待的經過情形描摹給我聽。

以下所記錄的便是他的話。

× × ×
我走進一個幽暗的廳堂，四周闐然無人。我故意把脚步走響些，又咳嗽幾聲，裏面仍然沒有人出來；外面的廂房裏倒走進一個人來。這是一個工人，好像是管門的人。他兩眼釘住我，問我有甚麼事。我說訪問某先生。他說「片子！」我是沒有名片的，回答他說：「我沒有帶名片，我姓某名某，某先生是知道我的，煩你去通報罷。」他向我上下身打量了一回，說一聲「你等一等，」懷疑似地進去了。

我立着等了一回，望見主人緩步地從裏面的廊下走出來。走到望得見我的時候，他的緩步忽然改爲趨步，拱起雙手，口中高呼「難得，難得！」一步緊一步地向我趕將過來，其勢急不可當，我幾乎被嚇退了。因為我想，假如他口中所喊的不是「難得，難得」而換了「捉牢，捉牢，」這光景定是疑心我是竊了他家廳上的紫銅香爐而趕出來捉我去送公安局。

幸而他趕到我身邊，並不捉牢我，只是連連地拱手，彎腰，幾乎要拜倒在地。我也只得模仿他拱手，彎腰，彎到幾乎拜倒在地，作為相當的答禮。

大家彎好了腰，主人袒開了左手，對着我說：「請坐，請坐！」他的袒開的左手所照着的，是一排八仙椅子。每兩隻椅子中央夾着一隻茶几，好像城頭上的一排女牆。我選擇最外口的一隻椅子坐了。一則貪圖近便，二則他家的廳上光線幽暗，除了這最外口的一隻椅子看得清楚以外，裏面的椅子都埋在黑暗中，看不清楚；我看見最外的椅子頗有些灰塵，恐怕裏面的椅子或有更多的灰塵與齷齪，將污損我的新製的淡青灰哩嚙長衫的屁股部分，弄得好像被摩登破壞團射了鏢水一般。三則我是從外面來的客人，像老鼠攢洞一般地闖進人家的屋裏的深暗的内部去坐，似乎不配。四則最外面的椅子的外邊的地上放着一隻痰盂，丟香烟頭時也是一種方便。我選定了這個好位置，便在主人的「請，請，請」的聲中捷足先登地坐下了。但是主人表示反對，一定要我「請上坐。」請上坐者，就是要我坐到

裏面的，或許有更多的灰塵與醜醜，而近旁沒有痰盂的椅子上去。我把屁股深深地埋進我所選定的椅子裏，表示不肯讓位。他使用力拖我的臂，一定要奪我的位置。我終於被他趕走了，退到裏面的椅子裏，而我所選定的位置就被他自己佔據了。

當此奪位置的時間，我們二人在廳上發出一片相罵似的聲音，演出一種打架似的舉動。我無暇察看我的新位置上有否灰塵或醜醜，且以客人的身分，也不好意思俯下頭去仔細察看椅子的乾淨與否。我不顧一切地坐下了。然而坐下之後，很不舒服。我疑心椅子板上有甚麼東西，一動也不敢動。我想，這椅子至少同外面的椅子一樣地頗有些灰塵；我是拿我的新製的淡青灰嗶嘰長衫來給他揩抹了兩隻椅子了。想少沾些醜醜，我只得使個勁兒，將屁股擺穩在椅子板上，絕不轉動摩擦。寧可費些氣力，扭轉腰來對主人談話。

正在談話的時候，我覺得屁股上冷冰冰起來。我臉上強裝笑容——因

爲這正是在「應該」笑的時候——心裏却在叫苦。我想用手去摸摸看，但又逡巡不敢，恐怕再污了我的手。我作種種猜想，想像這是樑上掛下來的
一隻蜘蛛，被我坐扁，內臟都流出來了。又想像這是一朵鼻涕，一朵帶血
的痰。我渾身難過起來，不敢用手去摸。後來終於偷偷地伸手去摸了。指
尖觸着冷冰冰的濕濕的一團，偷偷摸出來一看，色彩很複雜，有白的，有
黑的，有淡黃的，有藍的，混在一起，好像五色的牙膏。我不辨這是何
物，偷偷地丟在椅子旁邊的地上了。但心裏疑慮得很，料想我的新製的淡
青灰嗶嘰長衫上一定染上一塊五色了。但主人並不覺察我的心事，他正在
濫用各種的笑聲，把他近來的得意事件講給我聽。我記念着屁股底下的東
西，心中想皺眉頭；然而不好意思用顰蹙之顏來聽他的得意事件，只得強
顏作笑。我感到這種笑很費力。硬把嘴巴兩旁的筋肉吊起來，久後非常酸
痛。須得乘個空隙用手將臉孔的筋力揉一揉，然後再裝笑臉聽他講。其
實我沒有仔細聽他所講的話，因爲我聽了好久，已能料知他的下文了。我

只是順口答應着，而把眼眼偷看環境中，憑空地研究我屁股底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我看見他家樑上築着燕巢，燕子飛進飛出，遺棄一朵糞在地上，其顏色正同我屁股底下的東西相似。我才知道，我新製的淡青灰囉嘰長衫上已經沾染一朵燕子糞了。

外面走進來一羣穿長衫的人。他們是主人的親友或鄰居。主人因為我是遠客，特地邀他們來陪我。大部分的人是我所未認識的，主人便立起身來為我介紹。他的左手臂伸直，好像一把刀。他用這刀把新來的一羣人一個一個地切開來；同時口中說着：

『這位是某某先生，這位是某某君……』等到他說完的時候，我已把各人的姓名統統忘却。因為當他介紹時，我只管在那裏看他那把刀的切法，不會用心聽着。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介紹客人姓名時不用食指來點，必用刀一般的手來切？又覺得很妙：為甚麼用食指來點似乎侮慢，而用刀一般的手來切，似乎客氣得多？這也許有造形美術上的根據：五指並

伸的手，樣子比單伸一根食指的手美麗，和平，而恭敬得多。這是合掌禮的一半。合掌叫做「合十」，這可稱爲「合五」。合掌是作一個揖，這是作半個揖，當然客氣得多。反之，單伸一食指的手，是畫在指示路徑的牌子上，或「小便在此」的牌子上的。若用以指客人，就像把客人當作小便所，侮慢太甚了！我當時忙着這樣的感想，又嘆佩我們的主人的禮貌，竟把他所告訴我的客人的姓名統統忘記了。但覺姓都是百家姓所載的；名字中有好幾個「生」字和「卿」字。

主人請許多客人圍住一張八仙桌坐定了。這會我不再自選坐位，一任主人發落，結果被派定坐在左邊，獨佔一面。桌上已放着四隻盆子，內中兩盆是糕餅，一盆是瓜子，一盆是櫻桃。

僕人送到一盤茶，主人立起身來，把盤內的茶一端送客人。客人受茶時，有的立起身來，伸手遮住茶杯，口中連稱「得罪，得罪。」有的用中央三個指頭在桌子邊上敲擊：「答，答，答，答，」口中連稱「叩頭，

叩頭。」其意彷彿是用手代表自己的身體，把桌子當作地面，而伏在那裏叩頭。我是第一個受茶的客人，我點一點頭，應了一聲。與別人的禮貌森嚴比較之下，自覺太過傲慢了。我感覺自己的態度頗不適合於這個環境，偏促不安起來。第二次主人給我添茶的時候，我便略略改變態度，也伸手擋住茶杯。我以為這舉動可以表示兩種意思，一種是「夠了，夠了」的意思，還有一種用此手作半個揖道謝的意思，所以可取。但不幸技巧拙劣，把手遮隔了主人的視線；在幽暗的廳堂裏，兩方大家不易看見杯中的茶。他只管把茶注下來，直到泛濫在桌子上，滴到我的新製的淡青灰嚙長衫上，我方才覺察，動手攔阻。於是找抹桌布，揩拭衣服，弄得手忙腳亂。主人特別關念我的衣服，表示十分抱歉的樣子，要親自給我揩拭。我心中很懊惱，但臉上只得強裝笑容，連說「不要緊，沒有甚麼」。其實是「有甚麼」的！我的新製的淡青灰嚙長衫上，又染上了芭蕉扇大的一塊茶跡！

主人以這事件為前車，以後添茶時逢到伸手遮住茶杯的客人，使用開

誠布公似的語調說：「不要客氣，大家老實來得好！」客人都會意，便改用指頭敲擊桌子，「答，答，答，答。」這辦法的確較好，除了不妨礙視線的好處外，又是有聲有色，鄭重得多。況且手的樣子活像一個小形的人：中指像頭，食指和無名指像手，大指和小指像足，手掌像身軀，口稱「叩頭」而用中指「答，答，答，答」地敲擊起來，儼然是「五體投地」而「搗蒜」一般叩頭的一種象徵。

主人分送香煙，座中吸煙的人，連主人共有五六人，我也在內。主人劃一根自來火，先給我的香煙點火。自來火在我眼前燒得正猛，匆促之間我真想不出謙讓的方法來，便應了一聲，把香煙湊上去點着了。主人忙把已經燒了三分之一的自來火給坐在我右面客人的香煙點火。這客人正在咬瓜子，便伸手推主人的臂，口裏連叫自來，「自來。」「自來」者，並非「自來火」的略語；是表示謙讓，請主人「自」己先「來」（就是點香烟）的意思。主人堅不肯「自來」，口中連喊「請，請，請，請，」定要隔着一

張八仙桌，拿已剩二分之一的弱的火柴桿來給這客人點香煙。我坐在兩人中間，眼看那根不知趣的火柴桿越燒越短，而兩人的交涉儘不解決，心中替他們異常地着急。主人又似乎不大懂得燃燒的物理，一味把火頭向下，因此火柴桿燒得很快。幸而那客人不久就表示屈服，丟去正咬的瓜子，手忙腳亂地向茶杯旁邊檢起他那枝香煙，立起來，彎下身子，就火上去吸。這時候主人手中的火柴桿只剩三分之一弱，火頭離開他的指爪只有一粒瓜子的地位了。

出乎我意外的，是主人還要撮着這一粒火柴桿，去給第三個客人點香煙。第三個客人似也沒有防到這一點，不曾預先取煙在手。他看見主人有「燃指之急」，特地不取香煙，搖手喊道：「我自來，我自來。」主人依然強硬，不肯讓他自來。這第三個客人的香煙的點火，終於像救火一般惶急萬狀地成就了。他在匆忙之中帶翻了一隻茶杯；幸而杯中盛茶不多，不會作二度的泛濫。我屏息靜觀，幾乎發呆了，到這時候才抽一口氣。主人

把拿自來火的手指用力地搓了幾搓；再劃起一根自來火來，爲第四個客人的香煙點火。在這事件中，我顧憐主人的手指燙痛，又同情於客人的舉動的倉惶。覺得這種主客真難做：吸煙，原是一件悠閑暢適的事；但在這種主客之間，變成救火一般惶急萬狀了。

這一天，我和別的幾位客人在主人家裏吃一餐飯。據我統計，席上共鬧三回事：第一次鬧事，是爲了爭坐位。所爭的是朝裏的位置。這位置的確最好：別的三面都是兩人坐一面的，朝裏可以獨坐一面；別的位置都很幽暗，朝裏的位置最亮。且在我更有可取之點，我患着羞明的眼疾，不耐對着光源久坐，最喜歡背光而坐。我最初看中這好位置，曾經一度估據；但主人立刻將我一把拖開，拖到左邊的裏面的位置上，硬把我的身體裝進在椅子裏去。這位置最黑暗，又很狹窄，但我只得忍受。因爲我知道這坐位叫做「東北角」，是最大的客位；而今天我是遠客，別的客人都是主人請來陪我的。主人把我驅逐到「東北」之後，又和別的客人大鬧一場：坐

下去，拖起來；裝進去，逃出來；約莫鬧了五分鐘，方才坐定。「請，請，請，」大家「請酒」，「用菜」。

第二次鬧事，是爲了灌酒。主人好像是開着義務釀造廠的，多多益善地勸客人飲酒。他有時用強迫的手段，有時用欺詐的手段。客人們中有的把酒杯藏到桌子底下，有的拿了酒杯逃開去。結果有一人被灌醉，伏在痰盂上嘔吐了。主人一面照料他，一面勸別人再飲。好像已經「做脫」了一人，希望再麻翻幾個似的。我幸而以不喝酒著名，當時以茶代酒，沒有捲入這風潮的漩旋中，沒有被麻翻的恐慌。但久作壁上觀，也覺得厭倦了，便首先要求吃飯。後來別的客人也都吃飯了。

第三次鬧事，便是爲了吃飯問題。但這與現今世間到處鬧着着的吃飯問題情形完全相反。這是一方強迫對方吃飯，而對方不肯吃。起初兩方各提出理由來互相辯論；後來是奪飯碗——一方硬要給他添飯，對方不肯再添；或者一方硬要他吃一滿碗，對方定要減少半碗。粒粒皆辛苦的珍珠一

般的白米，在這社會裏全然失却其價值，幾乎變成狗子也不要吃的東西了。我沒有吃酒，肚子餓着，照常吃兩碗半飯，在這裏可說是最肯負責吃飯的人，沒有受主人責備。因此我對於他們的爭執，依舊可作壁上觀。我覺得這爭執狀態最是珍奇；尤其是在到處鬧着沒飯吃的中國社會裏，映成強烈的對比。可惜這種狀態的出現，只限於我們這主人的客廳上，又只限於這一餐的時間。若得因今天的提倡與勵行而普遍於全人類，永遠地流行，我們這主人定將在世界到處的城市被設立生祠，死後還要在世界到處的城市中被設立銅像呢。我又因此想起了以前在你這裏看見過的某日本人描寫烏托邦的幾幅漫畫：在那漫畫的世界裏，金銀和鈔票是過多而沒有人要的，到處被棄擲在垃圾桶裏。清道夫滿滿地裝了一車子鈔票，推到海邊去燒燬。半路裏還有人開了後門，捧出一畚箕金鎊來，硬要倒進他的垃圾車中去，却被清道夫拒絕了。馬路邊的水門汀上站着的乞丐，都提着一大筐子的鈔票，在那裏哀求苦苦地分送給行人，行人個個遠而避之。我看今

天座上爲拒絕吃飯而起爭執的主人和客人們，足有列入那種漫畫人物的資格。請他們僑居到那烏托邦去，再好沒有了。

我負責地吃了兩碗半白米飯，雖然沒有受主人責備，但把胃吃壞，積滯了。因爲我是席上第一個吃飯的人，主人命一僕人站在我身旁，伺候添飯。這僕人大概受過主人的訓練，伺候異常忠實：當我吃到半碗飯的時候，他就開始鞠躬如也地立在我近旁，監督我的一舉一動，注視我的飯碗，靜候我的吃完。等到我吃完剩三分之一的時候，他站立更近，督視更嚴，他的手躍躍欲試地想來奪我的飯碗。在這樣的監督之下，我吃飯不得不快。吃到還剩兩三口的時候，他的手早已搭在我的飯碗邊上，我只得兩三口併作一口地吞食了，讓他把飯碗奪去。這樣急急忙忙地裝進了兩碗半白米飯，我的胃就積滯，隱隱地作痛，連茶也喝不下去。但又說不出來。忍痛坐了一會，又勉強裝了幾次笑顏，才得告辭。我坐船回到家中，已是上燈時分，胃的積滯還沒有消，吃不進夜飯。跑到藥房裏去買些蘇打片來

代夜飯吃了，便倒身在床上。直到黃昏，胃裏稍覺鬆動些，就勉強起身，跑到你這裏來抽一口氣。但是我的身體，四肢，還是很疲勞，連臉孔上的筋肉，也因爲裝了一天的笑，酸痛得很呢。我但願以後不再受人這種優禮的招待！

×

×

×

×

他說罷，又躺在籐床上了。我把香煙和火柴送到他手裏，對他說：「好，待我把你所講的一番話記錄出來。倘能賣得稿費，去買許多餅乾，牛奶，巧格力，和枇杷來，給你開慰勞會罷。」

廿三年五月旅中

畫 友

——對一青年習畫者的談話——

要學畫，當然要入學校或從先生。好像你的畫術全是學校或先生所授與的。但在實際上，我以為不盡然。和你一同學畫的朋友，對於你的事業常盡着更切實體貼的輔導之責。先生只指示你學畫之道，朋友則和你攜着手去走。先生給你的是有形之教，朋友給你的是無形之教，所以你倘把有形的學費送給你的先生，應該把無形的學費送給你的畫友。

試想你的習畫生活中，畫友給你的幫忙一定不少。你家裏的人大都不了解你所保藏的靜物寫生模型的好處，要譏笑你「年紀這樣大了還弄玩

具。」但和你一同習畫的朋友一定不譏笑你。非但不譏笑你，又能賞識你的收藏，或者幫助你的收藏。譬如你的弟妹們，都歡喜收拾香煙裏的畫片。那些畫中印着的是摩登美女，電影明星，三國志，水滸裏的人物。畫法非常幼稚，你是不要看的。但你無法阻止你的弟妹們的收集，無法勸導他們捨棄這種畫片而來歡喜你所歡喜的繪畫。你只能對你的畫友訴說這種畫片的幼稚和弟妹們的美術教養的貧乏。只有你的畫友來了，才會陪你到街上的紙馬店裏去，選購鄉人們祀神用的財神馬，蠶花馬，灶君馬等神像來當作木版畫欣賞。品評牠們的線條，賞鑒牠們的圖案。鄉人們買這種神馬，是有定時的。年頭上財神馬上市，春間蠶花五聖馬上市，年腳邊灶君馬上市。在不上市的時間去買這種神馬是特殊的，會一齊並買各種的神馬，更是異端的。倘沒有你的朋友同去選購，你一定被那紙馬店裏的人視為瘋狂。有你的朋友同去，共相品評而選擇，可以減少你這種行爲的奇異性，給你不少的方便。中國舊時的木版畫有不少是很可觀的。只有你的朋友

友能幫助你向各處去探尋這種埋沒着的木版畫。所以你不可不把無形的學費致送你的朋友。

又如你到室外去覓畫，假如獨個人去，你將感到孤寂；假如跟了你的非畫友同去，你將感到更多的不方便。他會引導你到豪華的洋樓前，富麗的花園裏，盛稱這是可以畫的景緻。又會勸你到名勝古蹟的地方，盛稱這是值得作畫的題材。然而，豪華的洋樓大都只是豪華，富麗的花園大都惡俗不堪，而名勝古蹟的地方大都只堪回想而不足觀賞。你不畫，有負盛意；勉強畫些，何苦？這時候你一定會熱烈地想念起你的畫友來。假使有他們同行，根本不會來到這種地方。那路旁的勞勞亭，那市梢的小茶店，那廟前的打鐵場，那橋墩下的豆腐漿攤，以及一切無名的美景，早已引起你們的共感，邀得你們的共賞，而滿足你們的畫慾了。中國的一般人所意識的「畫」，好像另有一種定義。說起畫，似乎非梅蘭竹菊不可，非山水臺榭不可，非紅袖翠帶不可，非名園勝蹟不可，非月夜不可，非雪景不

可，非瀑布不可，非時裝美女不可……。前會我從莫干山回來，許多人問我描了多少畫來。實際，我在莫干山住了三五天，一張畫也沒有畫。我的速寫簿天天躲在我的袋裏，始終沒有見過莫干山上的天日。爲了那山上並沒有甚麼可畫，遠不及山下的鄉村市井間的畫材的豐富。然而聽到我這話的人都表示不信，他們總以爲我恐防別人「揩」我的畫「油」，所以祕而不宣，真是天曉得。除了天以外。只有我的畫友曉得。

又如你要描人物畫，請一個非畫友的人坐着給你畫一下，他便裝出不自然的神氣來，使得自己的姿態不能入畫。他又會想到畫的美醜同他的面子有關，於是來干涉你的畫法。假如他看見你在描寫別人，他使用他的好意，關照那個人說：「你不要動！他正要畫你！」於是那個人立刻不自然起來，做作起來，也使得自己的姿態不能入畫，而你的畫便在他的好意之下宣告失敗。假如你描寫路上的一個女人，倘使這女人有些漂亮，你的非畫友的同伴者便會淺薄地譏諷你，使你蒙不白之冤。要雪這種冤恨，只有

去找你的畫友。只有你的畫友能解除了一切人物的現實的關係而同你在人物畫中研究純粹的線條，純粹的形象，和純粹的色彩。畫並不全是裝飾圖案，畫中的意義當然是重要的；但在技術的構成的期間，（即製作的時間，）卻不容你顧到畫中人物的現世的關係，務須當作純粹的形狀而對付。此中消息不足為外人道，只有你的畫友們知道。繪畫的人，拿了時代社會所養成的世間觀，向世間去選擇畫材；再拿了脫離時代社會關係的繪畫觀，向畫中去構造形象。這關鍵也只有畫友們知道。畫友們不但能對世間人物作共同的繪畫觀，自己也能身入畫境，被畫友觀察描寫，或竟被自己觀察描寫。要作良好的肖像畫，被寫的人一定要理解畫道。但世間有許多人，莫說畫道，連照相道都不理解，常在照相鏡頭前裝出很滑稽的不入畫的姿態來。

然而畫友不一定要弄丹青的。平生不曾描過一筆畫的人中，儘有大畫家存在；反之，天天描寫的人中，頗不乏繪畫的門外漢。你的選擇畫友

不可不慎。無友不如己者，同時亦無友勝己者。因為勝己者往往要做你的先生，不肯和你攜着手在畫道上走。

二十三年雙十。

窮小孩的蹺蹺板

有一個人寫一封匿名信給我，信壳上左面但寫「寄自上海法租界。」信上說：「近來在自由談上，幾乎每天能見到你的插畫。（中略）前數天偶然看見幾個窮小孩在玩。他們的玩法，我意頗能作你的畫稿的材料。而且很合你向來的作風。現在特地貢獻給你，以備採納。此祝康健。一個敬佩你的讀者上。七，十一。」後面又附註：「小孩的玩法——先把一條長檯放置地上。再拿一條長檯橫跨在上面。這樣二個小孩坐在上面一張長檯的兩端，仿蹺蹺板的玩法，一高一低的玩着。」

這是一封「無目的」的無頭信。推想這發信人是純爲畫的感興所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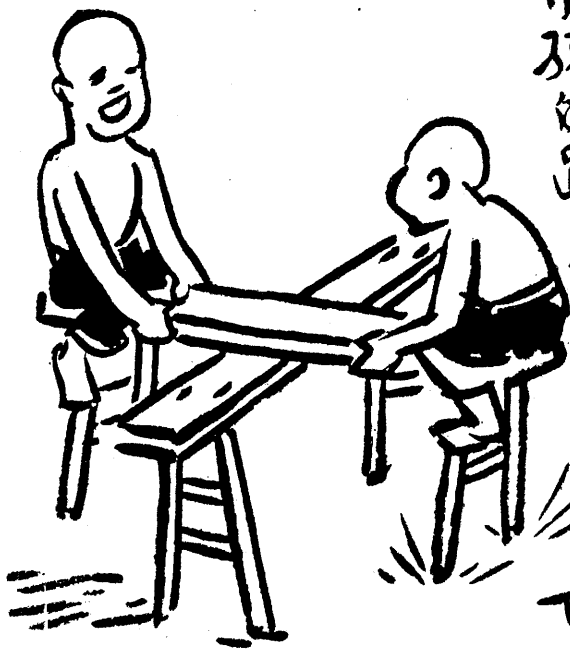
寫這封信給我的。在擾攘攘攘的今世，這也可謂一件小小的異聞。

我閉了眼睛一看，覺得這匿名的通信者所發見的，確是我所愛取的畫材。便乘興背摹了一幅。這兩個窮小孩憑了他們的小心的智巧，利用了這現成的材料，造成了這具體而微的運動具。在貧民窟的環境中，這可說是一種十分優異的遊戲設備了。我想像這兩個窮小孩各據板凳的一端而高一低地交互上下的時候，臉上一定充滿了歡笑。因為他們是無知的幼兒，不會夢見世間各處運動場裏專為兒童置辦的種種優良的幸福設備，對於這簡陋的遊戲已是十分滿足了。這種遊戲的簡陋，和這兩個小孩的窮苦，只有我們旁人感到，他們自己是不知不知道。

因此我想到了世間的小孩苦。在這社會裏，窮的大人固然苦，窮的小孩更苦！窮的大人苦了，自己能知道其苦，因而能設法免除其苦。窮的小孩苦了，自己還不知道，一味茫茫然地追求生的歡喜，這才是天下之至慘！

聞到隔壁人家飯香，攀住了自家的冷竈頭而哭着向娘要白米飯吃。看見鄰家的孩子吃火肉粽子，丟掉了自己手裏的硬蠶豆而嚷着「也要！」老子落脫了飯碗頭回家，孩子抱住了他帶回來的鋪蓋而喊「爸爸買好東西來了！」老棉絮被頭上了當舖，孩子抱住了床裏新添的稻柴束當洋囡囡玩。討飯婆背上的孩子捧着他娘的髻子當皮球玩；向着怒罵的不佈施者嚶嚶地笑語。——我們看到了這種苦況而發生同情的時候，最感觸目傷心的不是窮的大人的苦，而是窮的小孩的苦！大人的苦自己知道，同情者只要分担其半；小孩的苦則自己不知道，全部要歸同情者担負。那攀住自己的冷灶頭而向娘要白米飯吃的孩子，以爲鍋子裏總應有飯，完全沒有知道他老子種出來的米，還糧納租早已用完，輪不着自己吃了。那丟掉了硬蠶豆而嚷着也要火肉粽子的孩子，只知道火肉粽子比硬蠶豆好吃；他有得吃，我也要吃；全不知道他娘做女工賺來的錢買米還不夠。那抱住了老子的鋪蓋而喊「爸爸買好東西來了」的孩子，只知道爸爸回家總應該有好東西帶

窮小孩的蹺翘板



TK

此页空白

來；全不知道社會已把他們全家的根一刀幸斷，不久他將變成一張小枯葉了。那抱住了代棉被用的稻草柴當洋囡囡玩的孩子，只覺今晚眠床裏變的花樣特別新鮮，全想不到這變化的悲哀的原因和苦痛的結果。討飯婆子背上的孩子也只是任天而動地玩耍嬉笑；全不知道他自己的生命托根在這社會所不容納的乞丐身上，而正在受人攆斥。看到這種受苦而不知苦的窮的小孩，真是難以爲情！這好比看見初離襁褓的孩子牽住了尸牀上的母親的壽衣而喊「要吃甜奶」，我們的同情之淚，爲死者所流者少，而爲生者所流者多。八指頭陀詠小孩詩云：「罵之惟解笑，打亦不生噴。」目前的窮人，多數好比在無辜地受罵挨打：大人們知道被罵被打的苦痛，還能呻吟，叫喊，掙扎，抵抗；小孩們却全不知道，只解嬉笑，絕不生噴。這不是世間最悽慘的狀態麼？

比較起上述的種種現狀來，我們這匿名的通信者所發見的窮小孩的遊戲，還算是幸福的。他們雖然沒有福氣入學校，但幸而不須跟娘去檢煤

屑，不須跟爺去捉狗屎，還有遊戲的餘暇。他們雖然不得享用運動場上爲小孩們特製的蹺蹺板，但幸而還有這兩隻板凳，無條件地供他們當作運動具的材料。

只恐怕日子過下去，不久他的爺娘要拿兩條板去換米吃，要帶這兩個孩子去檢煤屑，捉狗屎了。到那時，我這位匿名的通信者所發見，和我的所畫，便成了這兩個窮小孩的黃金時代的夢影。

二十三年七月十四日。

肉
腿

清晨六點鐘，寒暑表的水銀已爬上九十二度。我臂上掛着一件今年未曾穿過的夏布長衫，手裏提着行囊，在朝陽照着的河埠上下船，船便沿運河向火車站開駛。

這船是我自己雇的。船裏備着茶壺，茶杯，西瓜，薄荷糕，蒲扇和涼枕，都是自己家裏拿下來的，同以前出門寫生的時候一樣。但我這會下了船，心情非常不快：一則，爲了天氣很熱。前幾天清晨八十九度，正午升到九十九度。今天清晨就九十二度，正午定然超過百度以上，況且又在逼近太陽的船棚底下。加之打開行囊就看見一册論語，牠的封面題着李笠翁

的話，說道人應該在秋冬春三季中做事而以夏季中休息，這話好像在那裏譏笑我。二則，這一天我爲了必要的人事而出門，不比以前開「寫生畫船」的悠閒。那時正是暮春天氣，我雇定一隻船，把自己常用慣的書籍，器物，衣服，被褥放進船室中，自己坐臥其間。聽憑船主人搖到那個市鎮靠夜，便上岸去自由寫生，大有「聽其所止而休焉」的氣概。這會下船時形式依舊，意義却完全不同。這一次我不是到隨便那裏去寫生，我是坐了這船去趕十一點鐘的火車。上回坐船出於自動，這回坐船出於被動。這點心理便在我胸中作起怪來，似乎覺得船室裏的事物樣樣都不忖心了。然而船窗的特殊景象，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從石門灣到崇德之間，十八里運河的兩岸，密接地排列着無數的水車。無數僅穿着一條短袴的農人，正在那裏踏水。我的船在其間行進，好像閱兵式裏的將軍。船主人說，前天有人數過，兩岸的水車共計七百五十六架。連日大晴大熱，今天水車架數恐又增加了。我設想從天中望下來，

這一段運河大約像一條蜈蚣，而且數百隻腳都在那裏動的。我下船時候的心情的鬱鬱到這時候忽然變成了驚奇。這是天地間的一種偉觀，這是人與自然的劇戰。火一般的太陽赫赫地照着，猛烈地在那裏吸收地面上所有的水；淺淺的河水懶洋洋地躺着，被太陽越晒越淺，好像被地心吸力越吸越低似的。兩岸數千百踏水的人，盡量地使用兩腿的力量，在那裏同太陽和地心吸力爭奪這一些水。太陽升得越高，他們踏得越快：「絡絡絡絡：：」响個不絕。後來終於戛然停止，人都疲乏而休息了；然而太陽似乎並不疲倦，不須休息；在靜肅的時候，炎威更加猛烈了。

聽船人說，水車的架數不止這一些，運河的裏面還有着不少。繼續兩三個月的大熱大旱，田裏，浜裏，小河裏，都已乾燥見底；只有這條運河裏還有些水。但所有的水很淺，大橋的磐石已經露出二三尺；河埠石下面的椿木也露出一二尺，洗衣汲水的人，蹲在河埠最下面一塊石頭上也擦不着水，須得走下到河床的邊上方可浣汲。我的船在河的中道獨行，尙無阻

礙；逢到與船交手過的時候，船底常常觸着河底，軋軋地作聲。然而農人爲田禾求水，捨此以外更沒有其他的源泉。他們在連河邊上架水車，把水從連河踏到小河裏；再在小河邊上架水車，把水從小河踏到浜裏；再在浜上架水車，把水從浜裏踏進田裏。所以連河兩岸的裏面，還藏着不少的水車。「洛洛洛洛……」之聲因遠近而分強弱數種，互相呼應着。這點水彷彿某種捐稅，經過許多人之手，送到目的地所剩已無幾。又好比某種公文，由上司行到下司，費時很久，費力很多。因爲河水很淺，水車必須豎得很直，方才吸得着水。我在船中目測那些水車與水平面所成的角度，都在四十五度以上；河岸特別高的地方，竟達五六十度。不曾踏過或見過水車的讀者，也可想像；這角度越大，水爬上來時所經的斜面越峭，即水的分量越重，踏時所費的力量越多。這水彷彿是從井裏吊起來似的。所以踏這等水車，每架起碼三個人。而且一個車水口上所設水車不止一架。

故村裏所有的人家，除老弱以外：大家須得出來踏水。根本沒有種田

即逢大旱的人家，或所種的禾稻已枯死的人家，也非出來參加踏水不可，不參加的干犯衆怒，有性命之憂。這會的工作非爲「自利」，因爲有多人自己早已沒有田禾了；又說不上「利他」，因爲踏進去的水被太陽蒸發還不夠，無暇去滋潤半枯的禾稻的根了。這會顯然是人與自然的劇烈的抗爭。不抗爭而活是羞恥的；不抗爭而死是弱的；抗爭而活是光榮的；抗爭而死也是甘的心。農人對於這個道理，嘴上雖然不說，肚裏很明白。眼前的悲壯的光景便是其實證。有的水車上，連婦人，老太婆，十一二歲的孩子都在那裏幫工。「噠，噠，噠，噠，」鑼聲响處，一齊戛然停止。有的到陰處坐着喘息；有的向桑樹拳頭上除下籃子來取吃食。籃裏有的是蠶豆；他們破曉吃了粥，帶了一籃蠶豆出來踏水。饑時以蠶豆充饑，一直踏到半夜方始回去睡覺。只有少數的「富有」之家的籃子裏，盛着冷飯：「噠，噠，噠！」鑼聲响處，大家又爬上水車，「洛洛洛洛」地踏起來。無數赤裸裸的肉腿並排着，合着一致的拍子而交互動作，演成一種帶模樣。我

的心情由不快變成驚奇；由驚奇而又變成一種不快。以前爲了我的旅行太苦痛而不快，如今爲了我的旅行太舒服而不快。我的船棚下的熱度似乎忽然太降低了，小桌上的食物似乎忽然太精美了，我的出門的使命似乎忽然太輕鬆了。直到我捨船登岸通過了奢華的二等車廂而坐我的三等車廂裏的時候，這種不快方才漸漸解除。唯有那活動的肉腿的長長的帶模樣，只管保留印象在我的腦際。這印象如何？住在都會的繁華世界裏的人最容易想像，他們這幾天晚上不是常在舞場裏，銀幕上看見舞女的肉腿的活動的帶模樣麼？踏水的農人的肉腿的帶模樣正和這相似，不過線條較硬些，色彩較黑些。近來農人踏水每天到半夜方休。舞場裏，銀幕上的肉腿忙着活動的時候，正是運河岸上的肉腿忙着活動的時候。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於杭州招賢寺

送 考

今年的早秋，我不待手植的牽牛花開花，就捨棄了牠們，送一羣孩子到杭州來投考。

種牽牛花，扶助牠們攀緣，看牠們開花，結子；是我過去的秋日的樂事。今秋我雖然依舊手植牠們，但對牠們的感情不及以前好。因為我看出了牠們一種弱點：一味想向上爬，盲目地好高。我在牆上加了一排竹釘，在竹釘上絆了一條繩，讓牠們爬；過了一二晚，牠們早就爬出這排竹釘之上，須得再加竹釘了。後來我搬了梯子加竹釘，加到我離去牠們的時候，牆上已有了七八排竹釘，牽牛花的捲蔓比芭蕉更高，與柳梢相齊，離牆頂

不過三四尺了。看牠們的意思還想爬上去，好像要爬到青雲之上方始滿足似的。爲此我討嫌牠們，不待牠們開花結子就離棄牠們，伴送一羣小學畢業生到杭州來投考。

這一羣小學畢業生中，有我的女兒，和我的親戚朋友家的兒女。送考的也還有好幾個人，父母，親戚，或先生。我名爲送考，其實沒有重要責任，一切都有別人指揮。我是對家裏的牽牛花失了歡，想換一個地方去度送這早秋，而以送考爲名義的。因此我頗有閒心情，可以旁觀他們的投考。

坐船出門的一天，鄉間旱象已成。運河兩岸，水車同體操隊伍一般排列着，伊啞之聲不絕於耳。村中農夫全體出席踏水，已種田而未全枯的當然要出席，已種田而已全枯的也要出席，根本沒有種田的也要出席；有的車上，連老太婆，婦人，和十二三歲的孩子也出席。這不是平常的灌溉，這是一種偉觀，人與自然奮鬥的偉觀！我在船艙中聽了這種聲音，看了這

般情景。不勝感動。但那班投考的孩子們對此如同不聞不見，只管埋頭在升學指導，初中入學試題彙解等書中。我喊他們：

「喊！抱佛腳沒有用的！看這許多人工作！這是百年來未曾見過的狀態，大家看！」

但他們的眼向兩岸看了一眼就回到書上，依舊埋頭在書中。後來却提出種種問題來考我：

「穿山甲歡喜吃甚麼東西的？」

「耶穌誕生當中國甚麼朝代？」

「無煙火藥是用甚麼東西製成的？」

「挪威的海岸線長多少哩？」

我全被他們難倒，一個問題都回答不出來。我裝着長者的神氣對他們說：「這種題目不會考的！」他們都笑起來，伸出一根手指點着我，說：「你考不出！你考不出！」我雖老羞，並不成怒，管自笑着倚船窗上吸香

煙。後來聽見他們裏面有人在教我：「穿山甲歡喜吃螞蟻的！……」我管自看那踏水的，不去聽他們的話；他們也自管理頭在書中，不來睬我，直到捨舟登陸。

乘進火車裏，他們又拿出書來看；到了旅館裏他們又拿出書來看；一直看到赴考的前晚。在旅館裏我們又遇到了幾個朋友的兒女，他們也是來報考的，於是大家合作起來。赴考這一天，我五點鐘就被他們噪醒，就起個早來送他們。許多童男童女各人挾了文具，帶了一肚皮「穿山甲歡喜吃螞蟻」之類的知識，坐黃包車去赴考。有幾個十二三歲的女孩愁容滿面地上車，好像被押赴刑場似的，看了真有些可憐。

到了晚快，許多孩子活潑潑地回來了。一進房間就湊作一堆講話：那個題目難，這個題目易；你的答案不錯，我的答案錯，議論紛紛，沸反盈天。講了半天，結果有的臉上表示滿足，有的臉上表示失望。然而嘴上大家準備不取。男的孩子高聲地叫：「我橫豎不取的！」女的孩子恨恨地

說：「我取了要死！」

他們每人投考的不止一個學校，有的考二校，有的考三校。大概省立的學校是大家共通地投考的。其次，市立的，公立的，私立的，教會的，則各人所選擇不同。但在大多數的投考者和送考者的觀念中，似乎把杭州的學校這樣地排列着高下等第。明知自己知識不足，算術做不出；明知省立學校難考取，要十個人裏頭取一個，但甯願多出一塊錢的報名費和一張照片，去碰碰運氣看。萬一考得取，可以爬得高些。省立學校的「省」字彷彿對他們發散無限的香氣，大家講起了不勝欣羨。

從考畢到發表的幾天之內，投考者之間的空氣非常沈悶。有幾個女生簡是寢食不安，茶飯無心。他們的胡思夢想談話之中反反復復地吐露出來：考得得意的人，有時好像很有把握，在那裏探聽省立學校的制服的形式了；但有時聽見人說「十個人裏頭取一個，成績好的不一定統統取，」就忽然心灰意懶，去討別個學校的招生簡章了。考得不得意的人嘴上雖說

「取了要死，」但從她們屈指計算發表期的態度上，可以窺知她們並不絕望。世間不乏僥倖的例，萬一取了，她們好比死而復生，其歡喜豈不更大麼？然而有時她們忽然覺這太近於夢想，問過了，「發表還有幾天？」之後，立刻接上一句「不關我的事！」

我除了早晚聽他們紛紛議論之外，白天統在外面跑，或者訪友，或者覓畫。有一個學校錄取案發表的一天，奇巧輪到我同去看榜。我覺得看榜這一刻工夫心緒太緊張了，不教他們親自去看；同時我也不願意代他們去看；便想出一個調濟緊張的方法來：我同一班學生坐在學校附近一所茶店裏了，教他們的先生一個人去看，看了回到茶店裏來報告他們。然而這方法緩和得有限。在先生去了約一刻鐘之後，大家眼巴巴地望他回來。有的人伸長了脖子向他的去處張望，有的人跨出門檻去等他。等了好久，那去處就變成了十目所視的地方，凡有來人必牽惹許多小眼睛的注意；其中穿夏布長衫的人，在他們尤加觸目驚心，幾乎可使他們立起身來。久待不

來，那位先生竟無辜地成了他們的冤家對頭。有的女學生背地裏罵他「死掉了」，有的男學生料他被公共汽車碾死了。但他到底沒有死，終於拖了一件夏布長衫，從那去處慢慢地踱回來。「回來了，回來了，」一聲叫後，全體肅靜，許多眼睛集中在他的嘴唇上，聽候發落。這數秒間的空氣的緊張，是我這支自來水筆所不能描寫的啊！

「誰取的」，「誰不取」，一一從先生的嘴唇上判決下來。他的每一句話好像一個霹靂，我幾乎想包耳朵。受到這霹靂的人有的臉孔慘白了，有的臉孔通紅了，有的茫然若失了，有的手足無措了，有的哭了，但沒有笑的人。結果是不取的一半，取的一半。我抽了一口大氣，開始想法子來安慰哭的人，我胡亂造出些話來說那學校辦得怎樣不好，所以不取並不可惜。不期說過之後，哭的人果然笑了，而滿足的人似乎有些懷疑了。我在心中暗笑，孩子們的心，原來是這麼脆弱的啊！教他們吃這種霹靂，真是殘酷！

以後各校錄取案發表的時候，我有意迴避，不願再看那種緊張的滑稽劇。但聽說後來的緩和得多，因為小胆兒嚇過幾回，有些兒麻木了的原故。不久，所有的學生都撈得了一個學校。於是找保人，繳學費，忙了幾天。這時候在旅館聽到談話都是「我們的學校長，我們的學校短」一類的話了。但這些「我們」之中，其親切的程度有差別。大概考取省立學校的人所說的「我們」是親切的，而且帶些驕傲的。考不取省立學校而只得進他們所謂不好的學校的人的「我們」，大概說得不大親切些。他們預備下半年再去考省立學校，遲早定要爬高去。

旱災比我們來時更進步了，歸鄉水路不通，下火車後，須得步行三十里。考取學校的人，都鼓着勇氣，跑回家去取行李。雇人挑了，星夜起程跑到火車站，乘車來杭入學。考取省立學校的人尤加起勁，跑路不嫌辛苦，置備入學用品也不惜金錢。似乎能夠考得進去，便有無窮的後望，可以一輩子榮華富貴，吃用不盡似的。

我吃不下跑路，被旱災阻留在杭了。我教我的兒女們也不須回家，托人帶信去教家裏人把行李送來。行李送來時，帶到了關於牽牛花的消息：據說我所手植的牽牛花到今尚未開花，因為天時奇旱的緣故。我姊給我的信上說：「你去後我們又加了幾排竹釘。現在爬是爬得很高，幾乎爬上牆頂了。但是旱得厲害，枝葉都憔悴，爬得高也沒有用，看來今年不會開花結子的。」

廿三年九月十日於西湖招賢寺

市街形式

在上海勞作了半個月，一旦工作告一小段落，偷閒乘通車到杭州來抽一口氣。當我在城站下車，坐黃包車到達新市場時，望見這裏一片平廣的夜景，心頭感到十分的快適。

「爲甚麼我心頭這般快適？」我這樣地自問，便開始研究自己的心理狀態。研究的結果，我知道這快適的成因乃主觀和客觀兩方合成。在主觀方面，我這會勞作了半個月，到這裏來休息一下，自己以爲是堂皇的。好比勞働者作了一天苦工，晚間到酒店的櫃頭上來買碗酒喝，「一開膏梁！」喊的聲音威嚴響亮，語氣是命令的。在客觀的方面，新市場的市街的平廣

的景象，容易使人看了生出快適之感。杭州還沒有摩天樓出現，現有的房屋大多數是二三層的。遠望市街的夜景，只見一片燈火平鋪在廣大的地上，好像一條燦爛的寶帶。我看到這般景象時，假想它是古代神話中的光景，心頭暫時感到一種快適。

上海市街的燈火，當然比杭州更多。然而沒有這般快適之感，却使人感到一種壓迫。這是市街形式不同的關係，上海的市街形式是直的，杭州的市街形式是橫的。直的形式有嚴肅之感，橫的形式有和平之感。只要比較觀看直線和橫線，便可知形式感情的區別。直線是階級的，橫線是平等的。直線有危險性，橫線則表示永久的安定。故直線比橫線森嚴，橫線比直線可親。森林多直線，使人感到凜然；流水多橫線，使人感到爽快。

上海近來高層建築日漸增多，雖然沒有像森林一般密，也可謂「林立」了。我們身在高不可仰的大建築物下面行走，覺得自己的身體在相形之下非常渺小，自然地感到一種恐怖。設想這種高大的建築物假如坍倒下來，

可使許多人粉身碎骨，好像大皮鞋落在螞蟻隊伍上一樣。

高層建築是現代藝術的主要的題材，這正在世界各資本主義的大都市中蓬勃地發展着。世間的建築家，多數正在盡心竭力地從事於摩天閣建造法的研究。他們想把向來的橫的市街改造爲直的，想把向來的和平可親的市街改造爲危險可怕的。

上海分明已經受着這種改造，杭州還不會。因此我覺得杭州可愛；但可愛的也只是杭州的形式而已。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於石門灣綠緣堂

野 外 理 髮 處

我的船所泊的岸上，小雜貨店旁邊的草地上，停着一副剃頭担。我躺在船榻上休息的時候，恰好從船窗中望見這副剃頭担的全部。起初剃頭司務獨自坐在櫂上吸煙，後來把櫂讓給另一個人坐了，就剃這個人的頭。我手倦拋書，而畫夢不來。凝神縱目，眼前的船窗便化爲畫框，框中顯出一幅實現的畫圖來，這圖中的人物位置時在變動，有時會變出極好的構圖來；疎密勻稱姿勢集中，宛如一幅寫實派的西洋畫。有時微嫌左右兩旁空地太多太少，我便自己變更枕頭的放處，以適應他們的變動；而求船窗中的妥貼的構圖。但妥貼的構圖不可常得，剃頭司務忽左忽右忽前忽後，行

動變化不測；我的枕頭兒剛剛放定，他們的位已置經移變了。唯有那個被剃頭的人，身披白布，當模特兒一般地靜坐着，大類畫中的人物。

平日觀看剃頭，以爲被剃者爲主人，剃者爲附從。故被剃者出錢雇用剃頭司務，而剃頭司務受命做工；被剃者端坐中央，而剃頭司務盤旋奔走。但繪畫地觀看，適得其反：剃頭司務爲畫中主人，而被剃其爲附從。因爲在姿勢上，剃頭司務提起精神做工，好像雕刻家正在製作，又好像屠戶正在殺豬。而被剃者不管是誰，都垂頭喪氣地坐着，忍氣吞聲地讓他弄，好像病人正在求醫，罪人正在受刑。聽說今春杭州舉行金剛法會時，班禪喇嘛叫某剃頭司務來剃一個頭送他十塊錢，剃頭司務叩頭道謝。若果有其事，這剃頭司務剃「活佛」之頭，受十圓之賞，而以大禮答謝，可謂榮幸而恭敬了。但我想當他工作的時候，「活佛」也是默默地把頭交付他，任他支配的。假如有人照一張「喇嘛剃頭攝影」，掛起來當作畫看，畫中的主人必是剃頭司務，而喇嘛爲剃頭司務的附從。純粹用感覺來看，

野
外
理
髮
店



TK

此页空白

剃頭這景象中，似覺只有剃頭司務一個人；被剃的人暫時變成了一件東西。因爲他無聲無息，呆若木鷄；全身用白布包裹，只留出毛毛草草的一個頭，而這頭又被操縱於剃頭司務之手，全無自主之權。請外科郎中開刀的人要叫「啊哨哇」，受刑罰的人要喊「青天大老爺」，獨有被剃頭的人一聲不響，絕對服從地把頭讓給別人弄。因此我在船窗中眺望岸上剃頭的景象，在感覺上但見一個人的活動，而不覺得其爲兩個人的勾當。稱爲這被剃者懷抱同情：那剃頭司務不管耳目口鼻，處處地給他抹上水，塗上肥皂，弄得他淋漓滿頭。撥他的下巴，他只得仰起頭來，拉他的耳朵，他只得旋轉頭去。這種身體的不自由之苦，在照相館的鏡頭前面只吃數秒鐘，猶可忍也；但在剃頭司務手下要吃個把鐘頭的苦，實在是人情所難堪的！我們岸上這位被剃頭者，忍耐力格外地強：他的身體常常爲了適應剃頭司務的工作而轉側傾斜，甚至身體的重心越出他所坐的櫈子之外，還是勉力支撐。我躺在船裏觀望，代他感覺非常的吃力。人在被剃頭的時候，暫時

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

我想把船窗中這幅圖畫移到紙上。起身取出速寫簿，拿了鉛筆等候着。等到妥貼的位置出現，便寫了一幅，放在船中的小桌子上，自己批評且修改，這被剃頭者全身蒙着白布，肢體不分，好似一個雪菩薩。幸而白布下端的左邊露出橈子的脚，調劑了這一大塊空白的寂寥。又全靠這橈脚與右邊的剃頭担子相對照，穩固了全圖面的基礎。橈脚原來只露出一隻，爲了牠在圖中具有上述的兩大效用，我擅把兩脚都畫出了。我又在橈脚的旁邊，白布的下端，擅自添上一朵墨，當作被剃頭者的黑褲的露出部分。我以爲有了這一朵墨，白布愈加顯見其白；剃頭司務的鞋子的黑在畫的下端不致孤獨；而爲全圖的主眼的一大塊黑色——剃頭司務的背心——亦得分布其同類色於畫的下端左角，可以增進全圖面的統調。爲求這黑色的統調，我的簽字須寫得特別粗大些。

船主人於我下船時，給十個銅板與小雜貨店，向他們屋後的地上採了

一籃豌豆來，現在已經煮熟，送進一盆來給我吃。看見我正在熱心地弄畫，便放了盤子來看。「啊，畫了一副剃頭担！」他說，「像在那裏挖耳朵呢。小雜貨店後面的街上有許多花頭；捉牙蟲的，測字的，旋糖的。還有打拳頭賣膏藥的……我剛才去採豆時從籬笆間望見，花頭很多，明天去畫！」我未及回答，在我背後的小洞門中探頭出來看畫的船主婦接着說：「先生，我們明天開到南潯去，那裏有許多花園，去描花園景緻！」她這話使我想起船艙裏掛着的一張照相：那照相裏所攝取的，是一株盤曲離奇的大樹，樹下的欄杆上靠着一個姿態閒雅而裝束楚楚的女子，好像一位貴婦人；但在臉孔上可以辨認她是我們的船主婦。大概這就是她所愛好的花園景緻，所以她把自己盛粧了加入在裏頭，拍這一張照來掛在船艙裏的。我決不怪她僭越，却同情於她的一片苦心。這照片彷彿表示：她在物質生活上不幸而做了船娘，但在精神生活上十足地是一位貴婦人。世間頗有以爲凡畫必須優美華麗的人；以爲只有風，花，雪，月，朱欄，長廊，美

人，名士是畫的題材的人。我們這船主婦可說是這種人的代表。我吃着豌豆和這船家夫婦倆談了些閒話，他們就回船梢去做夜飯。

天色漸漸向晚，岸上剃頭担已經挑去，只剩一片草地。我獨坐船艙中等夜飯吃，乘閑考慮畫的題目。這是最廉價的理髮處，剃一個頭只要十五個銅板。這恐怕是我國所獨有的理髮處。外國人見了或許要羨慕：「中國人如何高雅而自然，不但幽人隱士愛好山水，連一般人的理髮也歡喜在天光之下，蝴蝶飛舞的青草地上。」剛才船主告訴我：「近來這種剃頭担在鄉村間生意很好，本來出一角小洋上剃頭店的人，現在都出十五個銅板坐剃頭担了。」外國人看了這情形，以為中國人近來愈加高雅而自然了，我就美其名曰「野外理髮處」罷。

廿三年六月十日作。

三娘 娘

我的船停泊在小橋塊的小雜貨店的門口，已經三天了。每次從船艙的玻璃窗中向岸上眺望，必然看見那小雜貨店裏有一位中年以上的婦人坐在檯子上「打綿線」。後來看得爛熟，不須寫生，拿着鉛筆便能隨時背摹其狀。我從她的樣子上推想她的名字大約是三娘娘。就這樣假定。

從船艙的玻璃窗中望去，三娘娘家的雜貨店只有一個板櫥和一隻板桌。板櫥內陳列着草紙，蚊蟲香和香煙等。板桌上排列着四五個玻璃瓶，瓶內盛着花生米糖菓等。還有一隻黑貓，有時也並列在玻璃瓶旁。難得有一個老人或一個青年在這店裏出現，常見的只有三娘娘一人。但我從未見

過有人來三娘娘的店裏買物。每次眺望，總見她坐在板桌旁邊的獨人檯上打綿線。

午後天下雨。我暫不上岸，靠在船窗上吃枇杷。假如我平生也有四恨，枇杷有核該是我的四恨之一。我說水菓中枇杷頂好吃。可惜吃的手續麻煩。堆了半桌子的皮和核，弄髒了兩手。同吃蟹相似，善後甚是吃力。但靠在船窗上吃，省力得多。皮和核可隨時拋在水裏，決沒有衛生警察來干涉。即使來干涉，我可想出理由來辯解：枇杷葉是藥，枇杷核和皮或者也有藥力。近來水面上浮着死豬，死羊，死狗，死貓很多，加了這藥力或者可以消毒，有益於公衆衛生。這般說過之後，衛生警察一定「馬馬虎虎。」

以前我只是向窗中探首一望，瞥見三娘娘的剎那間的姿態而已。這會因吃枇杷，久憑窗際，方才看見三娘娘的打綿線的能幹，其技法的敏捷，態度的堅忍，可以使人吃驚。都會裏的摩青與摩女，（註：日本人略稱



三娘乙



此页空白

Modern boy 爲 moba，略稱 Modern girl 爲 Moga，今仿此。）恐怕沒有知道「打綿線」爲何物；看了我這幅畫，將誤認爲打彈子，放風箏，抽陀螺，亦未可知。我生長在窮鄉，見慣這種苦工，現在可爲不知者略道之：這是一架人製的紡絲機器。在一根三四尺長的手指粗細的木棒上，裝一個銅叉頭，名曰「綿叉梗」，再用一根約一尺長的筷子粗細的竹棒，上端彫刻極疏的螺旋紋，下端裝順治銅鈿（康熙，乾隆銅鈿亦可）十餘枚，中間套一蘆管，名曰「錘子」。紡絲的工具，就是綿叉梗和錘子這兩件。應用之法，取不能纏絲的壞繭子或繭子上剝下來的東西，併作綿絮似的一團，頂在綿叉梗上的銅叉頭上。左手持綿叉梗，右手扭那綿絮，使成爲線。將線頭捲在錘子的蘆管上，嵌在螺旋紋裏。然後右手指用力將竹棒一旋，使錘子一邊旋轉，一邊靠了順治銅錢的重力而掛下去。上面扭，下面掛，線便長起來。掛到將要碰着地了，右手停止扭線而提取錘子，將線捲在蘆管上。捲了再掛，掛了再捲，錘子上的線球漸漸大起來。大到像上海水菓店

裏的芒果一般了，便可連蘆管拔脫，另將新蘆管換上，如法再製。這種芒果般的線球，名曰綿線。用綿線織成的綢，名曰綿綢：像我現在身上所穿的衣服，正是由三娘娘之類的人的左手一寸一寸地扭出來而一寸一寸地捲上去的綿線所織成的。近來綿綢大賤，每尺只賣一角多錢。據說，照這價錢合算起工資來，像三娘娘這樣勤勞地一天扭到晚，所得不到個十銅板。但我想，假如用「勤勞」的國土裏的金錢來定起工價來，這樣純熟的技能，這樣忍苦的勞作，定他每天十個金鎊，也不算過多呢。三娘娘的操持綿叉硬的手，比閒人們打彈子的手更爲穩固；扭綿線的手，比閒人們放風箏的手更爲敏捷；旋錘子的手，比閒人們抽陀螺的手更爲有力，打一個彈子可贏得不少的洋錢，打一天綿線賺不到十個銅板。如使三娘娘欲富，應該不打綿線打彈子。

三娘娘爲求工作的速成，扭的綿線特別長，要兩手向上攀得無可再高，錘子向下掛得比她的小脚尖還低；方才收捲。線長了，收捲的時候兩

臂非極度向左右張開不可。看她一掛一捲，手臂的動作非常辛苦！一掛一捲，費時不到一分鐘；假定她每天打綿線八小時，統計起來，她的手臂每天要攀高五六百次。張開五六百次。就算她每天賺得十個銅板；她的手臂要攀五六百次，張五六百次，還要扭五六百通，方得一個銅板的酬報。

黑貓端坐在她面前，靜悄悄地注視她的工作，好像在那裏留心計數她的手臂的動作的次數。

廿三年六月十六日

看
燈

今晚我的船所要停泊的市鎮上，正在舉行「新生活運動提燈大會」。船頭離岸尚遠，早有鼓樂喧闐之聲，從遠近各處傳入我的船室。船家夫婦從下午起，一直在船梢上恨恨地談論昨夜失去的那條白綿綢褲子。新生活運動鼓樂之聲能使他們轉恨爲喜，到這時候他們忽然起勁地搖着「蓋面櫓」，興致勃勃地話起那燈會中的「牡丹亭」，「白毛太獅」來。

市裏的岸邊停着許多客船，我們的船不能搖進市中，只得泊在市梢。船家夫婦做夜飯給我吃，同時爲我談這燈會的種種盛況。他們說這是難得看得到的；又說像我，描畫的人，更是非看不可。他們能包我描得許多「

出色」的畫。最後又鄭重地叮囑我，衣帽物件務要收藏得好，防恐蹈了昨夜覆轍。

黃昏九時，我由船主人引導，穿過了一片汗臭的人海，來到毛廁斜對面的一所敗屋的門前。船主人說，在這地方看燈再好勿有。別的房屋門口，都站滿着人，只有這廡下比較的空些。原來這敗屋的門緊緊地關閉着，裏面並無主人出來看燈，專把牠廡下這塊在當時千金難買的空地，讓給我這樣的過路人駐足。我舉頭一看，望見簷下掛着一塊破舊不堪的匾額，額上寫着「土穀祠」三字，心想這裏面大約沒有阿Q，或者也有，而正在參加提燈，所以關着門。門外已疎朗朗地站着十來個人，但一邊尙有幾尺空地，好像是專爲我和船主人留着的。走近一看，地下有着很大的一個水窪，其深不可側。船主人去近旁拾些磚頭來，在這些水窪裏填起兩個浮墩，教我把足踏在浮墩上。他自己本來赤着腳，就像種蓮花一般地把兩腳插在水裏，挺起胸部，等候着看燈。

這樣地站着等候了約一小時之久，鼓樂之聲漸漸地迫近來。路的兩旁就有千百個人頭，彎彎曲曲地伸進伸出，向鼓樂的來處探望，惟有我一人正襟危立，一些兒不動。人之見者，或將讚我鎮靜不躁，修養工夫極深。果爾，我將感謝我腳底下的兩個浮墩。其實我早該感謝牠們。因為這時候，站到土穀祠廡下來的人已漸次增加了不少，頗有些兒擁擠；但始終沒有人敢挨近我身邊來。我彷彿是估據着梁山泊的強徒，四面環繞着水，任何官兵不敢相犯。

鼓樂只管在近處喧闐。花燈只管不來。我的兩脚只管保住了一尺半的距離而分立着，有些兒麻木了。我的眼睛只管望見羅漢像一般的人頭，也有些兒看厭了。視線所及，只有斜對面毛廁上絡繹不絕的小便者，變化豐富，姿勢各殊，暫時代替花燈供我欣賞。這會我獲得了珍奇的閱歷：有生以來，從未對着這樣擁擠的毛廁作這樣長久的觀察。吾今始知小便者的態度姿勢變化之多。想描出幾個，伸手向衣袋中摸出速寫簿，遍摸

此地不准小便



此页空白

不得。料想是一小時之前通過人海時被擠出衣袋而落在途中了，或者被誤認作皮夾掏去了。我之所謂速寫簿，其實只是六個銅板買來的一本小拍紙簿，厚紙的旁邊裝着一個自己手製的鉛筆套，套內插着半枝大華廠「唯一國貨」的六B鉛筆罷了。不過裏面已經寫着一幅船主人洗腳圖，失去了略覺可惜；當時眼前的小便者的姿態無法速寫，又覺得可惜。

繼續看了絡繹不絕的許多小便者之後，花燈方始迎來。我目不轉瞬地注視，想多看些，以償盼待之勞。可是那些花燈都像靈隱道上的轎子一般匆匆地從我眼前抬過，不肯給我細看。而我呢，也因為在水泊中的浮墩上一動不動地繼續站立了一小時多，異常疲勞，沒有仔細看燈的精力了。只覺無數乒乓球製的小電燈在我眼前絡繹不絕地經過，等牠們過完之後，我靠了船主人的手援，跳出水泊，再穿過了汗臭的人海而歸到船埠。

坐在船室中，船主人便問我今晚可得幾幅畫。我閉目探索，只有那毛廁中一個小便者的姿態，在我腦中留着明確的印象。便背摹其狀。

鼓 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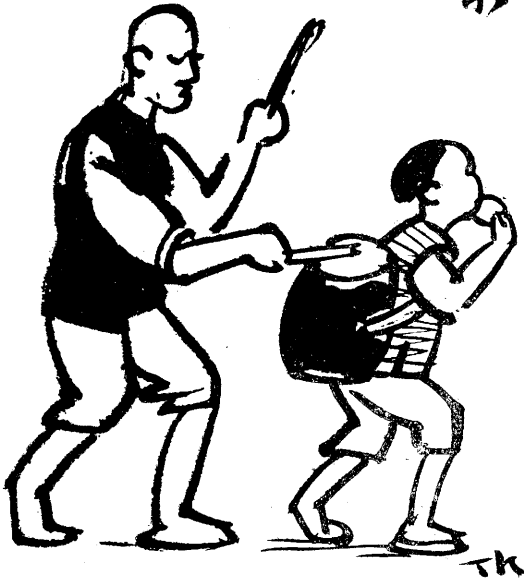
我本已決心，今晚不再上岸去看燈。預備在船室中洋燭光底下的小桌子上整理白天的畫稿；或者躺着閱讀新到的雜誌；黃昏肚饑時向船主婦借隻碗，到岸上去買碗「救命糰子」吃吃，倒比投身在人海的渦旋裏看燈，來得有味。但是我後來終於變計，又跟了船主人上岸去看燈了。

所以變計者，一半是因船主人的勸進。一半是受了鼓樂聲的誘惑。船主人說，今晚的燈比昨晚好得多，有從別碼頭借來的臺閣有七十幾節，「金華老龍」；遠方特地雇舟來看的也不少，我們便路到此，樂得一看。我聽了這般盛況覺得應該隨喜。同時鼓樂喧闐之聲從遠近各處送進我的船

上發癢；只要跟了大衆跑，就會爽快。跑到近處，身心就會同化在鼓樂的節奏中，跟了牠昂奮起來，至多也不過使你疲勞，却決不會使你難熬。這是中國音樂的特產。據我所知，西洋音樂上似乎沒有全用打樂器組成的演奏法。

所以我跟船主人上岸，名爲看燈，其實是想看看鼓樂的演奏。這會我們站在橋畔看燈。許多花燈像轎子一般地抬過橋去。後來爲了前途障礙，一齊停下了。停在面前的，是裝着「提倡新生活」，「與民同樂」等大字匾額的一座燦爛的臺閣。後面跟着的是一班打樂隊。我便從人叢中擠到後面去，細看那打樂隊的演奏。奏法率直得很，但把鑼，鼓，鐃鈸等器交互相間地敲擊，自成一種雍容浩蕩的音節。鼓的奏法尤爲率直，老是一同，同，同，同」地敲打，永不變化其節奏。但因了其他樂器的配合，自能表現一種特殊的效果。敲鼓的樣子更使我驚異：一個孩子背着一面鼓向前跑，鼓手跟在後面一路打去，好像追殺敗將一般。孩子跑得越快，後面打

鼓樂



此
页
空
白

的追得越緊；孩子立停了讓他打，他就擺開步位，出勁地痛打一頓。孩子背後受人痛打，前面管自吃芝麻餅。餅上的芝麻跟了鼓的「同，同，同，同」而紛紛地落下，他伸手接住了芝麻，慢慢地用舌舐食。我走近去看，但見他全身的衣服，筋肉，連頭，都跟了鼓的打擊而瑟瑟的顫動。他的內臟一定也跟着了鼓聲而振盪着。這是一種無微不至的全身運動，吃下芝麻餅去，消化想是很快的。但我細看那孩子的年齡，不過十歲左右，他的皮肉很嫩，他的骨節一定不很堅牢。這樣劇烈地敲到半夜，這副嫩骨頭可被敲散，回家去非找他母親重新編穿過不可呢。

速取速寫簿來描取這般驚異的現狀。描成，鼓樂隊就開拔，漸漸遠去。收了速寫簿再聽鼓樂，音節遠不及以前的雍容浩蕩，似乎帶着悽慘之氣了。

二十三年五月廿日。

榮
辱

爲了、冊速寫簿遺忘在裏湖的一月小茶店裏了，特地從城裏坐黃包車去取。講到車錢來回小洋四角。

這速寫簿用廿五文一大張的報紙做成，旁邊插着十幾個銅板一支的鉛筆。其本身的價值不及黃包車錢之半。我所以是要取者，爲的是裏面已經描了幾幅畫稿。本來畫稿失掉了可以憑記憶而背摹；但這幾幅偏生背摹不出，所以只得花了工夫和車錢去取。我坐在黃包車裏心中有些兒忐忑。仔細記憶，覺得這的確是遺忘在那茶店裏面第二隻桌子的牆邊的。記得當我離去時，茶店老板娘就坐在裏面第一隻桌子旁邊，她一定看到這冊速寫

簿，已經代我收藏了。即使她不收藏，第二個雇客坐到我這位置裏去吃茶，看到了這冊東西一定不會拿走，而交老板娘收藏。因為到這茶店裏吃茶的都是老雇，而且都是勞動者，他們拿這東西去無用。況且他們曾見我在這裏寫去過好幾次，都認我知道這是我的東西，一定不會吃沒我。我預卜這輛黃包車一定可以載了我和一冊速寫而歸來

車子走到湖邊的馬路上，望見前面有一個軍人向我對面走來。我們隔着一條馬路相向而行，不久這人漸漸和我相近。當他走到將要和我相遇的時候，他的革靴嘎然一響，立正，舉手，向我行了一個有色有聲的敬禮。我平生不曾當過軍人，也沒有吃糧的朋友，對於這種敬禮全然不慣，不知怎樣對付才好，一剎那間心中混亂。但第二剎那我就決定不理睬他。因為我忽然悟到，這一定是他的長官走在我的後面，這敬禮與我是無關的。於是不動聲色地坐在車中，但把眼斜轉去看他禮畢。我的車夫跑得正快，轉瞬間我和這行禮者交手而過，背道而馳。我方才旋轉頭去，想看看我後

面的受禮者是何等樣人。不意後面並無車子，亦無行人，只有那個行禮者。他正也在回頭看我，臉上表示憤怒之色，隔着二三丈的距離向我罵了一聲悠長的「媽——的！」然後大踏步去了。我的車夫自從見我受了敬禮之後，拉得非常起勁。不久使我和這「媽——的」相去遙遠了。

我最初以爲這「媽——的」不是給我的，同先前的敬禮的不是給我一樣。但立刻確定牠們都是給我的。經過了一剎那間的驚異之後，我坐在黃包車裏獨自笑起來。大概這軍人有着位長官，也戴墨鏡，留長鬚，穿藍布衣，其相貌身材與我相像。所以他誤把敬禮給了我。但他終於發覺我不是他的長官，所以又拿悠長的「媽——的」來取消他的敬禮。我笑過之後一時終覺不快。倘然世間的榮辱是數學的，則『我十發禮——媽的』同『三十一——』一樣，在我沒有得失，同沒有這會事一樣。但倘不是數學的而是圖畫的，則塗了一層黑色之後再塗一層白色上去取消牠，紙上就堆着痕跡，或將變成灰色，不復是原來的素紙了。我沒有冒領他的敬

禮，當然也不受他的「媽」的」。但他的敬禮實非爲我而行，而他的「媽」的」確是爲我而發。故我雖不冒領敬禮，他却要我實收「媽」的」。無端被罵，覺得有些冤枉。

但我的不快立刻消去。因爲歸根究底，終是我的不是，爲甚麼我要貌似他的長官，以致使他誤認呢？昔夫子貌似了陽貨，險些兒「性命交關」。我只受他一個「媽」的」，比較起來真是萬幸了。況且我又因此得些便宜：那黃包車夫沒有聽見「媽」的」，自從見我受了軍人的敬禮之後，拉的非常起勁。先前咕嚕地說「來回四角太苦」；後來一聲不響，出勁地拉我到小茶店裏，等我取得了速寫簿，又出勁地拉我回轉。給他四角小洋」他一聲不說；我却自動地添了他五個銅子。

我記錄了這段奇遇之後，作如是想：因誤認而受敬，因誤認而被罵。世間的毀譽榮辱，有許多是這樣的。

廿四年三月六日於杭州。

蜜 蜂

正在寫稿的時候，耳朵近旁覺得有「嗡嗡」之聲，間以「得得」之聲。因為文思正暢快，只管看着筆底下，無暇抬頭來探究這是甚麼聲音。然而「嗡嗡」，「得得」，也只管在我耳旁繼續作聲，不稍間斷。過了幾分鐘之後，牠們已把我的耳鼓刺得麻木，在我似覺這是寫稿時耳旁應有的聲音，或者一種天籟，無須去探究了。

等到文章告一段落，我放下自來水筆，照例伸手向罐中取香煙的時候，我才舉頭看見這「嗡嗡」「得得」之聲的來源。原來有一只蜜蜂，向我案旁的玻璃窗上求出路，正在那裏亂撞亂叫。

我以前只管自己的工作，不起來爲牠謀出路，任牠亂撞亂叫到這許久時光，心中覺得有些抱歉。然而已經挨到現在，況且一時我也想不出怎樣可以使牠攢得出去的方法，也就再停一會兒，等到點着了香煙再說。

我一邊點香煙，一旁觀牠的亂撞亂叫。我看牠每一次攢，先飛到離玻璃一二寸的地方，然後直衝過去，把牠的小頭在玻璃上「得，得」地撞兩下，然後沿着玻璃「嗡嗡」地向四處飛鳴。其意思是想在那裏找一個出身的洞。也許不是找洞，爲的是玻璃上很光滑，使牠立腳不住，只得向四處亂舞。亂舞了一回之後，大概牠悟到了此路不通，於是再飛開來，飛到離玻璃一二寸的地方，重整旗鼓，向玻璃的另一處地方直撞過去。因此「嗡嗡」「得得」，一直繼續到現在。

我看了這模樣覺得非常可憐。求生活真不容易，只做一只小小的蜜蜂，爲了生活也須碰到這許多釘子。我詛咒那玻璃，牠一面使牠清楚地看見窗外花台裏含着許多蜜汁的花，以及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同類，一面又周

密地攔阻牠，永遠使牠可望而不可即。這真是何等惡毒的東西！牠又彷彿是一個騙子，把窗外的廣大的天地和燦爛的春色給蜜蜂看，誘牠飛來。等到牠飛來了，却用一種無形的阻力攔住牠，永不使牠出頭，或竟可使牠撞死在這種阻力之下。

因了詛咒玻璃，我又羨慕起物質文明未興時的幼年生活的詩趣來。我家祖母年年養蠶。每當蠶寶寶上山的時候，堂前裝紙窗以防風。爲了一雙燕子常要出入，特地在紙窗上開一個碗來大的洞，當作燕子的門，那雙燕子似乎通人意的，來去時自會把翼稍稍斂住，穿過這洞。這般情景，現在回想了使我何等憧憬！假如我案旁的牕不用玻璃而換了從前的紙窗，我們這蜜蜂總可攢得出去。即使撞兩下，也是軟軟地，沒有甚麼苦痛。求生活在從前容易得多，不但人類社會如此，連蟲類社會也如此。

我點着了香煙之後就開始爲牠謀出路。但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叫牠不要在這裏攢，應該回頭來從門裏出去，牠聽不懂我的話。用手硬把牠

捉住了到門外去放，牠一定誤會我要害牠，會用螫反害我，使我的手腫痛得不能工作。除非給牠開窗；但是這扇窗不容易開，窗外堆疊着許多笨重的東西，須得先把這些東西除去，方可開窗。這些笨重的東西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除去的。

於是我起身來請同室的人幫忙，大家合力除去窗外的笨重的東西，好把窗開開，讓我們這蜜蜂得到出路。但是同室的人大家不肯；他們說，「我們做工都很疲倦了，那有餘力去搬重物而救蜜蜂呢？」我頓覺自己也很疲倦，沒有搬這些重物的餘力。救蜜蜂的事就成了問題。

忽然門裏走進一個人來和我說話。爲了不能避免的事，我立刻被他拉了一同出門去，就把蜜蜂的事忘却了。等到我回來的時候，這蜜蜂已不見。不知道是飛去了，被救了，還是撞殺了。

廿四年三月七日於杭州。

楊 柳

因爲我的畫中多楊柳樹，就有人說我歡喜楊柳樹，因爲有人說我歡喜楊柳樹，我似覺自己真與楊柳樹有緣。但我也曾問心，爲甚麼歡喜楊柳樹？到底與楊柳樹有甚麼深緣？其答案了不可得。原來這完全是偶然的：昔年我住在白馬湖上，看見人們在湖邊種柳，我向他們討了一小株，種在寓屋的牆角裏。因此給這屋取名爲「小楊柳屋」，因此常取見慣的楊柳爲畫材，因此就有人說我歡喜楊柳，因此我自己似覺與楊柳有緣。假如當時人們在湖邊種荆棘，也許我會給屋取爲「小荆棘屋」，而專畫荆棘，成爲與荆棘有緣，亦未可知。天下事往往如此。

但假如我存心要和楊柳結緣，就不說上面的話，而可以附會種種的理由上去。或者說我愛牠的鵝黃嫩綠，或者說我愛牠的如醉如舞，或者說我愛牠像小蠻的腰，或者說我愛牠是陶淵明的宅邊所種的，或者還可引援「客舍青青」的詩，「樹猶如此」的話，以及「王恭之貌」，「張緒之神」等種種古典來，作爲自己愛柳的理由。即使要找三百個冠冕堂皇，高雅深刻的理由，也是很容易的。天下事又往往如此。

也許我曾經對人說過「我愛楊柳」的話。但這話也是隨緣的。髣髴我偶然買一雙黑襪穿在腳上，逢人問我「爲甚麼穿黑襪」時，就對他說「我歡喜穿黑襪」一樣。實際，我向來對於花木無所愛好；卽有之，亦無所執着。這是因爲我生長窮鄉，只見桑麻，禾黍，煙片，棉花，小麥，大豆，不曾親近過萬花如綉的園林。只在幾本舊書裏看見過「紫薇」，「紅杏」，「芍藥」，「牡丹」，等美麗的名稱，但難得親近這等名稱的所有者。並非完全沒有見過，只因見時牠們往往使我失望，不相信這便是會對紫薇郎

的紫薇花，曾使尙書出名的紅杏，曾傍美人醉臥的芍藥，或者象徵富貴的牡丹。我覺得牠們也只是植物中的幾種，不過少見而名貴些，實在也沒有甚麼特別可愛的地方，似乎不配在詩詞中那樣地受人稱讚，更不配在花木中佔據那樣高尙的地位。因此我似覺詩詞中所讚嘆的名花是另外一種，不是我現在所看見這種植物。我也曾偶遊富麗的花園，但終於不曾見過十足地配稱「萬花如繡」的景象。

假如我現在要讚美一種植物，我仍是要讚美楊柳。但這與前緣無關，只是我這幾天的所感，一時興到，隨便談談，也不會像信仰宗教或崇拜主義地畢生皈依牠。爲的是昨日天氣佳，埋頭寫作到傍晚，不免走到西湖邊的長椅子裏去坐了一番。看見湖岸的楊柳樹上，好像掛着幾萬串嫩綠的珠子，在溫暖的春風中飄來飄去，飄出許多彎度微微的S線來，覺得這一種植物實在美麗可愛，非讚牠一下不可。

聽人說，這種植物是最賤的。翦一根枝條來插在地上，牠也會活起

來，後來變成一株大楊柳樹。牠不需要高貴的肥料或工深的墾培，只要有陽光，泥土，和水，便會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強健而美麗。牡丹花要吃豬肚腸，葡萄籐要吃肉湯，許多花木要吃豆餅，楊柳樹不要吃人家的東西，因此說人們說牠是「賤」的。大概「貴」是要吃的意思。越要吃得多，越要吃得好，就是越「貴」。吃得很多很好而沒有用處，只供觀賞的，似乎更貴。例如牡丹比葡萄貴，是爲了牡丹吃了豬肚腸只供觀賞而葡萄吃了肉湯有結果的原故。楊柳不要吃人的東西，且有木材供人用，因此被人看作「賤」的。

我讚楊柳美麗，但其美與牡丹不同，與別的一切花木都不同。楊柳的主要的美點，是其下垂。花木大都是向上發展的，紅杏能長到「出牆」，古木能長到「參天」。上向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見枝葉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記了下面的根，覺得其樣子可惡；你們是靠他養活的，怎麼只管高據在上面，絕不理睬他呢？你們的生命建設在他上面，怎麼只管貪圖自

己的光榮，而絕不回顧處在泥土中的根本呢？花木大都如此。甚至下面的根已經被碾，而上面的花葉還是欣欣向榮，在那里作最後一刻的威福，真是可惡而又可憐！楊柳沒有這般可惡可憐的樣子：牠不是不會向上生長。牠長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長得高，越垂得低。千萬條陌頭細柳，條條不忘記根本，常常俯首顧着下面，時時藉了春風之力，向處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牠親吻。好像一羣的活潑孩子環繞着他們的慈母而遊戲，但時時依傍到慈母的身傍去，或者撲進慈母的懷里去，使人看了覺得非常可愛。楊柳樹也有高出牆頭的，但我不嫌牠高，爲了牠高而能下，爲了牠高而不忘本。

自古以來，詩文常以楊柳爲春的一種主要題材。寫春景曰「萬樹垂楊」，寫春色曰「陌頭楊柳」，或竟稱春天爲「柳條春」。我以爲這並非僅爲楊柳當春抽條的原故。實因其樹有一種特殊的姿態，與和平美麗的春光十分調和的原故。這種姿態的特殊點，便是「下垂」。不然，當春發芽

的樹木不知凡幾，何以專讓柳條作春的主人呢？只爲別的樹木都憑仗了春之力而拚命向上，一味求高，忘記了自己的根本。其貪婪之相不合於春的精神。最能象徵春的神意的，只有垂楊。

這是我昨天看了西湖邊上的楊柳而一時興起的感想。但我所讚美的不僅是西湖上的楊柳。在這幾天的春光之下，鄉村處處的楊柳都有這般可讚美的姿態。西湖似乎太高貴了，反而不適於栽植這種「賤」的垂楊呢。

廿四年三月四日於杭州。

惜 春

不多日之前我在這裏讚頌垂條的楊柳。現在柳條早已婆婆委地，楊花也已開始飄蕩，春光將盡，我又來這裏談惜春的話了。

「惜春」這個題目何等風雅！古人的詩詞裏以此爲題的不可勝計；今人也還在那裏爲此賦詩填詞。綠肥紅瘦，柳昏花冥，杜鵑啼血，流水飄紅，再加上羈人，淚眼，傷心，斷腸，離愁，酒病，……惜春這件事主客觀兩方面應有的雅詞，已經被前人反復說盡，我已無可再說了。現在爲甚麼取這個題目來作文呢？也不過應應時，在五月號的雜誌裏寫一個及時的題目，表面上好看些。這好比編小學教科書：秋季始業的，前幾課講月

亮，蟋蟀，桂花，果實，農人割稻，以及雙十節。後幾課講棉衣，火爐，做糕，落雪，以及賀年。春季始業的，前幾課講菜花，桃花，蝌蚪，種牛痘，以及總理忌辰，後幾課講殺蒼蠅，滅蚊蟲，吃瓜，乘涼，以及熱天的衛生。似乎那些小學生個個是一年生的動物，在秋天不知有春，在春天不知有秋，所以非講目前的情狀不可的。我的讀者不是小學生，其實不一定要講目前的情狀。但是隨筆總得隨我的筆，我的筆又總得隨我的近感。我握筆爲這雜誌寫這篇隨筆的時候，但念不多天之前剛剛寫了一篇讚頌初生的楊柳的文章，現在柳條早已婆婆委地，楊花也早已開始飄蕩，覺得時光的過去真快得可驚！這其間一個多月的時光，我不知趕了些甚麼？這一點近感便是我得這篇隨筆的本意。題目不妨寫作「惜時光」。但現在的時光是春天，也不妨寫作「惜春」。

去年的春天，我曾在這雜誌裏談過春天的冷暖不勻，晴雨無定，及以種種不舒服。故春去在我不覺得足惜。所可惜者，只是時光的一去不

返，不可挽留。我們好比乘坐火車，自己似覺靜靜地坐着，不會走動一步，車子却載了你在那裏飛奔。不知不覺之間，時時刻刻在那裏減短你的前程。我曾經立意要不花錢，一天到晚坐在屋裏，果然一錢也不花。我曾經立意要不費力，一天到晚躺在床裏，果然一些力也不費。我曾經立意要不費電，晚上不開電燈，果然一度電也不費。我也曾經立意要不費時間，躲在床角裏不動。然而壁上的時辰鐘「的格的格」地告訴我，時間管自在那裏耗費。于是我想，做了人真像「騎虎之勢」，無法退縮或停留，只有努力地惜時光，積極地向前奮鬥，直到時間的大限的來到。

生活上的苦悶和不幸，有時能使人對於時光覺得不可惜而可嫌，盼望牠快些過去的。然而這是例外。人生總希望快樂。快樂的時間總希望其不要過得太快。回憶自己的學生時代，最快樂的時間是假期。星期六，星期日和紀念日小快樂，春假，年假和暑假大快樂。這也是世間一件矛盾的怪事：平常出了錢總希望多得幾分貨；只有讀書，出了學費只希望少上幾天

課。試看假期前晚的學生們的狂喜，似覺他們所希望的最好是只繳學費而永不上課。於此足見讀書這件事不是平常的買賣。不然，這件事正像史蒂勞生的自殺俱樂部中的青年的行爲：一面繳了四十磅的會費而做自殺俱樂部會員，一面又在抽籤時熱望自己永不抽着當死的籤。試看星期一早上躺在床上的學生的尷尬臉孔，或暑假開學前一天的學生的沒精打彩，似覺他們對於赴校上課這件事看得真同赴死一樣可怕。其實原是他們自己來尋死的。

我幼時在暑假的前幾天感覺非常歡喜，好像有期徒刑的囚犯將被開釋似的。又懷抱着莫大的希望，忙裏偷閒地打算假期中的生活，整理假期中所要看的書籍。我想像五六十天的假期，似覺時光非常悠長，有無數的事件好趕，無數的書可讀，有無數時光可以和弟弟共戲，還有無數的餘間可和憐家的小朋友玩耍。本學期中欠熟達的功課，滿望在這悠長的假期中習得完全精通。平日所希望修習而無暇閱讀的書籍，在假期前都特地買好，

滿望在這悠長的假期中完全讀畢。還有在教科裏看到的種種科學玩意兒，在校因沒有時間和工具而未曾試作的，也希挑選出來，抄寫在筆記簿上，滿望在悠長的假期中完全作成，和弟弟們暢快地玩耍。五六十天的假期，在我望去好像一隻寬緊帶結成的袋子，不拘多少東西，儘管裝得進去。

放假的一天，我背了這隻寬緊結成的無形大袋子而欣然地回家。回到半年不見的家裏，覺得樣樣新鮮，暫把這無形的大袋攔一攔再說。初到的幾天因為路途風霜，當然完全休息。後來多時不見的姑母來作客了，母親熱誠地招待她，假期中的我當然奉陪，閒談幾天。後來姑母邀我去作客，母親說我年年出門求學，難得放假回家，至親至眷應該去訪問訪問，我一起去就是四五天乃至六七天。回家又應該休息幾天。後來，天氣太熱，中了暑發些輕痧，竹榻上一晒又是幾天。病起又休息幾天。本鎮有戲文，當然去看幾天。戲文場上遇見幾位小學時代的同學，多時不見，留着款待幾天。送往了同學，迎來了一年不見的二姊，姊丈，和外甥們，於是殺雞

置酒，大家歡聚半個月乃至二十天。二姊回家時帶了我去，我這回作客一去又是四五天乃至六七天。回家當然又是休息幾天。屈指一算，離暑假開學已經只有十來天了。橫豎如此，這十來天索性閒玩過去罷。到了開學的前一天，我整理行裝，看見於假前所記錄着一紙假期工作表，所準備着的一束假期應讀的書，所選定着的假期中擬製之玩具的說明圖，都照攜回家時的原樣放置在網籃裏，裏擱置在書桌旁的兩隻長櫈上，上面積着厚厚的一層灰塵。蹉跎的懊惱和樂盡的悲哀交混在我的心頭，使我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不快。次日帶了這種不快而辭家到校，從新開始那囚犯似的學校生活。

第二次假期前幾天，我仍是那樣地歡喜，再結起一隻寬緊的大袋子來，又把預定的假期工作多多益善地裝進去，背了牠欣然地回家。我的意思以為第一次沒有經驗，安排得不好，以致蹉跎過去；這會我定要好好地安排：客人不必多應酬，或竟不見；作客少住幾天，或竟不去；戲不應該

看；病不應該生。這樣安排，一定有許多書好看，許多事可做。然而回到家裏，不知怎樣一來，又同第一次一樣，這裏幾天，那里幾天，距開學又只十來天了。於是再帶了蹉跎的懊惱和樂盡的悲哀所混成的一種不可名狀的不快而整理行裝，辭家到校。

這樣的經驗反復了數次，我方才悟到預期的不可靠與事實的無可奈何，於是停止這種如意算盤。青年人少不更事，往往向美麗的未來中打很大的如意算盤。他們以為假期有五六十天的悠長的日月，看薄薄的幾冊書，算什麼呢？然而日子自己會很快地過去，而書的 Page 不會自動地翻過。寬緊帶的袋子看似可以無限地限裝得進去，但畢竟是硬裝的，原來的容量其實很小。我經驗了幾次如意算盤的失敗之後，才知道凡事須靠現在努力工作。現在工作一小時，得益一小時，工作二小時，得益二小時。與其費心於未來的預期，不如現在拿這點工夫來用功。以後每逢假期，我不再準備假期工作。遵守西洋格言 *Work while work, play while*

Play 的教訓，我預備玩過一暑假。却不意在暑假中也看完了幾部小說。開學時回顧，好像得了一筆意外的收入，格外愉快。

青年們在校時不用功，往往預期出校後自行補修；或者在就業後抽閒補習。他們打定了這個如意算盤之後，在校時索性不用功了。他們想：出校後歲月悠長，無拘無束；橫豎要從頭補修過！現在索性放棄罷。但是，據我所見，他們這預期往往同我的假期工作的預期同一運命，總是不會實踐的。他們沒有預計到出校後的種種煩忙，同我沒有預計到假期回家後的種種應酬一樣。職業，生計，戀愛，婚姻，子女，……種種人事擁擠在他們出校後日月中，使他們沒有工夫補修在校時未了的課業。試看社會上就業的成人們的學問知識，恐怕十人中有九人所有的只是青年時代在學校中所收得的一點。靠出校後自己補修而增進學識的，十人中不過一人而已。可知青年求學時代所獲得的一點學識，是人生教養的基本。後來的見聞雖然也使你增進些知識，但只是枝葉，人生修養的基本只限於青年求學時代

所得的一點。

我自己青年時代沒有好好地受教育，長年後常感知識不全之苦。幾何三角的問題我不會解，物理化學的公式我看不懂，專門科學的書我都讀不下去。屢次希望補修，至今不能實踐。古人云；「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我離四十只有兩年，大概此生不會有能解三角幾何問題，能懂物理化學公式，能讀專門科學書籍的日子了！人生倘有來世，我的來世倘能投人，投了人倘能記憶這篇文章，我定要好好地度送我的青年時代，多收得些學識，造成一個人生的鞏固的基礎。我此生中的青年已經過去，無法挽回，只有借了惜春的題目，在這裏痛惜一下算了。假如這些話能給正在青年期的讀者們一些警勵，那便似以前在假期中看完了幾部小說，好像得了一筆意外的收入，格外愉快。

廿四年四月八日爲中學生作。

放生

一個溫和晴爽的星期六下午，我與一青年君及兩小孩四人從裏湖雇一葉西湖船，將穿過西湖，到對岸的白雲庵去求籤。爲的是我的二姊爲她的兒子擇配，已把媒人拿來的八字打聽得滿意，最後要請白雲庵裏的月下老人代爲決定，特寫信來囑我去求籤。這一天下午風和日暖，景色宜人，加之是星期六，人意外安閒；況且爲了喜事而去，倍覺歡欣。這真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三難合併，人生中是難得幾度的！

我們一路談笑，唱歌，吃花生米，弄槳，不覺船已搖到湖的中心。但見一條狹狹的黑帶遠遠地圍繞着我們，此外上下四方都是碧藍的天，和映

着碧天的水。古人詩云：「春水船如天上坐」。我覺得我們在形式上「如天上坐」，在感覺上又像進了另一世界。因為這裏除了我們四人和舟子一人外，周圍都是單純的自然，不聞人聲，不見人影。僅由我們五人構成一個單純而和平，寂寥而清閒的小世界。這景象忽然引起我一種沒來由的恐怖：我假想現在天上忽起狂風，水中忽湧巨浪，我們這小世界將被這大自然的暴力所吞滅。又假想我們的舟子是水滸傳裏的三阮之流，忽然放下槳，從船底押出一把大刀來，把我們四人一一斫下水裏去，讓他一人獨佔了這世界。但我立刻感覺這種假想的沒來由。天這樣晴朗，水這樣平靜，我們的舟子這樣和善，況且白雲庵的粉牆已像一張卡片大小地映入我們的望中了。我就停止妄想，和同坐的青年閒談遠景的看法，雲的曲線的畫法。坐在對方的兩小孩也回轉頭去觀察那些自然，各述自己所見的畫意。

忽然，我們船旁的水裏轟然一響，一件很大的東西從上而下，落入坐在我旁邊的青年的懷裏，而且在他懷裏任情跳躍，忽而捶他的胸，忽而批

他的頰，一息不停，使人一時不能辨別這是甚麼東西。在這一剎那間，我們四人大家停止了意識，入了不知所云的三昧境，因為那東西突如其來，大家全無預防。況且爲從來所未有的經驗，所以四人大家發呆了。這青年瞠目垂手而坐，不說不動，一任那大東西在他壞中大肆活動。他並不素抱不抵抗主義。今所以不動者，大概一則爲了在這和平的環境中萬萬想不到需要抵抗；二則爲了未知來者是誰及應否抵抗，所以暫時不動。我坐在那的身傍，最初疑心他發羊顛瘋，忽然一人打起拳來；後來才知道有物在那裏打他，但也不知爲何物，一時無法營救對方二小孩聽得暴動的聲音，始從自然美欣賞中轉過頭來，也驚惶了說不出話。這奇怪的沈默持續了約三四秒鐘，始被船尾上的舟子來打破，他喊道：

「捉牢，捉牢！放到後稍裏來！」

這時候我們都已認明這闖入者是一條大魚。自頭至尾約有二尺多長。牠若非有意來搭我們的船，大約是在湖底裏躲得沈悶，也學一學跳高，不

意跳入我們的船裏的青年的懷中了。這青年認明是魚之後，就本能地聽從舟子的話，伸手捉牢牠。但魚身很大又很滑，再三擒拿，方始捉牢。滴滴的魚血染偏了青年的兩手和衣服，又濺到我的衣裙上。這青年尙未決定處置這俘虜的方法，兩小孩看到血滴，一齊對他請願：

「放生！放生！」

同時舟子停了槳，靠近他背後來，連叫：

「放到後稍裏來！放到後稍裏來！」

我聽舟子的叫聲，非常切實，似覺其口上帶着些涎沫的。他雖然靠近這青年，而又叫得這般切實，但其聲音在這青年的聽覺上似乎不及兩小孩的請願聲的響亮，他兩手一伸，把這條大魚連血拋在西湖裏了。牠臨去又作一小跳躍，尾巴露出水來向兩小孩這方面一揮，就不知去向了。船艙裏的四人歡喜地連叫：「好啊！放生！」船稍裏的舟子隔了數秒鐘的沈默，才回到他的坐位裏從新打槳，也歡喜地叫：「好啊！放生！」然而不

再連叫。我在舟子的數秒鐘的沈默中感到種種的不快。又在他的不再連叫之後覺得一種不自然的空氣漲塞了我們的一葉扁舟。水天雖然這般空闊，似乎與我們的扁舟隔着玻璃，不能調濟其沈悶。是非之念充滿了我的腦中。我不知道這樣的魚的所有權應該是屬誰的。但想像這魚倘然遲跳了數秒鐘跳進船稍裏去，一定依照舟子的意見而被處置，今晚必爲盤中之肴無疑。爲魚的生命着想，牠這一跳是不幸中之幸。但爲舟子着想，却是幸中之不幸。這魚的價值可達一元左右，抵得兩三次從裏湖划到白雲庵的勞力的代價。這不勞而獲的幸運得而復失，在我們的舟子是難免一會兒懊惱的。於是我設法安慰他：「這是跳龍門的鯉魚，鯉魚跳進你的船裏，你——（我看看他，又改了口，）你的兒子好做官了。」他立刻歡喜了，喀喀地笑着回答我說：「放生有福，先生們都發財！」接着又說：「我的兒子今年十八歲，在××衙門裏當公差，××老爺很歡喜他呢。」「那麼將來一定可以做官！那時你把這船去了，去做老太爺！」船艙裏和船稍裏的人

大家笑了。剛才漲寒在船裏的沈悶的空氣，都被笑聲驅逐出去。船頭在白雲庵靠岸的時候，大家已把放生的事忘却。最後一小孩跨上了岸，回頭對舟子喊道：「老太爺再會！」岸上的人和船裏的人又都笑起來。我們一直笑到了月下老人的祠堂裏。

我們在月下老人的籤筒裏摸了一張「何如？子曰，可也。」的籤，搭公共汽車回寓，天已經黑。回想白天的事，覺得可笑，就把牠記錄了。

念四年三月二日於杭州。

素食以後

我素食至今已七年了，一向若無其事，也不想說甚麼話。這會大醒法師來信，要我寫一篇素食以後，我就寫些。

我看世間素食的人可分兩種，一種是主動的，一種是被動的。我的素食是主動的。其原因，我承受先父的遺習，除了幼時吃過些火腿以外，平生不知任何種鮮肉味，吃下鮮肉去要嘔吐。三十歲上，羨慕佛教徒的生活，便連一切葷都不吃，並且戒酒。我的戒酒不及葷的自然：當時我每天喝兩頓酒，每頓喝紹興酒一斤以上。突然不喝，生活上缺少了一種興味，頗覺異樣。但因為有更大的意志的要求，戒酒後另添了種生活興味，就是

持戒的興味。喝在未戒酒時，白天若得兩頓酒，晚上便會歡喜滿足地就寢；在戒酒之後白天若得持兩會戒，晚上也會歡喜滿足地就寢。性質不同，其爲興味則一。但不久我的戒酒就同除葷一樣地若無其事。我對於「綠蠟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一類的詩忽然失却了切身的興味。但在另一類的詩中也獲得了另一種切身的興味。這種興味若何？一言難盡，大約是「無花無酒過清明」的野僧的蕭然的興味罷。

被動的素食，我看有三種：第一是一種營業僧的吃素。營業僧這個名詞是我擅定的，就是指專爲喪事人家誦經拜懺而每天賺大洋兩角八分（或更多，或更少，不定）的工資的和尙。這種和尙有的是顛沛流離生活無着而做和尙的，有的是幼時被窮困的父母以三塊錢（或更多，或更少，不定）一歲賣給寺裏做和尙的。大都不是自動地出家，因之其素食也被動：平時在寺廟裏竟公開地吃葷酒，到喪事人家做法事，免強地吃素；有許多地方風俗，最後一餐，喪事人家也必給和尙們吃葷。第二種是特殊時期的吃

素，例如父母死了，子女在頭七裏吃素，孝思更重的在七七裏吃素。又如近來浙東大旱，各處斷屠，在斷屠期內，大家忍耐着吃素。雖有真爲孝思所感而棄絕葷腥的人，或真心求上蒼感應而虔誠齋戒的人，但多數是被動的。第三種，是窮人的吃素。窮人買米都成問題，有飯吃大事已定，遑論菜蔬？他們卽有菜蔬，真個是「菜蔬」而已。現今鄉村間這種人很多，出市，用三個銅板買一塊紅腐乳帶回去，算是爲全家辦盛饌了。但他們何嘗不想吃魚肉？是窮困強迫他們的素食的。

世間自動的素食者少，被動的素食者多。而被動的原動力往往是災禍或窮困。因此世間有一種人看素食一事是苦的，而看自動素食的人是異端的，神經病的，或竟是犯賤的，不合理的。

蕭伯訥吃素，爲他作傳的赫里斯說他的作品中性描寫的失敗是不吃肉的原故。我們非蕭伯訥的人吃了素，也常常受人各種各樣的反對和譏諷。是低級的反對者，以爲「吃長素」是迷信的老太婆的事，是消極的

落伍的行爲。較高級的反對者有兩派，一是根據實利的，一是根據理論的。前者以爲吃素營養不足。出門不便利。後者以爲一滴水中有無數微生物，吃素的人都是掩耳盜鈴；又以爲動物的供食用合於天演淘汰之理，全世界人不食肉時禽獸將充斥世界爲人禍害；而持殺戒者不殺害虫，尤爲科學時代功利主義的信徒所反對。

對於低級的反對者；和對於實利說的反對者，我都感謝他們的好意，並設法爲他說明素食和我的關係。唯有對於淺薄的功利主義的信徒的攻擊似的反對我不屑置辯。逢到幾個初出茅廬的新青年聲勢洶洶似地責問我「爲甚麼不吃葷？」「爲甚麼不殺害虫？」的時候，我也只有回答他說「不歡喜吃，所以不吃。」「不做除虫委員，所以不殺。」功利主義的信徒，把人世的一切看作商業買賣。我的素食不是營商，便受他們反對。素食之理趣：對他們「不可說，不可說」。其實我並不勸大家素食。護生畫集中的畫，不過是我素食後的感想的造形的表現，看看不看你，看了感動不感

動更非我所計較。我雖不勸大家素食，我國素食的人近來似乎日漸多起來了。天災人禍交作，城市的富人爲大旱斷屠而素食，鄉村的窮民爲無錢買肉而素食。從前三餐肥鮮的人現在只得吃青菜，豆腐了。從前「無肉不吃飯」的人現在幾乎「無飯不吃肉」了。城鄉各處盛行素食，「吾道不孤」，然而這不是我所盼望的！

二十三年觀音誕

米葉藝術頌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是近世大畫家米葉 (Jean Francois Millet 1814—1875) 六十周年忌辰。六十是花甲的數目。人生六十年稱爲「下壽」，其生日是特別可紀念的；人死六十年，其忌辰也應該是特別可紀念的。而畫家米葉的六十周年忌辰，尤其值得紀念：因爲他死後，他的作品才被世人所認識，一直被尊崇到今：「人生短，藝術長，」今年可說是米葉的藝術的「下壽」。大家來賀壽！

我勸大家來賀壽，須得把這位壽翁的德望敘述一下：有名的批評家羅曼羅浪說：

「米葉的人格，是十九世的一個驚異。」

爲的是米葉的繪畫，在自來的歐洲畫壇開闢一新紀元。不但別樹一幟，自成一家，且提高了繪畫的地位，使成爲一種大衆化的與人生密切關聯的藝術。

在米葉以前。歐洲的畫家所做的是，只是基督，聖母的想像，王侯，貴族的讚頌，嬌女，裸婦的描寫。換言之，畫家的事業都是空想的，諂諛的，享樂的，頹廢的。再換言之，畫家都是支配者（教王，皇帝，富人，）的傭工，爲他們作裝飾；或者迎合俗好，以畫技討俗衆的歡喜。米葉生於這樣的時代，卻不與衆畫家同流，自管用他的畫技來描寫自己生活的環境，表現人生的悲歡。受人嘲罵也不管，絕糧也不管，終於飄軻一生，留下了不朽的作品而死去。

他是諾爾曼（Norman）人。他的父親是一位鄉村的唱歌隊長，略具藝術的天才，善彫塑，又能賞識自然美。他的祖母是一位虔敬的基督教信

徒，持家謹嚴。這父親的善巧的技能，和祖母的堅貞的精神，便是造成畫聖米葉的兩種主要成分。他是兄弟八人中的第二人。他的家境可說「貧困」。他幼時隨村人種田，沒有受完全的教育。但他的繪畫的天才就在種田的期間發露。最初獨倡的作品，是一幅半夜分麵包圖。圖中描寫一個人在嚴冬的半夜裏起來把麵包分送凍餓的人，題着聖書中的文句：

『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但因他情詞切迫的直求，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

以前的畫家也都描寫聖書中的題材。但他們所描的都是空想的天上的聖境，米葉所描的卻是實際的地上的凡境。同時代的畫家競寫宮廷的奢華的狀態，裸女的嬌豔的姿勢；米葉所寫的卻是民間的樸陋的狀態，勞動者的粗野的姿勢。從這半夜分送麵包的習作開始，米葉用全生涯的精力來描寫民間生活的恣態。千九百四十八年，法國革命起事，米葉加入勞工隊中，就正式地描寫勞工的生活。最初的大作，是：

「簸的人」(The Winnower)。

繼續作出的，便是現今世間有數百萬複製品流行着的許多傑作。其中最著名的，是：

「接木的農夫」(Peasant Grafting a Tree)

「拾穗」(The Gleaners)

「晚鐘」(Angelus)

「持鋤的男子」(The Man with the Hoe)

「初步」(First Step)

等。這裏面，前四幅米葉中年時代的代表作，是全生涯中最精彩的作品。後一幅是衰老後的米葉的兒童生活描寫的代表作。歐美的畫壇，到這時候始漸認識米葉的「平凡的偉大」。但是他的身體已經衰老，他所患的眼疾已經很深。「作初步」後五年，他的人生就在屈辱的貧賤中長逝，同時他的藝術就在光榮的讚譽中永生。

要之，米葉的藝術的偉大，在於這兩點：第一，是藝術的「大衆化」，第二是藝術的「生活化」。他描寫民間的生活，他的畫一爲切民衆所理解，因此客觀性非常廣大。他描寫自己的貧困的環境，他的畫與他的生活密切地相關聯，因此富有人生的真味。廣大的客觀性，和人生的真味，是一切偉大藝術的必要的兩個條件。同時代的宗教藝術和宮廷藝術，取媚一時，到今日早已翻進過去的深淵中。便是爲了那教藝術爲少數人的玩賞品，與時代和人生不相關切的原故。

樂聖裴德芬（Beethoven）患耳疾，畫聖米葉患眼疾。聾和盲是音樂家和畫家的致命的仇敵，但是牠們終於不能阻礙偉大的藝術精神的發現。爲境遇所困的有志的青年，在爲米葉藝術祝壽的時候當知自勉。

紀念近世音樂的始祖罷哈

今年三月二十一日是近世音樂的始祖罷哈(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的二百五十週年誕辰。回想二百五十年前——即中國清康熙二十四年——的此日，這個大樂星在德國地方呱呱墮地，打破中世音樂的岑寂，而發二百餘年間洋洋盈耳的近世樂壇的先聲，覺得這真是值得紀念的一天。

但我以前著述世界大音樂家與名曲(亞東版)及近世十大音樂家(開明版)都沒有把罷哈及其作品收入在內。爲的是這位樂祖生在兩世紀以前，和我們相去較遠；其作品亦與近世樂風相異；況且始祖終是草創時代

的作家，其作品不及其功德的可以永遠紀念。所以我列敘音樂家及其作品，都除外了這位始祖而從其次代的作家開始。雖然也覺得抱歉。

現在中學生雜誌囑我寫紀念罷哈的文字，我正擬乘此機會把這樂祖的功德歌頌一番，以彌補上述的遺憾，亦以使正在中學校學習音樂的讀者知道這位遠在二百五十年前的音樂家對於他們的學習有着何等切身的恩惠。

罷哈是近世樂壇的基礎的建設者。其建設的功業，普通稱頌的有二：第一是使音樂擺脫宗教的桎梏，獨立而為表現人生感情的藝術。蓋罷哈以前，在音樂史上稱為「中世宗教音樂時代」。那時所有的音樂都是讚美歌，祈禱曲之類的東西。那時只有寺院裏有音樂，民間沒有音樂，甚至禁奏音樂（例如俄國）。罷哈起來給音樂解放，使成爲一般的藝術。第二，是提倡器樂演奏，使音樂的表現力增大。蓋以前的宗教音樂時代，因爲樂器不發達，所有的音樂都用人聲（唱歌）表演。罷哈研究各種樂器的演奏法，管弦樂的組織法，和器樂曲的作曲法。（他所完成的作曲法，就是

對聲法。使音樂的音域增廣，音色更複雜，曲趣更豐富。有了他這兩種建設工作，近世樂壇方能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造成今日的盛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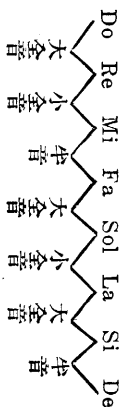
上述的兩種功業，對於非專門研究音樂的中學生不能說是切身的恩惠。因為他們只是唱唱現成的短簡的歌，彈彈現成的淺易的曲，在音樂空氣稀薄的中國社會裏又難得接近音樂的演奏。雖然讀者都能因上文而想像宗教音樂和世俗音樂的性狀，聲樂和器樂的區別，但恐有多數人所得的只是空洞的概念，與自己的音樂經驗沒有切身的關係。

現在我欲使讀者大家知道這位樂祖所給我們的切身的恩惠，另把他在音樂上的兩種具體的建設告訴你們：第一種是「十二平均律」的建設，第二種是彈琴指法的改進。

「十二平均律」在我國明朝時代（罷哈以前，）早有朱載堉發明過。然而朱氏只有一番空空的理論，並未實施於音樂演奏。故我們現在日常唱歌彈琴時所用的十二平均律音階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不是朱

載壇的國貨，卻是罷哈的西洋貨。

原來我們唱歌彈琴時所用的音階，不是樂理所規定的，是罷哈等人爲了演奏時轉調的便利而改造的。這件事要源原本本地說明，須得引用音樂學，很是麻煩。爲欲避免枯燥，現在我只告訴你們：依樂理的規定，音階上的八個音中，每兩音間的距離的廣狹分三種，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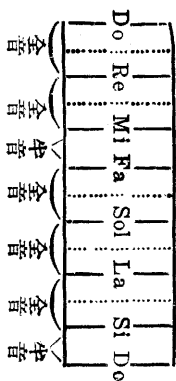


全音比半音大約廣一倍。大全音比小全音廣一些些，這一些些稱爲「孔馬」(Comma)。

有了這「孔馬」，音階上要轉調時非常困難。例如現在由C調轉爲D調，卽要把Re字當作Do字，第一第二兩個音的距離就不等，相差一個孔馬。以下相差的更加複雜。因爲這樣，要造一個可以轉調的鍵盤樂器

(如風琴，鋼琴，)非常困難，或者不可能。結果同口琴一樣，只得一樂器專奏一個調子。要轉他調時必須換一個樂器。罷哈以前樂器不發達，這也是其一個重要的原因。

罷哈爲求轉調的便利，把這音階從Do到Do的八音間平分爲十二格，而實施於鍵盤樂器上。平分之法，把「孔馬」取消，使音階中只有全音和半音兩種距離，使一個全音的距離等於兩個半音的距離。這就是現在我們日常應用的音階。圖表如下：



這樣一來，鍵盤的製造就很簡便。只要設七個白鍵，再在各全音間加入五個黑鍵，即可在這十二個鍵上自由推移而轉出十二個調子來。這十二個

調子在西洋音樂上稱爲C調，升C調，D調，升D調，E調，F調，升F調，G調，升G調，A調，升A調，和B調。在中國音樂上相當於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鐘，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等十二律。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等七音在這十二律上自由轉調，叫做「十二律旋相爲宮。」

平均律音階（英名 *tempered scale*）在樂理上雖然不甚正確，但在音樂演奏上有多大的便利：器樂的勃興和聲法的完成，作曲法的進步，皆是平均律音階確立以後得來的發展。故東西洋音樂上不約而同地發明這律理：最早發明的是中國，其次是日本（元祿時代，）最後發明的是西洋。但最早實施於演奏上的也是西洋。西洋的平均律不是罷哈一人所發明，其前曾有人研究過，同時在法國也有著名的和聲學著者拉莫（Jean Philippe Rameau）爲平均律作理論研究。但正式地實施於演奏上而廣泛地應用於器樂上的，是罷哈。

罷哈的第二種建設是彈琴指法的改進。在罷哈的時代，已有鍵盤樂器，但其構造和奏法都很幼稚。風琴是宗教音樂伴奏的樂器，在當時早已廣用。洋琴在當時尚未發育完成，罷哈所用的是洋琴的前身，名曰「克拉非非爾」（Klavier）。罷哈所作的四十八首前奏曲及遁走樂，特稱爲「平均律克拉非非爾曲」（Das Wohltemperierte Klavier），便是「克拉非非爾」上彈奏的樂曲。

但當時的鍵盤樂器的指法非常笨拙，據說是只用食指，中指，和小指三根手指。拇指和無名指是不用的。罷哈開始訓練這兩根手指，使五指都在鍵盤上活動。因此旋律的進行可以更加自由，和聲的配合可以更加複雜。我們現在彈琴所用的指法，便是二百餘年前罷哈所發明的。

現在我們用平均律音階唱歌，用五指彈琴，覺得十分快適而自由。講到飲水思源，我們不得不紀念這位二百五十年前誕生的樂祖。

×

×

×

×

我還得把罷哈的生涯在這裏略述一下：

罷哈是德國一個大家族中的一人。這大家族始建於千五百年。始祖是製麵包的；但其子孫都向音樂界中發展。自第二代至第七代——即本題所說的罷哈的兒子的一代——之間，一共出了六十位音樂家。就中本題所紀念的罷哈（通稱大罷哈）當然是最大音樂家。他的兒子哀馬紐爾·罷哈（Emanuel Bach通稱小罷哈）也是音樂史上的名人，可排第二。此外的五十八位音樂家則名重一時，未留青史。這一家真可說是音樂「家！」

第五代有兩個雙生子，一個名叫昂不羅肖斯·罷哈（Johann Ambrosius Bach），一個名叫克里史托夫·罷哈（Johann Christoph Bach）。據說這兩個人身材相貌完全一樣，連他們的夫人都不能辨別。我們所紀念的大罷哈便是前者的第六個兒子。

大罷哈幼時參與嚴肅的宗教合唱隊，又從他的父親學習懷娥鈴。十歲時父母俱亡。大罷哈跟阿哥學習音樂。這阿哥很吝嗇，好的樂譜不肯借

給大罷哈看。大罷哈每晚等阿哥出門了，私下爬進他房間中去偷出樂譜來抄寫，偷了半年之久。

大罷哈十八歲天才卓著，就被召爲宮廷樂師。後來改入寺院，長爲寺院音樂的指導者。音階的建設，對位法的完成，樂器演奏法的研究，都是這期間的事業。畢生的大作，除前述的四十八曲「平均律克拉非哀曲爾」外，著名的尙有三種：

馬太受難樂 (St. Matthew Passion)

基督誕聖樂 (Christmas Oratorio)

B 短調禮拜樂 (Mass in B minor)

大罷哈先後二娶，前妻生子女七人，後妻生子女十三人，家庭熱鬧而和樂。不過大罷哈於一七四八年患眼疾，經著名眼科醫生兩次手術，終於雙目失明。千七百五十年七月十八日——即辭世前十日——的朝晨，大罷哈的兩眼忽然張開，和地上的光明作最後的訣別。後十日，即七月二十八

日夜八時，大罷哈大往生，享年六十有五歲。

二十三年二月五日，即廢歷元旦後一日寫於石門灣。

學 畫 回 憶

假如有人探尋我兒時的事，爲我作傳記或訃啓，可以爲我說得極漂亮：「七歲入塾卽擅長丹青。課餘常摹古人筆意，寫人物圖，以爲遊戲。同塾年長諸生競欲乞得其作品而珍藏之，甚至爭奪毆打。師聞其事，命出畫觀之，不信，謂之曰：「汝真能畫，立爲我作至聖先師孔子像！不成，當受罰。」某從容研墨伸紙，揮毫立就，神穎曄然。師棄戒尺於地，嘆曰：「吾無以教汝矣！」遂裝裱其畫，懸諸塾中，命諸生朝夕禮拜焉。於是親友競乞其畫像，所作無不維妙維肖。……」百年後的人讀了這段記載，便會讚嘆道：「七歲就有作品，真是天才！神童！」

朋友來信要我寫些關於兒時學畫的回憶的話。我就根據上面的一段話寫些罷。上面的話都是事實，不過欠詳明些，宜解說之如下：

我七八歲時——到底是七歲或八歲，現在記不清楚了。但都可說，說得小了可說是照外國算法的；說得大了可說是照中國算法的。——入私塾，先讀三字經，後來又讀千家詩。那千家詩每頁的上端有一幅木板畫，記得第一幅畫的是一隻大象，和一個人，在那裏耕田，後來我知道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圖。但當時並不知道畫的是甚麼意思，只覺得看上端的畫，比讀下面的「雲淡風輕近午天」有趣。我家開着染坊店，我向染匠司務討些顏料來，溶化在小盅子裏，用筆蘸了爲書上的單色畫着色，塗一隻紅象，一個藍人，一片紫地，自以爲得意。但那書的紙不是道林紙，而是很薄的中國紙，顏料塗在上面的紙上，會滲透下面好幾層。我的顏料筆又吸得飽，透的更深。等着好色，翻開書來一看，下面七八頁上，都有一隻紅象，一個藍人，和一片紫地，好像用三色版套印的。

第二天上書的時候，父親——就是我的先生——就罵，幾乎要打手心；被母親不知大姊勸住了，終於沒有打。我抽抽咽咽地哭了一頓，把顏料盅子藏在扶梯底下了。晚上，等到先生——就是我的父親——上鴉片館去了，我再向扶梯底下取出顏料盅子，叫紅英——管我的女僕——到店堂裏去偷幾張煤頭紙來，就在扶梯底下的半桌上的「洋油手照」底下描色彩畫。畫一個紅人，一隻藍狗，一間紫房子……這些畫的最初的鑑賞者，便是紅英。後來母親和諸姊也看到了，她們都說「好」；可是我沒有給父親看，防恐吃手心。這就叫做，「七歲入塾即擅長丹青」。況且向染坊店裏討來的顏料不止丹和青呢！

後來，我在父親晒書的時候找到了一部人物畫譜，翻一翻，看見裏面花頭很多，便偷偷地取出了，藏在自己的抽斗裏。晚上，又偷偷地拿到扶梯底下的半桌上給紅英看。這會不想再在書上着色；却想照樣描幾幅看，但是一幅也描不像。虧得紅英想工好，教我向習字簿上撕下一張紙

來，印着了描。記得最初印着描的是人物譜上的柳柳州像。當時第一次印描沒有經驗，筆上墨水吸得太飽，習字簿上的紙又太薄，結果描是描成了，但原本上滲透了墨水，弄得很齷齪，曾經受大姊的責罵，這本書至今還存在，最近我曬舊書時候還翻出這個弄齷齪了的柳柳州像來看：穿了很長的袍子，兩臂高高地向左右伸起，仰了頭作大笑狀。但周身都是斑斕的墨點，便是我當日印上去的。回思我當日最初就印這幅畫的原因，大概是爲了他高舉兩臂作大笑狀，好像我的父親打呵欠的模樣，所以特別有興味罷。後來，我的「印畫」的技術漸漸進步。大約十二三歲的時候，（父親已經棄世，我在另一私塾讀書了。）我已把這本人物譜，統統印全。所用的紙是雪白的連史紙，而且所印的畫都着色。着色所用的顏料仍舊是染坊裏的，但不復用原色，我自己會配出各種的間色來，在畫上施以複雜華麗的色彩，同塾的學生看了都很歡喜，大家說「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而且大家問我討畫，拿去貼在竈間裏，當作竈君菩薩；或者貼在床前，當

作新年裏買的「花紙兒」。所以說我「課餘常摹古人筆意，寫人物花鳥之圖，以爲遊戲。同塾年長諸生競欲乞得其作品，而珍藏之，」也都有因；不過其事實是如此。

至於學生奪畫相毆打，先生請我畫至聖先師孔子像，懸諸塾中，命諸生晨夕禮拜，也都是確鑿的事實，你聽我說罷：那時候我們在私塾中弄畫，同在現在社會裏抽鴉片一樣是不敢公開的。我好像是一個土販或私售燈吃的；同學們好像是上了癮的鴉片鬼，大家在暗頭裏作勾當。先生坐在案桌上的時候，我們的畫具和畫都藏好，大家一搖一擺地讀幼學書，等到下午照例一個大塊頭拖先生出去吃茶了，我們便拿出來弄畫。我先一幅幅地印出來，然後一幅幅地塗顏料。同學們便像看病時向醫生掛號一樣，依次認定自己所欲得的畫。得畫的人對我有一種報酬，但不是稿費或潤筆，而是種種玩意兒：金鈴子一對連紙匣；摺空老菱壳一隻，可以加上繩子去當作陀緜抽的；「雲」字順治銅錢一枚；（註：有的順治銅錢，後面有一個

字，字共有二十種。我們兒時聽大人說，積受了一套用繩編成寶劍形狀，掛在床上，夜間一切鬼都不敢來。但其中，好像是「雲」字，最不易得；往往爲缺少此一字而編不成寶劍。故這種銅錢在當時的我們之間是一種貴的贈品。）或者銅管子（就是當時礮船上新用的後膛槍子彈的壳）一個。有一次，兩個同學爲交換一張畫，意見衝突，相打起來，被先生知道了。先生審問之下，知道相打的原因是爲畫；追求畫的來源，知道是我所作，便厲聲喊我走過去。我料想是吃戒尺了，低着頭不睬，但覺得手心裏火熱了。終於先生走過來了。我已嚇得魂不附體；但他走到我的坐位旁邊，並不拉我的手。却問我「這畫是不是你畫的？」我回答一個「是」字，預備吃戒尺了。他把我的身體拉開，抽開我的抽斗，搜查起來。我的畫譜，顏料，以及印好而未着色的畫，就都被他搜出。我以爲這些東西全被沒收了；結果不然，他把畫譜拿了去，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張一張地觀賞起來。過了好一會，先生旋轉頭來叱一聲「讀！」大家朗朗地讀「混沌

初開，乾坤始奠……」這件案子便停頓了。我偷眼看先生，見他把畫譜一張一張地翻下去，一直翻到底。放假的時候我挾了書包走到他面前去作一個揖，他換了一種與前不同的語氣對我說，「這書明天給你」。

明天早上我到塾，先生翻出畫譜中的孔子像，對我說：「你能看了樣畫一個大的麼？」我沒有防到先生也會要我畫起畫來，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支吾地回答說「能」。其實我向來只是「印」，不能「放大」。這個「能」字是被先生的威嚴嚇出來的。說出之後心頭發一陣悶，好像一塊大石頭吞在肚裏了。先生繼續說：「我去買張紙來，你給我放大了畫一張，也要着色彩的！」我只得說「好」。同學們看見先生要我畫畫了，大家裝出驚奇和羨慕的臉色，對着我看。我却帶着一肚皮心事，直到放假。

放假時我挾了書包和先生交給我的那一張紙回家，便去同大姊商量。大姊教我，用一張畫方格子的紙，套在畫譜的書頁中間。畫譜紙很薄，孔子

像就有經緯格子範圍着了。大姊又拿縫紉用的尺和粉線袋給我在先生交給我的大紙上彈了大方格子，然後向鏡箱中取出她畫眉毛用的柳條枝來，燒一燒焦，教我依格子放大的畫法。那時候我們家裏還沒有鉛筆，和三角板，米突尺，我現在回想大姊所教我的畫法，實在可以佩服。我依照她的指導，竟用柳條枝把一個孔子像的底稿描成了。同畫譜上的完全一樣，不過大得多，同我自己的身體差不多大。我伴着了熱烈的興味，用毛筆鉤出線條；又用大盆子調了多量的顏料，着上色彩，一個鮮明華麗而偉大的孔子像就出現在紙上。店裏的夥計，作坊裏的司務，看見了這幅孔子像，大家說「出色！」還有幾個老媽子，尤加熱烈地稱讚我的「聰明」和畫的「齊整」，並且說：「將來哥兒給我畫個容像，死了掛在靈前，也占些風光。」我在許多夥計，司務，和老媽子的盛稱聲中，儼然地成了一個小畫家。但聽到老媽子要托我畫容像，心中却有些兒着慌。我原來只會「依樣畫葫蘆」的！全靠那格子放大的搶花，把書上的小畫改成爲我的「大作」；又全

靠那顏料的文飾，使書上的線描一變而爲我的「丹青」。格子放大是大姊教我的，顏料是染匠司務給我的，歸到我自己名下的工作，仍舊只有「依樣畫葫蘆。」如今老媽子要我畫容像，說「不會畫」有傷體面；說「會畫」將來如何兌現？且置之不答，先把畫繳給先生去。先生看了點頭。次日畫就黏貼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學生們每天早上到塾，兩手捧着書包向牠拜一下，晚上散學，再向牠拜一下。我也如此。

自從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發表以後，同學們就給我一個綽號「畫家。」每天來訪先生的大塊頭看了畫，點點頭對先生說「可以。」這時候學校初興，先生忽然要把我們的私塾大加改良了。他買一架風琴來，自己先練習幾天，然後教我們唱「男兒第一志氣高，年紀不妨小」的歌。又請一個朋來教我們學體操。我們都很高興。有一天，先生呼我走過去，拿出一本書和一大塊黃布來，和藹地對我說：「你給我在黃布上畫一條龍，」又翻開書來，繼續說，「照這條一樣」。原來這是體操時用的國

旗。我接受了這命令，只得又去同大姊商量；再用老法子把龍放大，然後描線，塗色。但這會的顏料不是從染坊店裏拿來，是由先生買來的鉛粉，牛皮膠，和紅黃藍各種顏料。我把牛皮膠煮溶了，加入鉛粉，調製各種不透明的顏料，塗到黃布上，同西洋中世紀的 Fresco 畫法相似。龍旗畫成了，就被高高地張在竹竿上，引導學生通過市鎮，到野外去體操。我悔不在體操後偷把那龍旗藏過了，好讓我的傳記裏添兩句：「其畫龍點睛後忽不見，蓋已乘雲上天矣。」我的「畫家」綽號自此更盛行；而老媽子的畫像也催促得更緊了。

我再同大姊商量。她說二姊丈會畫肖像，叫我到他家去「偷關子」。我到二姊丈家果然看見他們有種種特別的畫具，玻璃九宮格，擦筆，Com 米突尺，三角板。我向二姊丈請教了些筆法，借了些畫具；又借了一包照片來，作為練習的樣本。因為那時我們家鄉地方沒有照相館，我家裏沒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照片。回家以後，我每天放學後就埋頭在

擦筆照相畫中。這原是爲了老媽子的要求而「抱佛脚」的；可是她沒有照相，只有一個人。我的玻璃格子不能罩到她的臉孔上去，沒有辦法給她畫像。天下事有會巧妙地解決的。大姊在我借來的一包樣本中選出某老婦人的一張照片來，說：「把這個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們的老媽子了！」我依計而行，果然畫了一幅八九分像的肖像畫，外加在擦筆上面塗以漂亮的淡彩：粉紅色的肌肉，翠藍色的上衣，花帶鑲邊；耳朵上外加掛着一雙金黃色的珠耳環。老媽子看見珠耳環心花盛開，即使完全不像，也說「像」了。自此以後，親戚家死了人我就有差使——畫容像。活着的親戚也拿一張小照來叫我放放大，掛在廂房裏；預備將來可現成地移掛在靈前。我十七歲出外求學，年假暑假回家時還常常接受這種兼務生意。直到我十九歲時，從先生學了木炭寫生畫，讀了美術的論著，方才把此業拋棄。到現在，在故鄉的幾位老伯伯和老太太之間，我的擦筆肖像畫家的名譽依舊健在；不過他們大都以爲我近來「不肯」畫了，不再來請教我。前

年還有一位老太太把他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所來，哀願地托我寫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沒有畫具，況且又沒有時間和興味。但無法對她說明，就把照片送到霞飛路的某照相館裏，托他們放大爲廿四寸的，寄了去。後遂無問津者。

假如我早得學木炭寫生畫，早得受美術論著的指導，我的學畫不會走這條崎嶇的小徑。唉，可笑的回憶，可恥的回憶，寫在這裏，給世間學畫的人作借鏡罷。

比 較

有一次我同了一位朋友和他的孩子一同乘火車。

朋友的孩子，今年照西洋說法十三歲半，照中國說法十五歲了。這種不大不小的人，乘火車最感困難。給他買半票，違背了鐵路局的定章，被查問時，只得撒謊；給他買全票呢，其實這孩子並不比別的十一二歲的孩子高大，似乎太吃虧了。朋友就給他買半票。

他攬着這大孩子走出軋票處，軋票的軋着半票時，看看這孩子，說：「這孩子太大了！」但說過就算，我們也管自走了。到了火車中，孩子坐在他父親身旁，我獨自另坐一處。驗票的驗着半票，看看這孩子說：「他

下會要買全票啊！」查票人去後，我的朋友對我說，省得嚕囉，回去時給他買全票罷。我很贊成。

但回去時我們不知怎樣一來，又給他買了半票。到了火車中方才想到。這會因為朋友手裏提的東西太多，是我攜着這孩子上車的。到了火車中，朋友因為要看守東西，獨自坐在一處，他的孩子傍着我坐在另一處。回憶我攜着他走出軋票處時，軋票的並沒有說話。後來驗票的來了，看看坐在我旁邊的大孩子，也沒有說話。下了車，又是我攜着這孩子走，收票的，就是前次說「這孩子太大了」的軋票人，看看我攜着的大孩子，也沒有說話。

難道他們和我特別要好，就「馬馬虎虎」不索補票嗎？不會的。出車站後我找尋這理由，苦思不得。這孩子却找尋出了，他說是他爸爸身體短小而我身體高大的原故。不錯！原來他的父親身軀短小精幹，名爲大人，其實比他兒子高得半個頭，而且粗得很有限。前會他和這矮小的父親攜着

走，並着坐，形相之下，便見「孩子太大，」「下回要買全票啊。」這會他和我攜着走，並着坐。我雖然並不魁梧奇偉，但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穿的衣服又寬，看起來比他高大得多。相形之下，只見孩子很小，儘有買半票的資格了。

我確信了這理由之後，就像「回也聞一以知十」一般，推想到世間大小，高低，長短，厚薄，廣狹，肥瘦，以至貧富，貴賤，苦樂，勞逸，美醜，賢愚，都不是絕對的，都是由「比較」而來的。而且「比較」之力偉大得極，一切人生的不滿足也都是由於比較而生。今天比較之力使我們省進半張火車票的價錢，不真過是「小試其技」而已。怪不得，華租交界之處，華界的草棚傍着了租界的洋房看似格外低小；而租界的洋房傍着了華界的草棚看似格外高大。人行道上，中國人傍着了西洋人走路看似格外矮小；西洋人傍着了中國人走路看似格外高大。

這幾天盛暑，我談起了「比較」，便想到日本某畫家的一套連環漫

畫。大意是這樣：一，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夫婦二人到避暑的名勝地（譬如莫干山）找尋旅館，因避暑人多，旅館處處客滿，夫婦二人手攜皮篋和行杖，在途中徬徨，嘆息：「唉！自己有別莊的人多麼寫意！像我們要臨時找尋旅館的，真是不便！」二，都市裏的公司的職員開着電風扇，在室內辦公；從窗中望見這對青年夫婦相偕趁專車赴避暑地去，嘆息着說：「唉！有閑避暑的人多麼寫意！像我們，被職務所羈，每天坐在這裏看電風扇搖頭，真是沒趣！」三，公司對面煙紙店裏的老板搖着芭蕉扇坐在櫃內，望見公司裏的職員開着電風扇辦公，嘆息着說：「唉！有電風扇的人多麼寫意！像我們，不絕地搖這把破蒲扇，手腕幾乎搖脫，汗水還是直流，真是晦氣！」四，馬路上拉黃包車的經過煙紙店門前，望見老板坐在櫃內揮扇，嘆息着說：「唉！坐在屋裏搖扇子多麼舒服！像我們，拉了這輛車子在大毒日頭底下跑路，真是苦惱！」五，黃包車夫經過打鐵店門口，鐵匠司務看見了，嘆息着說：「唉！這幾天在路上拉車子多麼爽快！

像我們，天天在煤爐旁邊被烤，這才受罪！」

我又想了自己過去的經驗：十餘年來，我住過許多地方。從前有一次住在山間，日用物品須得隔夜預先開好單子，托工人一早赴十餘里外的小市鎮去購辦。第一，香烟須得整批地買。否則半夜深山，香烟絕糧，呼天不應，叫地不答，最怕。第二，酒須得買整壘的。否則喝得不痛不癢，不如不喝。買的時候總說買整壘又便宜又好。但結果是多喝了，喝醉了，又浪費又難過。第三，菜蔬必須有儲藏。否則風雪載途，工人不能上市之日，得吃白飯；況且「有酒無肴」，如此佳興何？其他如小食，藥品，書籍，文具等，舉凡一切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件件都要預先想到，早日置備；臨時要得到的，至多只有青山綠水，清風明月。但我不幸而有了熱烈的興趣，這種興趣常受環境的阻撓。例如忽然想到吃水烟好，立刻要買皮絲烟。等到明天工人帶到皮絲烟時，我的水烟興趣早已過去了。又如偶從箱篋中檢出一隻銅香爐來，想起古人焚香默坐之趣，立刻要買綫香來點。等到明

天工人帶到線香時，我的香爐已經不知放在甚麼地方了。有一個親戚用一句故鄉的俗語來形容我的皮氣，叫做「話得討飯好，連夜買隻籃。」我自己頗承認，而且知道我平生的行事，大都是由「連夜買隻籃」而開始的。那時候我住在山中，雖然以為清靜也好，但當興趣被阻撓的時候，不免羨慕市鎮。我想，若得住在市鎮裏，要買甚麼，轉瞬可以辦到，豈不痛快。

後來我住在一個小鎮上了。出門就是市場，只要有錢，這些商店裏陳列着的無論甚麼東西，都有在五分鐘或十分鐘以內送到我手裏的可能。以前住在山中時所感到的不滿，一時都滿足了。然而不久我又感到其他的不滿：譬如夏天要些天然冰，沒有辦法；有了臭豆付干要些辣醬油，沒有辦法；想到一本書立刻要買來讀，沒有辦法。因為那小鎮上沒有冰廠，辣醬油，和專門的書店。那時候我又羨慕城市的生活。設想住在大城市中，這些要求都能立刻滿足，多麼痛快。

後來我又移居在一個較大的城市中了。那裏有對小市鎮的商店做批發

生意的種種專門的商店，也有天然冰廠。以前住在小市鎮上時所感的不滿，一時都滿足了。然而不久我又感到其他的不滿：譬如想買些人造冰，沒有辦法，想吃餐功德林素菜，沒有辦法；想買一本洋版書，沒有辦法。因為那大城市中沒有人造冰廠素菜館和洋版書店。那時我又羨慕上海。設想住在上海，這些東西都可立刻辦到，多麼痛快。

我後來果然住在上海。以前大城市中所感的不滿，一時都滿足了。然而不久我又感到其他的不滿：要買 *Schubert* 的 *Hark, Hark, The Lark* 的蓄音片來聽聽，走到外國樂器店去問，說道須向外國去定購。要找一位 *voilin* 個人教授的教師，或研究會，沒處去找。要買一瓶英國 *Newton* 公司製的水彩顏料 *vermilion*，最大的文具店裏的穿洋裝的職員向我搖頭。那時候我又羨慕外國的都市生活。設想住在外國，這些要求都可立刻辦到，多麼痛快。

後來我住在日本的東京。以前住在上海時所感到的不滿，一時都滿足

了。然而不久我又感到其他的不滿：要買一冊 *Lessing* 的名著 *Laocoon*，丸善書店也說要到西洋去定購。要買一個 *Palette* 兼水筒的袖珍水彩畫箱，跑遍了文房堂，竹久屋……都說 *arimason*。要聽俄羅斯國民樂派的交響樂，東京的音樂會所演奏的偏偏是德法浪漫樂派的作品居多。那時候我又羨慕西洋都市的生活。設想若得住在倫敦或紐約等處，這等要求大概都可立刻達到，真是何等痛快！

後來我並有到西洋去；但也並不急急想去。假如去了，我知道最初一定很滿足，但不久一定又要感到其他的不滿。因為科學的企圖，藝術的理想，文明的要求，人生的慾望，在世間決沒有完全實現的地方。人世間一切的滿足都由於「比較」而來，一切的不滿足也都由「比較」而生。最後我想起了李笠翁的話：

譬如夏月苦炎，明知爲室廬卑小所致。偏向驕陽之下往來片時，然後步入室中。則覺暑氣漸消，不似從前酷烈。若畏其湫溢而投寬處納

涼，及至歸來，炎蒸又加了十倍矣。冬月苦冷，明知爲牆垣單薄所致。故向風雪中行走一次，然後歸廬返舍。則覺寒威頓減，不復凜冽如初。若避此荒涼而深居就燠，及其再入，戰慄又作何狀矣。由此類推，則所謂退步者，無地不有，無人不有。想至退步，樂境自生。在冬天行樂，必須設身處地，幻爲路上行人，備受風雪之苦，然後回想在家。則無論寒燠晦明，皆有勝人百倍之樂矣。嘗有畫雪景山水，人持破傘，或策蹇驢，獨行古道中，經過懸崖之下。石作猙獰之狀，人有顛蹶之形者。此等險畫，隆冬之月，正宜懸掛中堂。主人對之，卽是禦風障雪之屏，煖胃和衷之藥。

在前面我「認真八分」地舉許多實例來說明「比較」之力，其實這道理早已被他用這「假癡假呆」的話來道破了。於是我不敢再嚕噓地敘述，末了但作如是想：

「誰謂荼苦」在「比較」之下「其甘如薺。」反轉來說，「誰謂薺

甘？」在「比較」之下「其苦如荼」。人的生活，有了「等差」，便有「比較」，有了「比較」，便有「苦樂」，有了「苦樂」，便有「問題」。

二十三年八月九日

閒

「閒」在過去時代是一個可愛的字眼；在現代變成了一個可惡的字眼。例如失業的者「賦閒」，「不勞而食者的」有閒，「都被視為現代社會的病態。有閒被視為奢侈的，頹廢的。但也有非奢侈，非頹廢的有閒階級，如兒童便是。

兒童，尤其是十歲以前的兒童，不論貧富，大都是有閒階級者。他們不必自己謀生，自有大人供養他們。在入學，進店，看牛，或捉草以前，除了忙睡覺，忙吃食以外，他們所有的都是閒工夫。到了入學，進店，看牛，或捉草的時候，雖然名為讀書，學商或做工，其實工作極少而閒暇極

多。試看幼稚園，小學校中的兒童，一日中埋頭用功的時間有幾何？試看商店的學徒，一日中忙着生意的時間有幾何？試看田野中的牧童，一日中爲牛羊而勞苦工作的時間有幾何？除了讀幾遍書，做幾件事，牽兩次牛，捉幾根草以外，他們在學校中，店鋪裏，田野間，都只是閒玩而已。

在飽嘗了塵世的辛苦的中年以上的人，「閒」是最可盼的樂事。假如盼得到，即使要他們終生高臥空山上，或者獨坐幽篁裏，他們也極願意。在有福的癡人，「閒」也是最可盼的樂事。假如盼得到，即使要他們吃飯便睡睡醒便喫，終生同豬鬮一樣，在他們正是得其所哉。但在兒童，「閒」是一件最苦痛的事。因爲「閒」就是「沒事」。沒事便靜止，靜止便沒有興味；而兒童是興味最旺盛的一個人。

在長途的火車中，可以看見兒童與成人的態度的大異。成人大都安定地忍耐地坐着，靜候目的地的到達；兒童便不肯安定，不能忍耐。他們不絕地向窗外探望，要買東西吃；看厭吃飽之後，要嚷「爲什麼還不

到」，甚至哭着喊「我要回家去了」，於是領着他們的成人便罵他們，打他們。講老實話，成人們何嘗歡喜坐長途火車？他們的感情中或許也在嚷着「爲什麼還不到？」也在哭着喊「我要回家去了！」只因重重的世智包裹着他們的感情，使這感情無從爆發出來。這彷彿一瓶未開蓋的汽水，看似靜靜的，安定的；其實裝着滿肚皮的氣，無從發洩！感情的長久的抑制，漸漸使成人失却熱烈的興味，變成「頹廢」的狀態。成人和兒童比較起來，個個多少是「頹廢」的。

只有頹廢者盼羨着「閒」；不頹廢的人——兒童——見了「閒」都害怕。他們稱這心情爲「沒心相」。在興味最旺盛的兒童，「沒心相」似乎比「沒飯吃」更加苦痛。爲了「沒心相」而啼哭，爲了「沒心相」而作種種的惡戲；因了啼哭和惡戲而受大人的罵和打，是兒童生活上常見的事。他們爲欲避免「沒心相」，不絕地活動，除了睡眠，及生病以外，孩子們極少有繼續靜止至半小時以上者。假如把一個不絕地追求生活興味的活潑

的孩子用繩子綁縛了，關閉在牢屋裏，我想這孩子在「餓」死以前一定先已「沒心相」死了。假如強迫這種孩子學習因是子靜坐法，所得的效果一定相反。在兒童們看來，靜坐法和禪定等，是成人們的自作之刑。而在有許多成人們看來，各種辛苦的遊戲也是兒童們的犯賤的行爲。有的老人躺在安椅樂中觀看孩子們辛辛苦苦地奔走叫喊而遊戲，會譏笑似地對他們說：「看你們何苦！靜靜兒坐一下子有甚麼不好」？倘有孩子在遊戲中踢痛了，受傷了，這種老人便振振有詞：「教你聽，你板要，難（現在）你好！」其實兒童並不因此而懊悔遊戲，同成人事業磨折並不懊悔做事業一樣。兒童與成人分居着兩個世界，而兩方互相不解的狀態，到處可見。

兒童的遊戲，猶之成人的事業。現世的成人與兒童，大家多苦痛：許多的成人爲了失業而苦痛，許多的兒童爲了遊戲不滿足而苦痛。住在都會裏的孩子可以享用兒童公園；有錢人家的孩子可以購買種種的玩具。但這些是少數的幸運的孩子。多數的住在鄉村裏的窮人家的孩子，都有遊戲不

滿足的苦痛。他們的保護人要供給他們衣食，非常吃力；能養活他們幾條小性命，已是盡責了。講到玩具；遊戲設備，在現今的鄉村間真是過分的奢求了。孩子們像豬糞一般地被豢養在看慣的破屋裏。大人們每天餓了他們三頓之外，甚麼都不管。春天，夏天，白晝特別長；兒童的百無聊賴的生活狀態，看了真是可憐。無衣無食的苦是有形的，人皆知其可憐；「沒心相」的苦是無形的，沒人知道，因此更覺可憐。人的生活，飽食暖衣而無事，遠不如爲衣爲食而奔走的有興味。人的生活大半是由興味維持的；兒童的生活則完全以興味爲原動力。熱中於賭博的爲人，輸了還是要賭。熱中於遊戲的兒童，常常忘餐廢寢。於此可見人類對於興味的要求，有時比衣食更加熱烈。

在種種簡單的遊戲法中，更可窺見人對於「閒」何等不耐，對於「興味」何等渴慕。這種遊戲法，大都不須設備，只要一隻手一張嘴，隨時隨地都可開始遊戲，而遊戲的興味並不簡單。這顯然是人爲了興味的要求，

而費了許多苦心發明出來的。就吾鄉所見，最普通的遊戲是猜拳。只要一舉手便可遊戲，而且其遊戲頗有興味。這本來是賄酒的一種方法，但近來風行愈廣，已變成一種賭博，或一種消閒遊戲。工人們休息的時候，各人袋裏摸出幾個銅板來擺在地上，便在其上面開始拇戰，勝的拿進銅板。年紀稍長的兒童們也會弄這玩意；他們摘三根草放在地上，便開始猜拳。贏一拳拿進一根，輸一拳吐出一根。到了三根草歸入了一人手中，這人得勝，便可拉過對方的手來打他十句手心。用自己的手來打別人的手，兩人大家有些兒痛；但伴着興味，痛也情願了。

年幼的兒童也有一種猜拳的遊戲法，叫做「呱呱啄蛙蟲」。這方法更加簡單，只要每人拿一根指頭來一比，便見勝負。例如一人出大指，一人出食指。這局面叫做「老土地殺呱呱（即雞）吃」。因為大指是代表老土地，食指的代表呱呱的。又如一人出中指，一人出無名指；這局面叫做「扁担打殺黃鼠狼」。因為中指是代表扁担，無名指是代表黃鼠狼的，又如一人

出食指，一人出小指，這局面叫做「呱呱啄蛙蟲」。因爲小指是代表蛙蟲的。這遊戲法的名稱卽根據於此。其規則，每一指必有所克制的二指同時又必有被克制的二指。卽：「老土地殺呱呱吃」，「老土地踏殺蛙蟲」。「呱呱啄蛙蟲」，「呱呱飛過扁担」。「扁担打殺老土地」，「扁担趕掉黃鼠狼」。「黃鼠狼放個屁臭殺老土地」，「黃鼠狼拖呱呱」。「蛙蟲蛀斷扁担」，「蛙蟲蛀斷黃鼠狼腳根」。所以五個手指的勢力相均等，無須選擇；玩時只要任意出一根指，全視機緣而定勝負。像這幾天的長夏，戶外晒着炎陽，出去玩不得；屋內又老是這樣，沒有一點玩具。日長如小年，四五六七歲的孩子吃了三餐飯無所事事，其「沒心相」之苦難言。幸而手是現成生在身上的，不必費錢去買。兩人坐在門檻上伸出指頭來一比，興味來了，歡笑聲也來了。靜寂的破屋子裏忽然充滿了生趣。

更有一種簡單的猜拳玩法，流行於吾鄉的幼兒間。手的形式只有三種，捏拳頭表示「石頭」，五指平伸表示「紙頭」，伸食中二指表示「剪

刀」。若一人出拳頭，一人出食中二指，叫做「石頭敲斷剪刀」，前者贏。一共有三句口訣，其餘的兩句是「剪刀剪碎紙頭」，「紙頭包石頭」。這玩法另有一種形式：以手加額，表示「洋鬼子」，以手加口作摸鬚狀，表示「大老爺」，以食指點鼻表示「鄉下人」，玩時先由兩人一齊拍手三下，然後各作一種手勢。若一人以食指點鼻，一人以手加口，叫做「鄉下人怕大老爺」，後者勝。其餘兩句口訣是「大老爺怕洋鬼子」，「洋鬼子怕鄉下人」。鄉下人就是農民，大老爺就是縣長，洋鬼子當然就是外國人。這三句口訣似是前時代——官場現形記或二十年目覩怪現狀的時代遺留下來的。但是兒童們至今只管沿用着。聽說兒童是預言者，童謠能夠左右天下大勢。或許他們的話不會錯，現在社會還這般，或者未來的社會要做到這般。

近來看見兒童間流行着一種很可笑的徒手遊戲，也是用五官爲遊戲工具的，但方法比前者巧妙。例如一人問：「眉毛在那裏？」另一人立刻

伸着自己的鼻頭答道：「耳朵在這裏。」一人問：「眼睛在那裏？」另一人立刻伸手指着自己的耳朵答道：「嘴巴在這裏。」……諸如此類，凡所指非所答，所答非所問的，才算不錯。詳言之，這遊戲的規則，是須得所問，所指，所答，三者各不相關，方爲得勝。若有關連，反而認爲錯誤，算是輸的。這遊戲的滑稽味卽在於此。頑皮的孩子，都會隨機應變地作這種是非顛倒的玩意兒。正直的孩子玩時便常常要輸，他們不能口是心非，不會假癡假呆，有時只學會了動作的虛僞；例是你問他「鼻頭在那裏」，他便指着耳朵回答你說「鼻頭在這裏」，便是半錯。有時只學會了言語的虛僞：例如你問他「眼睛在那裏」，他指着眼睛回答你說「耳朵在這裏」。也是半錯。最正直的孩子，一點也不會虛僞：你問他「耳朵在那裏」，他老老實實地指着耳朵回答你說「耳朵在這裏」，那便是大錯，而且大輸了。我于此益信兒童是預言者，兒童的遊戲有左右天下大勢之力。現今的世間是非顛倒，已近於這遊戲；未來的世間的是非也許可以完全同

這遊戲中的一樣。

上述數種遊戲都是用口和手指爲工具。還有僅用手的動作的遊戲與僅用口說話的遊戲，更加簡單。有一種互相打手心的遊戲叫做「拍蕎麥」。其法：二人相對同聲拍手三下，作爲拍子快慢的標準。第四下卽由二人各出右手互相一拍。第五下各自拍手，第六下二人各出左手互相一拍，餘例推。總之，其方法是自拍一下，交拍一下，相間而進行，「劈拍劈拍」之聲繼續響下去，沒有限制。誰的手心拍得痛了，宣告罷休，便是誰輸。大家怕輸而好勝。就大家不惜手掌，拚命地互相毆打。直到手掌拍得紅腫而麻木了，方始罷休。孩子們的被私塾先生或小學教師打手心，好像已經上了癮，不被打是難過的。所以在放學之後，或假期之中，沒得被先生打，必須自己互相打一會手心來過過癮。而且這種癮頭，到他們年紀長大時恐怕也不會斷絕。有許多大人們歡喜被虐待，不受人虐待時使難過。他們也常在自己找尋方法來過被虐待狂的癮，不過不取拍蕎麥的形式罷了。不用

手而僅用口的遊戲法，如唱歌猜謎等皆是。然而唱歌需要練習，猜謎需要智力，在很小的孩子們嫌其程度太高。他們另有種種更簡易的言語遊戲法，像「奪三十」便是其一例。奪三十者，是兩人競奪一月的末日——三十日——的一種遊戲。其法每人輪流說日子名目，以一日或兩日爲限。譬如甲兒說「初一初二」，乙兒便接上去說「初三」，甲兒再說「初四」，乙兒又說「初五初六」。總之，說一日或二日隨便，但不能說三日或以上。說到後來，誰奪得「三十」，便是誰勝。大人們看來，在這遊戲中得勝是很容易的，只要捉住三的倍數，最後的一日總是歸你到手。換言之，開始說的人總是吃虧，他說一日，你接上兩日去，他說兩日，你接上一日去。這樣，三的倍數常輪到你手裏，「三十」總是被你奪得了。但是很小的孩子都不解這祕訣，兩人都盲從地說下去，偶然奪到「三十一」的孩子便自以爲強。在旁看他們遊戲的大人便覺得淺薄可笑。等到其中一人奪了「三十一」而表示十分得意的時候，大人們插進去叫道「三十一！月底被我奪

到了！」便表示十二分得意。「奪三十」原是舊歷時代舊有的遊戲法，以三十爲月底最後一日。現在雖然用陽歷爲國歷，但鄉村的兒童還是沿用着舊有遊戲法，不知道一月有三十一日。世間原有種種新時代的遊戲；然都需要很複雜的設備，很高價的玩具，只有都市的富家子弟有福享受，鄉村的小兒是享用不着的，窮鄉僻處的兒童，從他們的老祖母那裏學得些過去時代的極簡單的徒口遊戲法，也可聊解長閒的「沒心相」了。

倘若不是徒手徒口而能得到一種極簡單的物件，怕「閒」的人們便會想出更巧妙的種種遊戲法來。譬如夏天，幾個沒心相的兒童會集在一塊，而大家手中拿着摺扇的時候，他們便會把摺扇當玩作具的代用品。男孩子大都歡喜模仿賣藝者的手技，把摺扇拋起來，叫牠在空中翻幾個筋斗，仍舊落到手中。這就可以比較勝負：例如定三十個筋斗爲滿額然後各人順次輪流地拋扇子，計算筋斗的和數，先滿三十者爲勝。倘落地一次，以前所積的筋斗就全部作廢，須得從新積受起來。這種玩法有江湖氣和賭博氣，

女孩子就不甚歡喜弄。她們拿到扇子，自有一種較文雅玩法，便是數扇骨。她們想出四個字，叫做「偷買拾送。」把扇骨一根一根地依照這四字數下去。數到末腳一根扇骨倘是「偷」字，便認定這扇子是偷來的，而和這扇的所有者相揶揄。餘例推。有的人又加三個字，合成七字：「偷買拾送搶騙討」，玩時花樣更多。倘某人的扇子的骨數到「搶」字上完結，餘人就都叫她「強盜！」

幾個沒心相的人倘會坐在桌旁，就可以利用桌子爲玩具而作「拍七」的遊戲。這是大人們也常弄的玩意兒。但年長的孩子們玩起來興味更高。玩法：六七個人空手圍坐在桌旁，其中一個人叫「一」，其鄰席的人接着叫「二」，以下順次周流地叫下去，輪到「七」却不准叫，須得用手在桌緣的上面拍一下，以代替叫。他拍過之後，以下的人接着叫「八」「九」……到了「十四」又不准叫，須得用手在桌緣的下面向上拍一下，以代替叫。即前者「七」稱爲「明七」，須在桌緣下面拍；後者十四稱爲暗

七，須在桌緣下面拍。以後凡「十七」「廿七」等皆是明七，輪到的人皆須向桌緣上面拍；「廿一」，「廿八」，「卅五」等皆是暗七，輪到的人皆須向桌緣下面拍。倘然不小心，輪到明暗七時叫了一聲，其人便輸；大人們以此賭酒，孩子們以此賭手心。叫錯拍錯的人都得被打手心。但這玩法需要智力，沒有學過算學的很小的孩子都不會玩，須得稍大的小學生方有玩的能力。且玩時叫的數目有限制，大概到七十爲滿。七十以上的暗七，爲九九表所不載，大人們玩起來也覺太吃力了。曾經有位算學先生大獎勵這個玩法，令兒童常常玩習。並且依此例推，添進出「拍八」，「拍九」等同類的玩法來教他們做，說這是可以補助算學功課的。但是說也奇怪，被他這樣一提倡，孩子們反而不歡喜玩，當作一種功課而勉強地實行了。

孩子們沒心相起來，雖在廢墟中，也能利用瓦磚爲玩具而開始遊戲。他們拾七粒小磚瓦，向階沿石上磨一磨光，做成七隻棋子模樣，便以階沿石爲遊戲場而「投七」了。投七之法先由一人用右手將七粒磚頭隨意撒散

在階沿上，然後選取其中一粒，向上拋起，趁這空的機會，向下摸取另一粒磚頭，然後回過手來，接取上面落下來的那一粒。手中就拿着兩粒磚頭了。再把其中一粒向上拋起，乘機兩下摸取一粒，回過手來接了上面落下來的一粒，於是手中就拿着三粒磚頭了。這樣拋過六次之後，七粒磚頭全都在手。以上算是一番辛苦的工作，以後便是收獲了。但收獲不是完全享樂，仍須得費些氣力來背出斤數來。即將七粒磚頭從手心裏全都拋起，立刻翻轉手背來接。接住幾粒，便是收獲幾斤。孩子們的手背是凸起的，大都不會全部接位，四斤，五斤，已算是豐收了。一人收獲之後，把七粒磚頭交與第二人，由他照樣工作且收獲。遊戲者二人，三人，四人都可。預先議定三十斤爲滿，則輪流玩下去，先滿三十的便是得勝。但規則很嚴：在工作中，倘接不住落下來粒子，或在取子時帶動了旁的粒子，其工作就失敗，須得半途停工，把工具讓給別人；而且以前收獲所積蓄的斤數全部「爛光」。爛光，就是「作廢」的意思。倘然滿額的斤數定得很高，

例如五十斤爲滿，一百斤爲滿，這玩的工作就非常嚴重。到了功虧一簣的時候，尤加緊張。一不小心，就要遭逢「前功盡去」的不幸。其工作法也有種種，如上所述，一粒一粒地摸進手裏去，是最簡易的一法。更進步的，叫做「么二三」，就是第一次拋的時摸取一粒。第二次拋時要摸取二粒，第三次拋時要摸取三粒。在這時候，撒子及出子都要考慮。撒子時不可撒得太疏，亦不可撒得太密。太疏了，同時摸兩粒三粒不易摸得到手；太密了，摸時容易帶動旁的粒子。出子時須考慮其餘六子的位置，務使其餘六子分作相當隔遠的三堆，一粒作一堆，二粒作一堆，三粒作一堆；然後摸時可得便利。倘使撒得不巧，出得不妥，玩這「么二三」時摸子就容易失敗，少摸一粒，多摸一粒，或帶動了旁的粒子，就前工盡去了。所以孩子們玩時個個抖擻精神，個個汗流滿面。一切的「沒心相」全被這手技競爭的興味所打消了。

近來大旱，河底向天，農人無處踏水，對秋收已經絕望，生活反而空

閒了。孩子們本來只要相幫大人刈草，送飯，現在竟一無所事了。但春間收下來的蠶豆沒有吃完，一時還不會餓死。在這坐以待斃的時期，笑也不成；哭也沒用；只是這些悠長如小年的日子無法過去，「沒心相」之苦真難禁受。就有種種簡單的遊戲發見在日暮途窮的鄉村間。這好比囚徒已經被判死刑，而刑期未到。與其在牢中哭泣，倒不如大家尋些笑樂吧。都會裏用自來水的人聞知鄉間大旱，在其同情的想像中，大約以為農家的人一天到晚在那裏號哭；或枕籍地在那裏餓死了。其實不盡然，號哭的餓死的固然有，但閒着，笑着，玩着而待斃的也還不少。不過這種種玩笑樂實比號哭與餓死更加悲慘！

廿三年八月十五日。

勞者自歌

百貨公司的木器部中有一種放置茶具香煙具的架子，其構造：用木板彫成一個黑人的側形，其人作立正姿勢，平起兩手，手中捧一小盤。這小盤就是預備給客廳裏沙發上的人放置茶具或香煙的。先施，永安，等百貨公司中，都有這種木器陳列着。

我想用這家具時感覺上一定很不舒服。設想：我們閒坐在椅子上吸煙，喝茶，談天；而教這個人形終日必恭必敬地捧着盤子鵠立在我們的旁邊，伺候我們放置茶杯或煙蒂，感覺上難以爲情。因爲牠雖然不是人，但具有人的形狀；我們似乎很對他不起。

中國用具中的「湯婆子」，「竹夫人」，只具有人的名稱，並不具有人的形狀。這借用人的形狀的木器，是西洋貨，西洋封建時代的遺物。

一條河的兩岸景象顯然不同。

右岸多洋房，左岸多草棚。右岸的洋房中間雖然有幾間小屋，也整潔得很。左岸的草棚中間雖然有幾間平屋，也坦損得很。

右岸的街道是柏油路，平整清潔。左岸的街道是泥路，高低不平而齷齪。

右岸的人似乎個個衣冠楚楚精神勃勃，連人們攜着走的洋狗都氣高趾攢。左岸的人似乎個個衣衫襤褸，精神萎靡，連攢來攢去的許多狗也都貌不驚人。河上有一月橋。一個人堂堂地從右岸上橋；走過了橋，似乎忽然滅殺了威風。

這條河在於滬西，河的右岸是租界，河的左岸是中國地界。

廿三年七月廿八日。

在雜誌上發表大衆美術的畫，其實只給少數的知識階級的人看看，大衆是看不到的。大衆看到的畫，只有街頭的廣告畫和新年裏賣的「花紙」。廣告畫是誘他們去買物，不是誠意供他們欣賞的。專供大衆欣賞的畫只有「花紙」。

「花紙」就是舊歷元旦市上擺攤，賣給大衆帶回家去，貼在壁上點綴新年的一種石印彩色畫。所畫的大概是舊戲，三百六十行，馬浪蕩，孟姜女，最近有淞滬戰爭等。有飯吃的農家，每逢新年，牆壁上總新添一兩張「花紙」。農夫們酒後工餘，都會對着「花紙」手指口講，實行他們的美術的鑑賞。

可惜這種「花紙」的畫，形式和內容都貧乏。這應該加以改良。提倡大衆美術，應該走出雜誌，到「花紙」上來提倡。

廿三年七月廿七日。

牽牛花這東西很賤，去年的種子落在花台裏，花台曾經折造過，泥曾經翻過；今年夏天牠們依然會生出來，生了十幾枝。

牽牛花這東西很會攀附。我在花台旁的牆壁上釘好幾排竹釘，在竹釘上絆許多繩子。牽牛花的蔓就會緣着繩子攀附上去。攀附得很牢，而且很快。

牽牛花這東西很好高，一味想攢上去，不久超過最高一排竹釘之上。我在其上再加一排竹釘和繩：過了一夜，牠又攢在這排竹釘之上了。加了幾次，後來須得用梯爬上去加；但牠仍是一味好高，似乎想超過牆頂，爬上天去才好。

這種花在日本被稱爲朝顏，牠們祇能在破曉辰光開一下；太陽一出，牠們統統閉縮，低下頭去，好像很難爲情，無顏見太陽似的。

廿三年七月廿四日

農人都窮，出街上來只是看看，不買東西。商店大患之，便巧妙地陳列貨物給他們看，誘他們買。飯店把鮮肥肉白鷄裝了盤子，陳列在櫃台的最外口，把油光和香氣衝射農人的眼鼻，使他們流涎。廣貨店把閃亮的橡皮套鞋，五彩的熱水瓶，雪白的毛巾陳列在靠街的玻璃窗中，以牽惹行人的注目。又把簇新的陽傘張開了，掛在簷頭，好像可以拿了柄子就走的。糖食店把大塊的花生糖，透明的粽子糖，以及五色紙包的洋式糖，陳列在櫃台外口的玻璃箱中，使人看了口角生津。身不帶錢的農人看飽了一頓回村去。從當舖裏出來的農人禁不住這種誘惑，把身邊的錢用了再說。

這樣，因為農人窮，不買東西，商店便用巧妙的廣告術來誘惑他們。農人愈受誘惑，愈窮。將愈不買東西。商店勢必用愈巧妙的廣告術來誘惑他們。這結果不堪設想。

廿三年八月十日

坐在船裏望去，前面是青青的草原，重重疊疊的樹木。草原下面襯着水波，樹木上面覆着青天，天空中疏疏地點綴着幾朵白雲。這般美景好像一副天真爛漫的笑顏，歡迎着我的船的前進。

過了一會，重疊的樹木中間露出兩個旗杆，和一角廟宇來。這些建築的直線與周圍的自然曲線相照映，更完成了美麗的構圖。但這牆不是一道紅牆，而是一道藍牆；藍牆上顯出兩個極粗大的圖案文字「仁丹」，非常觸目。以前歡迎我的笑顏忽然斂容退却，讓這兩個字強硬地站出前面來迎接我。

這好像上海四馬路上賣春宮的，商務印書館門前賣自來水筆的，又好像杭州的黃包車夫，突然攔住去路，硬要你買。我想叱一聲「不要」！叫他走開。

廿三年八月十日于船中

在畫中要求自然物象，是人之常情。在畫面講究形色光線的美，是畫的本職。偏重第一條件的是古代的宗教畫，文人畫，現代的廣告畫，宣傳畫。偏重第二條件的是立體派構成派的畫。前者不忠于畫的本職，後者不合人之常情。

繪畫是造形美術，應以畫的本職為主。但同時又須近于人情，方為純正的繪畫。在過去的藝術中，印象派可說是純正繪畫的好例。因為牠在自然物像中的選美的形色光線而描成繪畫，不背人之常情，而又恪守造型美術的本職。

一般鑑賞者歡喜偏重第一條件的繪畫，特殊鑑賞者歡喜偏重第二條件的繪畫，純正的美術愛好者歡喜純正的繪畫。無論「為藝術的藝術」，「為人生的藝術」，「象牙塔藝術」，「普羅藝術」；凡人世間的繪畫，必以人之常情和畫的本職為千古不變的兩個根本條件。

廿三年七月廿九日

日本閑田子著近世畸人傳是由名畫家三熊思考作插畫的。日本美術論者稱贊他關於孝女栗子的畫。原文大意如此：栗子是日本甲斐國山梨郡一個夫的妻子。事舅姑至孝。舅姑及夫皆死，遣一八歲親生子，及一十二歲義子。一日，山水泛濫，田舍人畜盡沒，水退，發現栗子屍骸手攜八歲親生子，背負十二歲義子，橫死泥中。但三熊思考的插畫，不寫橫死泥中的光景，而寫山水猝發，栗子負義子攜親生子，被怒濤追逐而倉皇出奔的緊張的情景。論者說這畫與文互相發揮，為插畫中之上乘。

我覺得，畫匠與畫家的分別，用這段話來說明，最得要領。

廿三年八月四日

古時稱文人生涯為「筆耕」。今日稱譯著生活為「精神勞動」。我想，再詳切一點，寫稿可比方搖船。搖船先要規定方向和目的地。其次要認明路徑的轉折，不要走錯路，也不要打遠圈。打了遠圈搖船的人吃力，

坐船的人也心焦。方向，目的地，和路徑都明白了，然後一槽一槽地搖去，後來工作自會完成。寫稿的工作完全同搖船一樣。

搖船的人有一句話：「停船三里」。即中途停一停船要花費時間，好比多搖三里路。因為停的時候不能立刻停，要慢慢地停下來；停過之後再開也不能立刻駛行，要慢慢地駛行起來，這一起一倒頗費時間。寫稿也可以說說「答話三百。」即寫稿時倘有人問你一句話，你要少寫三百個字。因為答話時要攔住了文思而審聽那人的問話，以便答復。答復過之後要重尋墜緒而發揮下去。這一起一倒也頗費時間。

廿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身體勞働的人疲倦時可教肢體完全不動，精神勞働的人疲倦時却不能教心思完全不想。故身體勞働可有完全的休息，而精神勞働除了酣睡以外沒有完全的休息；啣着香煙閒坐的人方寸中忙着思維，攜着手杖閒行的人

腦筋裏忙着籌算，不是常有的事情麼？

精神勞働的人要休息，除了酣睡以外，只有聽音樂。音樂能使人心完全停止思維籌算，而入陶醉狀態。心雖然也在這狀態中活動，但這活動不是想而是感。感動之極，有時也會疲勞；但這疲勞伴着趣味，不覺苦痛。在精神勞働者，不伴苦痛的心的活動已算是他的休息了。

可惜中國目下少有了可供精神勞働當作休息的音樂。其人倘患失眠症，或者被夢魘所擾，簡直是四六時中不斷地在那裏勞働。

廿三年七月廿三夜

吾鄉道士的營業有三項：一是爲病人謝菩薩；一是爲死人誦經懺；一是爲地方上打平安大醮。但近來這三項營業都衰落，道士生計困難。一則爲了人都窮，對鬼神也待慢起來；二則爲了迷信漸被打破，有些人不相信鬼神了。有一個做道士的朋友告訴我，今年夏天，地方上例行的平安大醮

恐怕也打不成。因爲這平安懺是釀火災的，今年向市上去收懺捐，有許多商店不肯出，說道「我們已經保火險，平安懺不要拜了」。

道士的生計，眼見得還要困難下去。平安懺已被火災保險所打倒，將來謝菩薩和誦經懺也將爲人壽保險所代替。但這仍舊是一種迷信，不過玉皇大帝換了財神菩薩。

廿三年七月廿八日

我家庭中有個葡萄棚，夏日綠蔭滿庭，棚前人物都染成青色。可是這葡萄藤因爲是去年從別處移植過來的，那根被翻過一次，吸收養分的能力減弱，所以今年生的葡萄很少，而且不甜。

鄰近的人家也有枝葡萄藤，生的葡萄很多，而且很甜。我們互相比較之下，鄰家的老太太說，她除用肥之外，每當葡萄開花的時候，泡了大壺的糖湯，澆在花上，每天澆好幾次，所以生出來的葡萄很甜。

我知道花不是吸收養分的器官。又知道即使用糖湯澆在根上，其結果不一定甜。但這位鄰家的老太太始終自信她的栽培法的有效。旁人都都贊許。我似覺教育上也有類乎此的栽培法。

我已經吃好飯，放下碗筷；爲聽未吃好飯的人談話，暫時仍坐在食桌旁的櫈上。眼睛所注射的地下，有一羣螞蟻正在扛一粒飯。他們湊集在飯粒的周圍，唧着了牠合力移行，望下去好像一朵會移動的白心黑瓣的菊花。

我一面聽食桌上的人談話，一面自送這朵菊花移行。移到地平磚缺一個角而作成一窪的地方，全部翻進窪裏。那些螞蟻有的留在窪邊上沒有跌下去；有的跟了飯粒跌下去，打幾個滾，還是誓死咬住不放；有的被壓的飯粒底下，掙扎了好一回方才攢出。牠們忙亂了一會，依舊團聚起來，扛着飯粒在窪中移行。費了不少的努力，扛上斜坡，走出窪地，來到平地

上。我替牠們抽一口大氣。

正在這時候，一隻穿皮鞋的脚像飛來峯一般地落在這菊花上面，又立刻拖回去。我不由地驚喊一聲。大家望桌子底下看時，只見地上畫着一條黑色的濕痕。

廿三年七月廿四日

送阿寶出黃金時代

阿寶，我和你在世間相聚，至今已十四年了，在這五千多天內，我們差不多天天在一處，難得有分別的日子。我看着你呱呱墮地，嚶嚶學語，看你由吃奶改爲吃飯，由匍匐學成跨步。你的變態微微地逐漸地展進，沒有痕跡，使我全然不知不覺，以爲你始終是我家的一個孩子，始終是我們這家庭裏的一種點綴，始終可做我和你母親的生活的慰安者。然而近年來，你態度行爲的變化，漸漸證明其不然。你已在我們的不知不覺之間長成了一個少女，快將變爲成人了。古人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我現在反行了古人的話，在送你出黃金時代的時候，也

覺得悲喜交集。

所喜者，近年來你的態度行爲的變化，都是你將由孩子變成成人的表示。我的辛苦和你母親的劬勞似乎有了成績，私心慶慰。所悲者，你的黃金時代快要度盡，現實漸漸暴露，你將停止你的美麗的夢，而開始生活的奮鬥了，我們彷彿喪失了一個從小依傍在身邊的孩子，而另得了一個新交的知友。「樂莫樂於新相知」；然而舊日天真爛漫的阿寶，從此永遠不得再見了！

記得去春有一天，我拉了你的走在路上走。落花的風把一陣柳絮吹在你的頭髮上，臉孔上，和嘴唇上，使你好像冒了雪，生了白鬚鬚。我笑着摟住了你的肩，用手帕爲你拂拭。你也笑着，仰起了頭依在我的身傍。這在我們原是極尋常的事：以前每天你吃過飯，是我同你洗臉的。然而路上的人向我們注視，對我們竊笑，其意思彷彿在說：「這樣大的姑娘兒，還在路上教父親摟住了拭臉孔」！我忽然看見你的身體似乎高大了，完全發

育了，已由中性似的孩子變成十足的女性了。我忽然覺得，我與你之間似乎築起一堵很高，很堅，很厚的無影的牆。你在我的懷抱中長起來，在我的提攜中大起來；但從今以後，我和你將永遠分居於兩個世界了。一剎那間然心中感到深痛的悲哀。我怪怨你何不永遠做一個孩子而定要長大起來，我怪怨人類中何必有男女之分。然而怪怨之後立刻破悲爲笑。恍悟這不是當然的事，可喜的事麼？

記得有一天，我從上海回來。你們兄弟姊妹照例擁在我身傍，等候我從提箱中取出「好東西」來分。我欣然地取出一束巧格力來，分給你們每人一包。你的弟妹們到手了這五色金銀的巧格力，照例歡喜得大鬧一場，雀躍地拿去嘗新了。你受持了這贈品也表示歡喜，跟着弟妹們去了。然而過了幾天，我偶然在樓窗中望下來，看見花台旁邊，你拿着一包新開的巧格力，正在分給弟妹三人。他們各自爭多嫌少，你忙着爲他們均分。在一塊缺角的巧格力的上添了一張五色金銀的包紙派給小妹妹了，方才三面公

平。他們歡喜地吃糖了，你也歡喜地看他們吃。這使我覺得驚奇。吃巧格力，向來是我家兒童們的一大樂事。因為鄉村裏只有簞葉包的糖餡餅，草紙包的狀元糕，沒有這種五色金銀的糖果；只有甜煞的粽子糖，鹹煞鹽青果，沒有這種異香異味的糖果。所以我每次到上海，一定要買些回來分給兒童，藉添家庭的樂趣。兒童們切望我回家的目的，大半就在這「好東西」上。你向來也是這「好東西」的切望者之一人。你曾經和弟妹們賭賽誰是最後吃完；你曾經把五色金銀的錫紙積受起來製成華麗的手工作品，使弟妹們豔羨。這會你怎麼一想，肯把自己的一包藏起來，如數分給弟妹們吃呢？我看你爲他們分均勻了之後表示非常的歡喜。同從前賭得了最後吃完時一樣，不覺倚在樓上獨笑起來。因爲我憶起了你小時候的事：十來年之前，你是我家裏的一個搗亂分子，每天爲了要求的不滿足而哭幾場，挨母親打幾頓。你吃蛋只要吃蛋黃，不要吃蛋白，母親偶然夾一筷蛋白在你的飯碗裏，你便把飯粒和蛋白亂撥在桌子上，同時大喊「要黃！要黃！」

你以爲凡物較好者就叫做「黃」。所以有一次你要小椅子玩耍，母親搬一個小凳子給你，你也大喊「要黃！要黃！」你要長竹竿玩，母親拿一根「史的克」給你，你也大喊「要黃！要黃！」你看不起那時候還只一二歲而不會活動的軟軟。吃東西時，把不好吃的東西留着給軟軟吃；講故事時，把不幸的角色派給軟軟當。向母親有所要求而不得允許的時候，你就高聲地問；「當錯軟軟麼？當錯軟軟麼？」你的意思以爲：軟軟這個人要不得，其要求可以不允許；而阿寶是一個重要不過的人，其要求豈有不允許之理？今所以不允許者，大概是當錯了軟軟的原故。所以每次高聲地提醒你母親，務要她認明阿寶正身，允許一切要求而後已。這個一味「要黃」而專門欺侮弱小的搗亂分子，今天在那裏犧牲自己的幸福來增殖弟妹們的幸福，使我看了覺得可笑，又覺得可悲。你往日的一切雄心和夢想已經宣告失敗，開始在遏制自己的要求，忍耐自己的欲望，而謀他人的幸福了；你已將走出惟我獨尊的黃金時代，開始在嘗人類之愛的辛味了。

記得去年有一天，我爲了必要的事，將離家遠行。在以前，每逢我出門了。你們一定不高興，要阻住我，或者約我早歸。在更早的以前，我出門須得瞞過你們。你弟弟後來尋我不着，須得哭幾場。我回來了，倘預知時期，你們常到門口或半路上來迎候。我所描的那幅題曰「爸爸還不來」的畫，便是以你和你的弟弟的等我歸家爲題材的。因爲我在過去的十來年中，以你們爲我的生活慰安者，天天晚上和你們談故事，作遊戲，吃東西，使你們都覺得家庭生活的溫暖，少不來一個爸爸，所以不肯放我離家。去年這一天我要出門了，你的弟妹們照舊爲我惜別，約我早歸。我以爲你也如此，正在約你何時回家和買些甚麼東西來，不意你却勸我早去，又勸我遲歸，說你有種種玩意可以騙住弟妹們的阻止和盼待。原來你已在我和你母親談話中聞知了我此行有早去遲歸的必要，決意爲我分担生活的辛苦了。我此行感覺輕快，但又感覺悲哀。因爲我家將少却了一個黃金時代的幸福兒。

以上原都是過去的事，但是常常切在我的心頭，使我不能忘却。現在，你已做中學生，不久就要完全脫離黃金時代而走向成人的世間去了。我覺得你此行比出嫁更重大。古人送女兒出嫁詩云：「幼爲長所育，兩別泣不休。對此結中腸，義往難復留。」你出黃金時代的「義往」，實比出嫁更「難復留」，我對此安得不「結中腸」？所以現在追述我的所感，寫這篇文章來送你。你此後的去處，就是我這冊畫集里所描寫的世間。我對於你此行很不放心。因爲這好比把你從慈愛的父母身旁遣嫁到惡姑的家裏去，正如前詩中說：「自小閨內訓，事姑貽我憂。」事姑取甚樣的態度，我難於代你決定。但希望你努力自愛，勿貽我憂而已。

約十年前，我曾作一冊描寫你們的黃時代的畫集。（子愷畫集）。其序文（給我的孩子們）中曾經有這樣的話：「我的孩子們！我憧憬於你們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說出來，使你們自己曉得。可惜到你們懂得我的話的時候，你們將不復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這是何等可悲

哀的事啊！」「但是你們的黃金時代有限，現實終於要暴露的。這是我經驗過來的情形，也是大人們誰也經驗過來的情形。我眼看見兒時伴侶中的英雄，好漢，一個個退縮，順從，妥協，屈服起來，到像綿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你們不久也要走這條路呢！」寫這些話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而現在你果然已經「懂得我的話」了！果然也要「走這條路」了！無常迅速，念此又安得不結中腸啊！

廿三年歲暮，編輯近作漫畫，定名為人間相，付開明出版。編輯既竟，取十年前所刊子愷畫集比較之，自覺畫趣大異。讀序文，不覺心情大異。遂寫此篇，以為人間相輯後感。

雲
霓

這是去年夏天的事。

兩個月不下雨。太陽每天曬十五小時。寒暑表中的水銀每天爬到百度之上。河底處處向天。池塘成爲窪地。野草變作黃色而矗立在灰白色的乾土中。大熱的苦悶和大旱的恐慌充塞了人間。

室內沒有一處地方不熱。坐櫬子好像坐在銅火爐上。按桌子好像按着了煙囪。洋蠟燭從台上彎下來，彎成磁鐵的形狀，薄荷錠在桌子上放了一會，旋開來統統溶化而蒸發了。狗子伸着舌頭伏在桌子底下喘息，人們各佔住了一個門口而不息地揮扇。揮的手腕欲斷，汗水是還不絕地流。汗水

雖多，飲水却成問題。遠處挑來的要四角錢一擔，倒在水缸裏好像乳汁，近處挑來的也要十個銅板一擔，沈澱起來的有小半擔是泥。有錢買水的人家，大家省省地用水。洗過面的水留着洗衣服，洗過衣服的水留着洗褲。洗過褲的水再留着澆花。沒有錢買水的人家，小腳的母親和數歲的孩子帶了桶到遠處去扛。每天愁熱愁水，還要愁未來的旱荒。遲耕的地方還沒有種田，田土已硬得同石頭一般。早耕的地方苗秧已長，但都變成枯草了。盡驅全村的男子踏水。先由大河踏進去小河，再由小河踏進港汊，再由港汊踏進田裏。但一日工作十五小時人們所踏進來的水，不夠一日照臨十五小時太陽的蒸發。今天來個消息。西南角上的田禾全變黃色了；明天又來個消息，運河岸上的水車增至八百幾十部了。人們相見時，最初徒喚奈何：「只管不下雨怎麼辦呢？」「天公竟把落雨這件事根本忘記了！」但後來得到一個結論，大家一見面就惶恐地相告：「再過十天不下雨，大荒年來了！」

此後的十天內，大家不暇愁熱，眼巴巴的只望下雨。每天一早醒來，第一件事是問天氣。然而天氣只管是晴，晴，晴……一直晴了十天。第十天以後還是晴，晴，晴……晴到不計其數。有幾個人絕望地說：「即使現在馬上下雨，已經來不及了。」然而多數人並不絕望：農人依舊拚命踏水，連黃髮垂髻都出來參加。鎮上的人依舊天天仰首看天，希望牠即刻下雨，或者還有萬一的補救。他們所以不絕望者，爲的是十餘日來東南角上天天掛着幾朵雲霓，牠們忽浮忽沈，忽大忽小，忽明忽暗，忽聚忽散，向人們顯示種種欲雨的現象，維持着他們的一線希望，有時牠們升起來，大起來，黑起來，似乎義勇地向踏水的和看天的人說。「不要失望！我們帶雨來了！」於是踏水的人增加了勇氣，愈加拚命地踏，看天的人得着了希望，欣欣然有喜色而相與歡呼：「落雨了！落雨了！」年老者搖着雙手阻止他們：「喊不得，喊不得，要嚇退的啊。」不久那些雲霓果然被嚇退了，牠們在炎陽之下漸漸地下去，少起來，淡起來，散開去，終於隱伏在

地平線下，人們空歡喜了一場，依舊回進大熱的苦悶和大旱的恐慌中。每天有一場空歡喜，但每天逃不出苦悶和恐怖。原來這些雲霓只是掛着給人看看，空空地給人安慰和勉勵而已。後來人們都看穿了，任牠們五色燦爛地飄遊在天空，只管低着頭和熱與旱奮鬥，得過且過地度日子，不再上那些虛空的雲霓的當了。

這是去年夏天的事。後來天終於下雨，但已無補於事，大荒年終於出現。現在，農人啖着糠糶，工人閒着工具，商人守着空櫃，都在那裏等候蠶熟和麥熟，不再回憶過去的舊事了。

我現在爲甚麼在這裡重題舊事呢？因爲我在大旱時曾爲這雲霓描一幅畫。現在從大旱以來所作畫中選出民間生活描寫的六十幅來，結集爲一冊書，把這幅雲霓冠卷首，就名其爲書雲霓：這也不僅是模仿關雎，葛覃，取首句作篇名而已。因爲我覺得現代的民間，始終充塞着大熱似的苦悶和大旱似的恐慌，而且也有幾朵雲霓始終掛在我們的眼前，時時用美好的形

態來安慰我們，勉勵我們，維持我們生活前途的一線希望，與去年夏天的狀況無異。就記述這狀況，當作該書的代序。

記述既畢，自己起了疑問：我這雲霓能不空空地給人玩賞麼？能滿足大旱時代的渴望麼？自己知道都不能。因為這里所描的雲霓大小了，太多了。僅乎這幾朵怎能沛然下雨呢？恐怕也只能空空地給人玩賞一下然後任其消沈到地平線底下去的吧。

畫集雲霓（天馬版）代序，廿四年三月十九日作。

都會之音

都會常把物質文明所產生的精巧，玲瓏，而便利的種種用品輸送到鄉村去，或顯示給鄉村看。這好像是都會對鄉村的福音，其實却害苦了鄉村的人！他們在粗陋，簡朴，荒涼，寂寞的環境裏受了這種進步的物品的誘惑，便熱烈地憧憬於繁華的都會生活的幸福，而在相形之下愈覺自己這環境的荒寂與生活的不幸，然而不能插翅飛向都會去。這好比把麩脂，花粉，弓鞋，月棉投進無期徒刑的男牢裏。

從前有一句俗語，形容局部與全體的關係的，叫做「拾得了蘇州襪帶兒」。意思是說：布衣草裳的鄉下窮人拾了一隻當時認為服裝最時髦的

蘇州人的襪帶兒，須得把原有的襪，鞋，褲，衣，帽，以至房子，老婆等統統換過，方才配用。不換過時，用了這襪帶兒不配得可笑。現在都會把物質文明所產生的各種精巧，玲瓏，而便利的用品輸送到窮鄉去，正同教鄉下人拾得蘇州襪帶兒一樣。若要使他們合用，須得把鄉村全部改造；不改造時，其不配也可笑。

小小的一匣火柴，在鄉村里，有時被顯襯得異常精巧。因為那里還有火鉢頭的存在。燒飯時放些火灰在鉢裏，種兩個柴頭在裏面，便可一天到晚有火，而不費一文。所以他們不得已時不擦火柴，買了一匣火柴可以用個把月。然而近來都會裏輸送過來的火柴，忽然匣子扁了，分量減少而價錢增貴了。這在都會人看來原是物品的進步，塞在洋裝或摩登服裝的袋裏此前便利得多了；至於量少價貴，差一兩個銅板有甚麼關係呢？然而鄉下人想不通這個用意，享不到這種便利。不得已時，也只得買一匣扁火柴來和火鉢頭並列着。都會人對於扁火柴還不滿足，又造出精巧玲瓏的打火燈

來，也把牠們輸送到鄉村去。有時打火燈也同火鉢頭會在一塊，看了覺得好笑。又如香煙這種消耗品，近年來流行的普遍實在可驚。鄉村裏的老太太出街時，爲了手頭找不到水煙筒，有時也用拇指和食指撮住了一根香煙在扁嘴裏吸，樣子怪新奇。至於鄉村的毛頭小夥子，吸香煙已成了常事。三個銅板買兩支，把一支儲藏在耳朵裏，拿一支來吸。一時用脫三個銅板數目原也不大，然而連日累月地計算起來，香煙的用費比從前吸老煙貴到數倍，鄉下人暗中被香煙的誘惑騙去不少的錢！在沒有流行這種便利的煙草以前，鄉下人出街時自帶老煙筒，不帶的也可以到店家去白吸幾筒水煙。然而現在與前不同：身上有幾個銅板的人出門就不帶煙筒，店家也不再備煙請客。因爲街口，市稍，處處都有香煙的零售處了。原匣的香煙，裏面有燦爛發光的錫紙包，五彩精印的畫片，外面有精美華麗的紙匣兒。這些裝璜都是在物質文明的都市裏用進步的機器製出來的。然而放在土岸上蘆葦棚下的茶攤上許多衣衫襤褸的人所圍繞的板桌上，其不調和也很可

笑。若拿這些吃茶人和畫片上所繪的摩登女子比較起來，前者都好像是石器時代的原始人；不然，後者便好像是一種玩具。都會人當作果壳兒拋棄的香烟罐頭，鄉下老太太討得了一個視同無價之寶，供在爐山上當茶葉瓶，令子孫世世代代地寶用下去。

小小一粒洋鈕扣，在鄉村裏也難得妥當的地方可以安置。這是機器的產物，原爲洋裝的襯衫，「大英皮」的皮鞋等服裝而製造。一到鄉村裏，就被裝在老布棉衣的襟上，三寸金蓮的高高的脚山上。還有種種「摩登」的衣料，上面織着與都會裏舞場上的環境相配的圖案，也輸送到窮鄉僻壤里去推銷。有時披在跪在城隍菩薩面前求籤的女子身上，有時裹在扶着鳳冠霞皮的新娘子上花轎的女僕相身上。這種地方有時還有洋裝人物出現，使人看了興起時代錯誤之感。洋裝的人在這種環境裏真被待慢：冬天，鄉村的房子前後通風，不裝火爐，在室內不脫帽子和大衣有乖洋風，脫了實在冷不可當。夏天，鄉村裏既無風扇，又無飽冰，更無冷氣。重重疊疊的

汗衫，襯衫，和上衣，外加枷鎖鍊條一般的硬領和領帶，穿了幾天可以使人發癢。「大英皮」鞋走在尖角石子的路上要擦破皮，走在泥路上要滑交，腳趾兒非時時用勁不可。我推想他們在艱苦的時候一定會惦記起都會來：冬暖夏涼的洋房，開闊的水門汀，平整的柏油路，閃亮的漆地板，以及軟軟的地毯。也許他們自認爲都會之人，不幸而暫時流落在這破陋的鄉村里的；也許他們抱着大志，要改造全部鄉村的環境來適應他們的服裝，同換過全身衣服，房子，和老婆來配用蘇州襪帶兒一樣。

飲食方面也有這種狀態：汽水和各種洋式糖果近來也輸送到鄉下去。汽水的味道並不特別好，飲了不醉也不飽；不過據說是用蒸溜水製的，作爲夏日的飲料大合衛生。衛生是「性命交關」的事，誰敢反對呢？然而據我所見，勵行衛生大都不能徹底，實甚可惜。怕毒菌和微生物的人，要把水煮得沸，要把菜蔬煮得熟。然而他們對於杯，碗，筷，瓢，以及廚子的用具和手，却不甚徹底調查其清潔與否。這種器具的清潔與否，不想則已，

細想起來都是靠不住的。防接觸傳染的人，裹足不到疾病流行的地帶去，絕對不到病人死人的家裏去。然而他們出門坐電車時也用手吊住車門口的銅柱，旋開車箱的門，拉住車箱內的拉手。他們換兌及買物時也會接受不知經過誰人的手的銀洋，角子，和銅板，而且把牠們寶藏在懷中。這種銅柱，門門，拉手，和銀洋，角子，銅板上面，有沒有病菌停留着呢？天曉得！還有防空氣傳染的人，出門用套子把口鼻蒙住。然而他吃飯時能否也戴套子？他的家裏能否自製一種空氣，使與外界的大氣完全隔絕？總之，勵行衛生原可以減少傳染的機會，但是很不徹底。而在鄉村「馬虎」尤其。這蒸溜水製的汽水，原是注重衛生而又生活闊綽的都會人的飲料。他們能以蒸溜的汽水代茶喝，在衛生上總較好些；況且有錢沒處用，樂得闊綽吧。然而這東西流行到鄉村來，很不適當。並非說鄉村的人都賤，不配飲汽水。實因與鄉村生活的「馬虎」習慣和環境不合。常見小市鎮上狹狹的一條市河裏，上流有人洗馬桶，下流有淘米，或者挑飲水。常見鄉村人

家的飯籬上，烏叢叢地蓋着一層蒼蠅。當見飯粒裏夾着蒼蠅的死骸。而見者和吃者皆括不爲怪。度着這樣「馬虎」生活的人，其實無需乎出重價購飲蒸溜的汽水。然而都會管自把汽水送到鄉下來。那些汽水瓶兒亮晶晶地倒掛在鄉村的糖果店門口，怪誘惑的。身上有二隻角子的好奇者都要嘗試一下看。開瓶時先嚇壞了幾個旁觀者，然後用大拇指盡力抵住瓶口，總算飲了噴剩的大半瓶汽水。然而大拇指上的汗汁和齷齪也一併飲進在肚裏了。洋式的糖果，聽說曾在鄉村間鬧過笑話；曾有人把橡皮糖的渣滓吞下肚子裏去；覺悟了這錯誤之後，他吃杏仁糖時舐盡了外面的糖衣，就把內藏的杏仁當作果核，吐在地上給狗子吃。都會的「吃客」在這點上可以驕人，笑指這鄉村人爲「豬頭三」。「吃客」和「豬頭三」，都是時代錯誤的現世社會中的可笑的產物。

交通的發達，常把都會的面影更整塊地顯示給鄉村人看，對他們作更強的誘惑。火車所穿過的地方，處處是矮屋茅棚集成的鄉村。當電燈開得

閃亮的特別夜快通車的頭等車箱載了正在噴雪茄，吃大菜的洋裝闊客而通過這些鄉村的時候，在鄉村人看來正像一朵載着一羣活神仙的彩雲飛馳而過。由此想見都會真是天堂一般的地方！然而在他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飛機軋軋地在鄉村的天空中盤旋。有時司機人要裝威風給鄉下人看，故意飛得很低，幾乎帶倒了草棚的屋脊，嚇得屋裏的人逃出屋外來，屋外的人逃進屋裏去。慢吞吞地盪着擺渡船的人舉頭望着風馳電掣的飛機，當作傳說裏的大鵬鳥看，不相信這是和他的擺渡船同類的一種交通用具。

最活躍地把都會之音輸送到鄉村來誘惑鄉下人的，莫如最近盛行的無線電收音機。不久以前，鄉下的老太太聽了留聲機「唱洋戲」，曾經猜疑有小人躲在小箱裏面吹唱。這個疑案尚未解決，現在又來了一種不須轉動而自會吹彈歌唱的小箱子。以前的留聲機所唱的，雖然鄉下人都稱爲「洋戲」，其實就是鄉間常演的「戲文」裏的腔調，鄉下人都會鑑賞；這不是都會專有之音，而是鄉村原有之音，故對於環境總算是調和的。現在的收

音機所發的音，就有許多與鄉村很不調和的都會之音：油腔滑調的對白，都會風的彈唱，「像煞有介事」的演說，「肉麻連氣」的跳舞音樂，加之以各大馬路各大商店的廣告。嬌的的女聲抑揚頓挫地說着：「諸位要做新式服裝請到×馬路××綢緞局。花樣時新，價錢便宜，招待誠懇。公館裏只要打電話，立刻把花樣送到，電話號碼×××××，請注意」。「諸位要吃大菜，請到×馬路××公司，物事精美，招待周到，座位幽雅，價錢相巧」。下面仰起了頭聽着的是一班鶉衣百結而面有菜色的農人，不過這菜色不大菜之色。收音機不啻是專把都會繁華的幸福報告給窮屈的鄉村人聽的機器。

以上所說，自火柴以至收音機，都是物質文明對人類的貢獻，都好像是都會給鄉村的福音。然而鄉村人從這些所受得甚麼呢？無他，只有驚異，誘惑，和可笑的不稱。「鄉下人拾得蘇州襪帶兒」，原是不用的，除非換過周身的衣服，造過房子，討過老婆。現在中國無數的鄉村，好比無

數拾得了蘇州襪帶兒的鄉下人，但他們都沒有換過衣服，造過房子，討過老婆，而被強迫用着這條時髦的襪帶兒，因此演成了可笑的狀態。

都會之音用了種種方式而傳達到鄉村去，使得鄉村好像鄉下人拾得了蘇州襪帶兒。鄉村之音也可用種種方式傳達到都會裏去。但恐都會對他們好像蘇州人拾得了鄉下破草鞋，丟進垃圾桶里了。

畫集都會之音（天馬版）代序。廿四年四月十二日作。

談自己的畫

去秋語堂先生來信，屬我寫一篇談漫畫。我答允他定寫，然而只管不寫。爲甚麼答允寫呢？因爲我是老描「漫畫」的人，約十年前曾經自稱我的畫集爲「子愷漫畫」，在開明書店出版。近年來又不斷地把「漫畫」在各雜誌和報紙上發表，惹起幾位讀着的評議。還有幾位出版家，慣把「子愷漫畫」四個字在廣告中連寫起來，把我的名字用作一種畫的形容詞；有時還把我夾在兩個別的形容詞中間，寫作「色彩子愷新年漫畫」。（見開明書店本年一月號中學生廣告。）這樣，我和「漫畫」的關係就好像很深。近來我被各雜誌催稿，隨便甚麼都談，而獨於這關係好像很深的

「漫畫」不談，自己覺得沒理由，而且也不願意，所以我就答允他一定寫稿。爲甚麼又只管不寫呢？因爲我對於「漫畫」這個名詞的定義，實在沒有弄清楚：說牠是諷刺的畫，不盡然；說牠是速寫畫，又不盡然；說牠是黑和白的畫，有色彩的也未始不可稱爲「漫畫」；說牠是小幅的畫，小幅的不一定都是「漫畫」。……原來我的畫稱爲漫畫，不是我自己作主的，十年前我初描這種畫的時候，文學週報編輯部的朋友們說要拿我的「漫畫」去在該報發表。從此我才知我的畫可以稱爲「漫畫」，畫集出版時我就遵用這名稱，定名爲「子愷漫畫」。這好比我的先生（從前浙江第一師範的國文教師單不厂先生，現在已經逝世了。）根據了我的單名「仁」而給我取號爲「子愷」，我就一直遵用到今。我的朋友們或者也是有所根據而稱我的畫爲「漫畫」的，我就信受奉行了。但究竟我的畫爲甚麼稱爲「漫畫」？可否稱爲「漫畫」？自己一向不曾確知。自己的畫的性狀還不知道，怎樣能夠普遍地談論一般的漫畫呢？所以我答允了寫稿之後，躊躇滿

胸，只管不寫。

最近語堂先生又來信，要我履行前約，說不妨談我自己的畫。這好比大考時先生體卹學生抱佛脚之苦，特把題目範圍縮小。現在我不可不繳卷了，就帶着眼病寫這篇稿子。

把日常生活的感興用「漫畫」描寫出來——換言之，把日常所見的可驚可喜可悲可哂之相，就用寫字的毛筆草草地圖出來——聽人拿去印刷了給大家看，這事在我約有了十年的歷史，彷彿是我的一種習慣了。中國人崇尚「不求人知」，西洋人也有“*What's in your heart let no one know*”的話。我正同他們的相反，專門畫給人家看，自己却從未仔細回顧已發表的自己的畫。偶然在別人處看到自己的畫冊，或者在報紙，雜誌中翻到自己的插畫，就好比在路旁的商店的樣子窗中的大鏡子裏照見自己的面影，往往一瞥就走，不願意細看。這是甚麼心理？很難自知。勉強平心靜氣地觀察自己，大概是爲了太稔熟，太關切，表面上反而變疎遠了的原

故。中國人見了朋友或相識者都打招呼，表示互相親愛；但見了自己的妻子，反而板起臉孔不答白，表示疎遠的樣子。我的不歡喜仔細回顧自己的畫，大約也是出於這種奇妙的心理的罷？

但現在我要寫這個題目，非仔細回顧自己的畫不可了。我找集從前出版的子愷漫畫，子愷畫集，等書來從頭翻閱。又把近年來在各雜誌和報紙上發表的畫的副稿來逐幅細看。想看出自己的畫的性狀來，作為本題的材料。結果大失所望。我全然沒有看到關於畫的事，只是因了這一次的檢閱，而把自己過去十年間的生活與心情切實地回味了一遍，心中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感慨，意把畫的一事完全忘却了。

因此我終於不能談自己的畫。一定要談，我只能在這裏談談自己的生活和心情的一面，拿來代替談自己的畫罷。

約十年前，我家住在上海。住的地方遷了好幾處，但總無非是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至多添了一間過街樓。現在回想起來，上海這地方真

是十分奇妙：看似那麼忙亂的，住在那裏却非常安閒，家庭這小天地可與忙亂的環境判然地隔離而安閒地獨立。我們住在鄉間，鄰人總是熟識的，有的比親戚更親切；白天門總是開着的，不斷地有人進進出出；有了些事總是大家傳說的，風俗習慣總是大家共通的。住在上海完全不然；鄰人大都不相識，門鎖日嚴扃着，別家死了人與你全不相干。故住在鄉間看似安閒，其實非常忙亂；反之，在上海看似忙亂，其實非常安閒。關了前門，鎖了後門，便成一個自由獨立的小天地。在這裏面由你選取甚樣風俗習慣的生活：寧波人儘管度寧波俗的生活，廣東人儘管度廣東俗的生活。我們是浙江石門灣人，住在上海時也只管說石門灣的土白，吃石門灣式的飯菜，度石門灣式的生活；却與石開灣相去千里。現在回想，這真是一種奇妙的生活！

除了出門以外，在家裏所見的只是這個石門灣式的小天地。有時開出後門去，換掉些頭髮（子愷畫集六四頁）有時從過街樓上掛下一隻籃去買

兩隻糰子，（子愷漫畫七〇頁），有時從洋台眺望屋瓦間浮出來的紙鳶，（子愷漫畫六三頁），知道春已來到上海。但在我們這個小天地中，看不出春的來到。有時幾乎天天同樣，辨不出今日和昨日。有時連日沒有一個客人上門，我妻每天的公事，就是傍晚時光抱了瞻瞻，攜了阿寶，到弄堂門口去等我回家。（子愷漫畫六九頁。）兩歲的瞻瞻坐在他母親的臂上，口裏唱着「爸爸還不來，爸爸還不來！」六歲的阿寶拉住了她娘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和唱。瞻瞻在馬路上擾攘往來的人羣中認到了帶着一疊書和一包食物回家的我，突然地歡呼舞蹈起來，幾乎使他母親的手臂撐不住。阿寶陪着他下面跳舞，也幾乎撕破了她母親衣裾。他們的母親呢，笑着喝罵他們。當這時候，我覺得自己立刻化身爲二人。其一人做了他們的父親或丈夫，體驗着小別重逢時的家庭團圓之樂；另一個人呢，遠遠地站了出來，從旁觀察這一幕悲歡離合的活劇，看到一種可喜又可悲的世間相。

他們這樣地歡迎我進去的，是上述的幾與世間絕緣的小天地。這裏是

孩子們的天下。主宰這天下的，有三個角色，除了瞻瞻和阿寶之外，還有一個是四歲的軟軟，彷彿羅馬的三頭政治。日本人有 Tototenka（父天下），Kakatenka（母天下）之名，我當時曾模仿他們戲稱我們這家庭爲 Tsetsutenka（瞻瞻天下）。因爲瞻瞻在這三人之中勢力最盛，好比羅馬三頭政治中的領宵。我呢，名義上是他們的父親，實際上是他們的臣僕；而我自己却以爲是站在他們這政治舞台下面的觀劇者。喪失了美麗的童年時代，送盡了蓬勃的青年時代，而初入黯淡的中年時代的我，在這羣真率的兒童生活中夢見了自己過去幸福，覓得了自己已失的童心。我企慕他們的生活天真，豔羨他們的世界廣大。覺得孩子們都有大丈夫氣，大人比起他們來，個個都虛僞卑怯。又覺得人世間各種偉大的事業，不是那種虛僞卑怯的大人們所能致，都是具有孩子們似的大丈夫氣的人所建設的。

我翻到自己的畫冊，便把當時的情景歷歷地回憶起來。例如：他們跟了母親到故鄉的親戚家去看結婚，回到上海的家裏時也就結起婚來。他們

派瞻瞻做新官人。親戚家的新官人曾經來向我借一頂銅盆帽，（註：當時我鄉結婚的男子，必須戴一頂銅盆帽，穿長衫馬褂，好像是代替清朝時代的紅纓帽子外套的。我在上海日常戴用的呢帽，常常被故鄉的鄉親借去當作結婚的大禮帽用。）瞻瞻這兩歲的小新官人也借我的銅盆帽去戴上了。他們派軟軟做新娘子。親戚家的新娘子用紅帕子把頭蒙住，他們也拿母親的紅包袱把軟軟的頭蒙住了。一個戴着銅盆帽好像蒼蠅戴豆壳；一個蒙着紅包袱好像獼猴扮地戲；但兩人都認真得很，臉孔板板的，跨步緩緩的，活像那親戚家的結婚式中的人物。寶姊姊說「我做媒人，」拉住了這一對小夫婦而教他們參天拜地，拜好了又送他們到用凳子搭成的洞房裏（見禮畫集三七頁）。

我家沒有一個好凳子，不是斷了脚的，就是擦了漆的。牠們當凳子給我們坐的時候少，當遊戲工具給孩子們用的時候多。在孩子們，這種工具的用處真真廣大：請酒時可以當桌子用，搭棚棚時可以當牆壁用，做客人

時可以當船用，開火車時可以當車站用。他們的身體比凳子高得有限，看他們搬來搬去非常吃力。有時汗流滿面，有時被壓在凳子底下。但他們好像爲生活而拚命奮鬥的勞動者，決不辭勞。汗流滿面時可用一雙泥污的小手來揩摸，被壓去凳子底下時只要哭脫幾聲，就帶着眼淚去工作。他們真可說是「快活的勞動者」。（子愷畫集三四頁）哭的一事，在孩子們有特殊效用。大人們慣說「哭有甚麼用？」原是爲了他們的世界狹窄的原故。在孩子們的廣大的世界裏，哭真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譬如跌痛了，只要盡情一哭，比服凡拉蒙靈得多，能把痛完全忘却，依舊遨遊於遊戲的世界中。又如泥人跌破了，也只要放聲一哭，就可把泥人完全忘却，而熱中於別的玩具。（子愷畫集一六頁。）又如花生米吃得不够，也只要號哭一下便好像已經吃飽，可以起勁地去幹別的工作了（子愷畫集六六頁）總之，他們幹無論甚麼事都認真而專心，把身心全部的力量拿出來幹。哭的時候用全力去哭，笑的時候全力去笑，一切遊戲都用全力去幹。幹一件事的時

候，把除這以外的一切別的事統統忘却。一旦拿了筆寫字，便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紙上。（子愷漫畫六八頁）紙放在桌上的水痕裏了也不管，衣袖帶翻了墨水瓶也不管，衣裳角拖在火鉢裏燃燒了也不管。一旦知道同伴們有了有趣的遊戲，冬晨睡在床裏的會立刻從被窩攢出，穿了寢衣來參加；正在換衣服的會赤了膊來參加；（子愷漫畫九〇頁）正在洗浴的也會立刻離開浴盆，用濕淋淋的赤身去參加。被參加的團體中的人們對於這浪漫的參加者也恬不為怪，因為他們大家把全精神沈浸在遊戲的興味中，大家入了「忘我」的三昧境，更無餘暇顧到實際生活上的事及世間的習慣了。

成人的世界，因為受實際的生活和世間的習慣的限制，所以非常狹小苦悶。孩子們的世界不受這種限制，因此非常廣大自由。年紀愈小，其所見的世界愈大。我家的三頭政治團中勢力最大的瞻瞻，便是爲了年紀最小，所處的世界最廣大自由的原故。他見了天上的月亮，會認真地要求父母給捉下來；（兒童漫畫，）見了已死的小鳥會認真地喊牠活轉；（子愷

畫集二八頁，)兩把芭蕉扇可以認真地變成他的腳踏車；(子愷畫集一七頁，)一隻藤椅子可以認真地變成他的黃包車(子愷畫集一八頁，)戴了銅盆帽會立刻認真地變成新官人，穿了爸爸的衣服會立刻認真地變成爸爸。(子愷漫畫九五頁，)照他的熱誠的慾望，屋裏所有的東西應該都放在地上，任他玩弄，所有的小販應該一天晚集中在我家的門口，由他隨時去買來吃弄；房子的屋頂應該統統除去，可以使他在家裏隨時望見月亮，鷓子，和飛機；眠床裏應該有泥土，種花草，養着蝴蝶與青蛙，可以讓他一醒覺就在野外遊戲。(子愷畫集二〇頁)看他那熱誠的態度，以為這種要求絕非夢想或奢望，應該是人力所能辦到的。他以爲人的一切慾望應該都是可能的。所以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便那樣憤慨地號哭。拿破崙的字典裏沒有「難」字，我家當時的瞻瞻的詞典裏一定沒有「不可能」之一詞。

我企慕這種孩子們的生活的天真，豔羨這種孩子們的世界的廣大，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練的孩子們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烏托邦，以為逃避

現實之所。但我也可笑他們的屈服於現實，忘却人類的本性。我想，假如人類沒有這種孩子們的空想的慾望，世間一定不會有建築，交通，醫藥機械等種種抵抗自然的建設，恐怕人類到今日還在茹毛飲血呢。所以我當時的心，被兒童所佔據了。我時時在兒童生活中獲得感興。玩味這種感興，描寫這種感興，成了當時我的生活的習慣。

歡喜讀與人生根本問題有關的書，歡喜談與人生根本問題有關的話，可說是我的一種習性。我從小不歡喜科學而歡喜文藝。爲的是我所見的科學書，所談的大都是科學的枝末問題，離人生根本很遠；而我所見的文藝書即使最普通的唐詩三百首，白香詞譜等，也處處含有接觸人生根本而耐人回味的字句。例如我讀了「想得故園今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便會設身處地地做了思念故園的人，或江樓相憶者之一人，而無端地興起離愁。又如讀了「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便會想起過去的許多的春花秋月，而無端地興起惆悵。我看見世間的大人都爲生活的瑣

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記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們保住天真，獨具慧眼，其言行多足供我欣賞者。八指頭陀詩之：「吾愛童子身，蓮花不染塵。罵之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對境心常定，逢人語自新。可慨年既長，物慾蔽天真。」我當時曾把這首詩用小刀刻在香煙管的邊上。

×

×

×

×

這隻香煙咀一直跟隨我，直到四五年前，有一天不見了。以後我不再刻這詩在甚麼地方。四五年来，我的家裏同國裏一樣地多難：母親病了很久，後來死了；自己也病了很久，後來沒有死。這四五年間，我心中不覺得有甚麼東西佔據着，在我的精神生活上好比一冊書裏的幾頁空白。現在，空白頁已經翻厭，似乎想翻出些下文來才好。我仔細向自己的心頭探索，覺得只有許多亂雜的東西忽隱忽現，却並沒有一物強力地佔據着。我想把這幾頁空白當作被開的幾個大「天牕」，使下文仍着繼續前文，然而很難能。因為昔日的我家的兒童，已在這數年間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少年少

女，行將變爲大人。他們已不能像昔日地佔據我的心了。我原非一定要自己的子女爲兒童生活讚美的對象，但是他們由天真爛漫的兒童漸漸變成拘謹馴服的少年少女，在我眼前實證地顯示了人生黃金時代的幻滅，我也無心再來讚美那曇花似的兒童世界了。

古人詩云：「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這兩句確切地寫出了中年人的心境的虛空與寂寥。前天我翻閱自己的畫冊時，陳寶（就是阿寶，就是做媒人的寶姊姊），寧馨（就是做新娘子的軟軟），華瞻（就是做新官人的瞻瞻）都從學校放寒假回家，站在我身邊同看。看到「瞻瞻新官人，軟軟新娘子，寶姊姊做媒人」的一幅，大家不自然起來。寧馨和華瞻臉上現出忸怩的笑，寶姊姊也表示決不肯再做媒人了。他們好比已經換了另一班人，不復是昔日的阿寶，軟軟和瞻瞻了。昔日我在上海的小家庭中觀察欣賞，而描寫的那羣天真爛漫的孩子，現在似乎早已不在人間了！他們現在都已疏遠家庭，做了學校的學生。他們的生活都受着校規的

約束，社會制度的限制，和世智的拘束；他們的世界不復如昔日的廣大自由；他們早已不做房子沒有屋頂和眠床裏種花草的夢了。他們已不復是「快活的勞働者」，正在爲分數而勞働，爲名譽而勞働，爲智識而勞働，爲生活而勞働了。

我的心早已失了佔據者。我帶了這虛空而寂寥的心，彷徨在十字街頭，觀看他們所轉入的社會，我想像這裏面的人，個個是從那天真爛漫廣大自由的兒童世界裏轉出來的。但這裏沒有「花生米不滿足」的人，却有許多麵包不滿足的人。這裏沒有「快活的勞働者」，只見瑣着眉頭的引車者，無食無衣的耕織者，挑着重擔的頹白者，掛着白鬚行乞者。這裏面沒有像孩子世界裏所聞的號陶的哭聲，只有細弱的呻吟，吞聲的嗚咽，幽默的冷笑，和憤慨的沉默。這裏面沒有像孩子世界中所見的不屈不撓的大丈夫氣，却充滿了順從，屈服，消沉，悲哀，和詐僞，險惡，卑怯的狀態。我看到這種狀態，又同昔日帶了一疊書和一包食物回家，而在弄堂門口看

見我妻提攜了瞻瞻和阿寶等候着那時一樣，自己立刻化身爲二人，其一人做了這社會裏的一分子，體驗着現實生活的辛味，另一人遠遠地站出來，從旁觀察這些狀態，看到了可驚可喜可悲可哂的種種世間相。然而這情形和昔日不同：昔日的兒童生活相能「佔據」我的心能使我歸順牠們；現在的世間相却只是常來「襲擊」我這空虛寂寥的心而不能佔據，使我歸順。因此我的生活的冊子中，至今還是繼續着空白的頁，不知道下文是甚麼。也許空白到底，亦未可知啊。

×

×

×

爲了代替談自己的畫，我已把自己十年來的生活和心情的一面在這裏談過了。這文章的題目不妨寫作「談自己的畫」。因爲：一則我的畫與我的生活相關聯，要談畫必須談生活，談生活就是談畫。二則我的畫既不摹擬甚麼八大山人，七大山人的筆法，也不根據甚麼立體派，平面派的理論。只是像記賬般用寫字的筆來記錄平日的感興而已。故關於畫的本

身，沒有甚麼話可談；要談也只能談談作畫的因緣罷了。

廿四年二月四日

我的書：芥子園畫譜

「我的書」，這題目很廣大。我雖非藏書家，大大小小，新新舊舊，也有四五櫃的書，不知當從那一冊說起？先揀最漂亮一點的來說罷。假定價貴就是漂亮，先揀價最貴的來說罷。我所有的書中，價最貴的要算去年向有正書局買來的一部芥子園畫譜。這部書共分三集，第一集四冊，定價六元。第二集又四冊，定價又六元。第三集也是四冊，定價却是三十二元。全書一共定價四十四元。我托書店代買，照同行打九折，實出大洋三十九元六角。在我所有書中，這部要算最貴的了。次貴的書，其價不及此書之半。

先談我買這書的動機：我學畫從西洋畫法的石膏模型木炭寫生入手，一向不會要求畫譜。以前看見別人拿出芥子園臨摹，便鄙視他。一則爲了有幾個人所臨摹的芥子園，是書攤上幾只角子一部的油光紙的石印本。那本子不是照相落石的，是由人用手臨摹而石印的。我雖不嫻中國畫，也能一望而知其失真。假如這種本子裏的筆墨照原本打個對折，臨摹的人所摹得的又打一個對折，這人所學得的實在無幾。怪不得中國的畫運要衰微了。我認爲這些手摹石印本的芥子園畫譜比低級趣味的書更爲低級，是畫匠所用的東西。二則，根本我認爲學畫須以自然爲師，不必臨摹古本。由臨摹而得的畫法，往往落套，譬如樹的畫法，橋的畫法，亭的畫法等，在他們心中已有了一定型。人的畫法也如此，所以二十世紀的中國畫家還在那裏寫綸巾，道袍，紅袖，翠帶的古裝人物，形成「時代錯誤」的狀態。故我以爲學畫不須學畫譜，對於芥子園的存在根本地懷疑。因此，我一向鄙視芥子園。我所以肯買這冊書，爲的是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條蘭的立

幅的旁邊的花盆架上供着一盆真的蘭花。把實物與畫對照地看了一會，覺得中國畫的象徵的表現法，真是奇妙：並不肖似實際的蘭花，却能力強地表出蘭花所有的特點。這有些兒近于漫畫手法，比石膏模型寫實的畫法輕快得多。此後我對中國畫漸漸地懷着好感。對芥子園的鄙視也漸漸消失了。偶然遇到這部書，我也仔細地翻閱。覺得這是一部中國畫的教科書。分門別類，擇要示範；雖非名家真蹟，也可謂具體而微。可惜翻印的本子太壞，不免毫厘千里之差。因此我聞知有正書局有精印的本子發賣，就決心去買一部。我買牠來非爲臨摹，只許閱讀。古人稱看畫爲「讀畫」，我沒有這樣神會默悟的觀照工夫。現在所謂「閱讀」，也只是說同讀書一樣翻翻而已。詳言之，我預備拿這畫譜中所描的東西來同實物對照，全從前對照蘭花和其立幅一樣。我想由此看出實物形態和書中形態的差異，因而探求中國畫的表現方法一般的規則。說「一般的規則」，似乎太科學的。主張氣韻生動的中國畫家看了，定要笑我太死板。但我也以爲古代的畫論

太玄妙，中國畫倘要繼續牠的血食，在某限度內也非受一下科學的洗禮不可。雖然我生活煩忙，立此志已有一二年而終於未有所得，但「理想是事實之母」，假我數年，五十以學中國畫，也一定可以得到一個結果——成工或失敗。這是我買芥子園的動機。

我先買一第二集，梅蘭竹菊譜。因為一則我聽某人說學中國畫須從四君子入手，所以先買牠。二則我覺得中國畫譜中所載的大多數是古代社會的模樣，古代人的衣服，古代的生活，與現世相去太遠，無從找到實物來對照研究。四君子沒有古裝與今裝，便於作上述的研究，所以我先看中牠們。印刷果然比石印本高明得多。然而我終於沒有工夫特地找梅蘭竹菊來和畫譜中的四君子新照研究。只是翻了三次——真不過三次：初買來時翻了一次。後來別人借去看了幾天，拿來還我時，又乘便翻了一次。最近想寫這篇文章時又翻一次。不過有了這冊之後，我每逢看着梅蘭竹菊的時候，比以前要注意些。我想：「古人是看了這東西而想出那種畫法來的。

我也何妨來驗一下這創作的心理看。於是出神地看了幾眼。雖然都是匆忙地，偶然地，終於沒有發見甚麼「至理」，但有時也感到一種興味。有興味，總是有作用的原故。有作用，也許其作用近於那「至理」了。我常常拿這樣的一念來自慰。然實際上終於未有所獲得。只是在那序文中看了二句不能忘却的話。「康熙辛巳菊月雒州余椿題於秦淮」的梅菊譜序中，有這樣的兩句：

『詩文字畫，皆爲豐歲之珍，飢年之粟。』

我最初看到，想給他在「飢年」二字上面加一「非」字。後來一位朋友說我太淺薄了。他就代作者想出二種解釋來：一者，飢的原因倘是自然力，例如水災或火災，這是天譴。古人有知天命而善於安貧樂道者。則詩文字畫之道，可爲他們的飢年之粟。二者，飢年的原因倘是人力，這是人禍。詩文字畫倘能與時代社會相關，也可以替代飢民求粟的哭聲，所以這句話也說通。我想，其然，豈其然歟？究竟本意如何，只有回到康熙年間

去問問作者才能知道。

後來我又聽人說，學中國畫宜從畫石入手，就繼續去買含有石譜的第一集。我想，西洋畫以裸體女人為基本練習，中國畫以石為基本練習，這對照非常奇妙。前者太柔而後者太剛，前者太活而後者太死，前者太有情後者太無情了。但是我覺得也有兩個共通點：一者都是自然物，二者都是形態複雜而變化無定的。人體多曲線，其形態有種種而變化無定，石多直線，其形態也有種種而變化無定。故西洋畫筆法密緻而中國畫筆法疏朗。西洋畫中描一株樹也用肢體似的線條，中國畫中描一個人也用石紋似的衣褶。我買了石譜之後，看見了石頭似覺很有意思。那些崎嶇的無名的形狀，都能使我看出一些表情來，因而回想過去在各種的中國畫中的所見，我覺得學中國畫從石入手之說，比從四君入手之說更為合理。理由這樣：無名的形象（例如石），比有名的形象（例如四君子）宜作基本練習的題材。因為牠無名，觀察時可以屏棄一切先入觀念而看到純粹形象。西洋畫

的基本練習雖然是人體（石膏型或莫特爾），但專門研究者常不畫全體而畫 torso，就是肢體的一部分。便是取其近于無名的純粹形象而適於基本練習的原故。有些人看見畫家描一個沒頭的人，或者沒有肢體的一段胴部，或者僅描背部和臀部，拿到展覽會裏去出品，不免要笑他們；這殺頭斷腿的形狀可怕之極，豈可當作畫供人欣賞？不知在西洋畫家自技術的苦心爲根據。可見世間是非真難說的。未曾身入其境，不知此中甘苦，信口批評，有時不免冤枉。以前我之鄙視芥子園也是其一例。

後來我在病中聽人說，芥子園三集出版了。我料想也是六塊錢一部的；即使上下，相差總看得見。便人寫信給上海的友人，托他去買。想以此爲病中的消閒品。不久書寄到，發票亦到，票上寫着定價三十二元，九折實洋也要廿八元餘。我最初覺得有些兒肉痛。打開書來一看，又有些兒失望，只有兩本是畫，餘兩本中一半是木版大字的畫論，一半是花卉虫鳥的描法。早知如此，我不買這第三集了。然而已經買了，總要看出牠一些

好處來，方才可以自慰。翻了一遍，果然也發見些好處：這裏有兩本全是花卉翎毛的彩色畫，而且是人工木版套印的。一幅上多至五六套顏色，而且每一色又有濃淡之不同。說這是人工印的，幾乎不能使人相信。後來我聽人說，才知道印的工夫的確很大，那些濃淡全靠用手在版子上做出來的。我沒有看見過這種印刷工場，但憑想像，恐怕印一張所費工夫，同照樣臨摹一張相差不遠。不過難得這樣正確而敏捷的臨手，所以還是用模子印。但這時對我真是出力不討好。我平素不大歡喜看工筆細寫的畫。我以為與其看毛羽色澤完全逼真的翡翠鳥的畫，不如到動物院裏去看看真的翡翠；與其看花瓣一個不少而葉脈一絲不亂的月季花的畫，不如到植物園裏去看看真的月季花。結果這部芥子園第三集在我的書櫥中價值最貴，而對我的感情最薄。我常常不理睬牠。但也有歡喜這一路工筆的朋友見了，傾情地稱讚牠一番。「啊！印得真漂亮！」「完全同畫一樣！」「完全同真的一樣！」廿八塊錢，足值足值！」到底價貴就是漂亮！牠的漂亮能博

得這樣的讚譽，我也覺得「廿八塊錢，足值，足值」了。

廿四年三月九日於自長安至石門灣的舟中。

半篇莫干山遊記

前天晚上，我九點鐘就寢後，好像有甚麼求之不得似地只管輾轉反側，不能入睡。到了十二點鐘模樣，我假定已經睡過一夜，現在天亮了，正式地披衣下床，到案頭來續寫一篇將了未了的文稿。寫到二點半鐘，文稿居然寫完了，但覺非常疲勞。就再假定已經度過一天，現在天夜了再卸衣就寢。躺下身子就酣睡。

次日早晨還在酣睡的時候，聽得耳邊有了對我說話：「Z先生來了！Z先生來了！」是我姊的聲音。我睡眼朦朧地跳起身來，披衣下樓，來迎接Z先生。Z先生說：「擾你清夢！」我說：「本來早已起身了。昨天寫

完一篇文稿，寫到了後半夜，所以起得遲了。失迎失迎！」下面就是寒暄。他是昨夜到杭州的，免得夜間敲門，昨晚宿在旅館裏。今晨一早來看我，約我同到莫干山去訪L先生。他知道我昨晚寫完了一篇文稿；今天可以放心地玩，歡喜無量。興高彩烈地叫：「有緣！有緣！好像知道我今天要來的！」我也學他叫一遍：「有緣！有緣！好像知道你今天要來的！」

我們寒暄過，喝過茶，喫過粥，就預備出門。我提議：「你昨天到杭州了，西湖看膩了。我們就到莫干山罷。」「但是，赴莫干山的汽車幾點鐘開，你知道麼？」「我不知道。橫堅汽車站不遠，我們撞去看。有緣，便搭了去；倘要下午開，我們再去玩西湖。」「也好，好也。」他提了帶來的皮包，我空手，就出門了。

黃包車拉我們到汽車站。我們望見站內一個待車者也沒有；只有一個站員從窗裏探頭出來，向我們慌張地問：「你們到那裏？」我說：「到莫

「千山，幾點鐘有車？」他不等我說完用手指着賣票處亂叫：「趕快買票，就要開了。」我望見裏面的站門口，赴莫千山的車子已在咕嚕咕嚕地響了。我有些兒茫然：原來我以為這幾天莫千山車子總是下午開的，現在不過陪他來問問鐘點而已，所以空手地出門，連速寫簿都不會攜帶。但現在真是「緣」了，豈可錯過？我便買票，匆匆地拉了Z先生上車。上了車，車子就向綠野中駛去。

坐定後，我們相視而笑。我知道他的話要來了。果然，他又興高彩烈地叫：「有緣！有緣！我們遲到一分鐘就趕不上了。」我附和他：「多吃半碗粥就趕不上了！多撒一場尿也趕不上了！有緣！有緣！」車子聲比我們的說話聲更響，使我們不好多談「有緣」，只能相視而笑。

聞駛了約半點鐘，忽然車頭上「嗤」地一聲響，車子就在無邊的綠野中間的一條黃沙路上停住了。司機人叫一聲「葛娘！」，跳下去看。乘客中有人低聲地說：「毛病了」；司機人和賣票人觀察了車頭之後交互地連

叫「葛娘！葛娘！」，我們就知道車子的確毛病了。許多乘客紛紛地起身下車，大家圍集到車頭邊去看，同時問司機人，「車子什麼了？」司機人：說「車頭低下的螺旋釘落脫了！」說着向車子後面的路上找了一會，然後負着手站在黃沙路旁向綠野中眺望，樣子像個「雅人。」乘客趕上去問他：「噲，究竟甚麼了？車子還可以開否？」他回轉頭來，沈下了臉孔說：「開不動了！」乘客喧嘩起來：「拋錨了！這怎麼辦呢？」有的人向四周的綠野迴視一周，苦笑地叫：「今天要在這裏便中飯了？」咕嚕咕嚕了一陣之後，有人把正在看風景的司機人拉轉來，用代表乘客的態度，向他正式質問善後辦法：「噲！那末怎麼辦呢？你可不可以修好牠？難道把我們放生了？」旁人就去拉司機人的臂：「噯！你去修罷！你去修罷！總要給我們開走的。」但的司機人搖搖頭，說：「螺旋釘落脫了，沒有法子修的。等有來車時，托他們帶信到廠裏去派人來修罷。總不會叫你們來這裏過夜的。」乘客們聽見「過夜」兩字，心知這拋錨非同小可，至小要耽

攔幾個鐘頭了。又是咕嚕咕嚕了一陣。然而司機人只管向綠野看風景，他們也無可奈何他。於是大家娜洋洋地走散去。許多的人一邊踱，一邊罵司機人，用手指着他說：「他不會修的，他只會開開的，飯桶！」那「飯桶」最初由他們笑罵，後來遠而避之，一步一步地走進路旁的綠蔭中，或「矯首而遐觀，」或「撫孤松而盤桓，」態度越悠閒了。

等着了回杭的汽車，把他們帶信到廠裏，由廠裏派機器司機來修，直到修好，重開，其間約有二小時之久。在這二小時間，荒郊的路上演出了恐怕是從來未有的熱鬧：各種服裝的乘客——商人，工人，洋裝客，摩登女郎；老太太，小孩，穿制服的學生，穿軍裝的兵，還有外國人，——在這拋了錨的公共汽車的四周低徊巡遊，好像是各階級派到民間來復興農村的代表。最初大家站在車身旁，好像羣兒捨不得母親似的。有的人把車頭撫摩一下，嘆一口氣。有的人用腳在車輪上踢幾下，罵牠一聲。有的人俯下身子來觀察車頭下面缺了螺旋釘地方，又向別處檢探，似乎想檢出一個

曠野中的病車



此
页
空
白

螺旋釘來，立刻配上，使牠重新駛行。最好笑的是那個兵，他帶着手鎗子彈雄赳赳地站在車旁，憤憤地罵，似乎想拔出手鎗來強迫車子走路。然而他似乎知道手鎗要不過螺旋釘，終於沒有拔出來，只是罵了幾聲「媽的」。那公共汽車老大不才地站在路邊，任人罵牠「葛娘」或「媽的」，只是默然。好像自知過失，辱及娘或媽也只得忍受了。牠的外形還是照舊，尖尖的頭，矮矮的四腳，龐然大肚皮，外加簇新的黃外套，樣子是神氣活現的。然而爲了內部缺少了小指頭大的一隻螺旋釘，竟暴卒在荒野中路旁，任人辱罵。

乘客們罵過一面之後，似乎悟到了罵死屍是沒用的，大家向四野走開去。有的賞風景，有的講地勢，有的從容地蹲在田間大便。一時間光景大變，似乎大家忘記了車子拋錨的事件，變成 *Picnic* 的一羣。我和 Z 先生原是來玩玩的，萬事隨緣，一向不覺得惆悵。我們望見兩個都會之客走到路邊的兩個茅屋邊邊，映成強迫烈的對照，便也走到茅屋旁去參觀。Z 先生

的話又來了：「這也是緣！這也是緣！不然，我們那得參觀這些茅屋的機會呢？」他就同閒坐在茅屋門口的老婦人攀談起來。

「你們這裏有幾分人家？」

「就是我們兩家。」

「那麼，你們出市很不便，到那裏去買東西呢？」

「出市要到兩三里外的××。但是我們不大要買東西。鄉下人有得吃些就算了。」

「這是甚麼樹？」

「櫻桃樹，前年種的，今年已有果子吃了。你看，枝頭上已經結了不少。」

我和Z先生就走過去觀賞他家門前的櫻桃樹。看見青色的小粒子果然已經累累滿枝了，大家讚嘆起來。我只吃過紅了的櫻桃，不曾見過枝頭青青的櫻桃。只知道「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顏色對照的鮮美，不知道櫻

都會之家



TM

此页空白

桃是怎樣紅起來的。設想一個月後，都市間綺窗下洋磁盆裏盛着的鮮麗的果品，就是在這種荒村裏茅屋前的枝頭上由青青的小粒子守紅來的。我又踏記起故鄉的緣緣堂來。前年我在堂前手植一株小櫻桃樹，去年春天枝葉甚茂，却沒有結子。今年此刻或許也有青青的小粒子綴在枝頭上了。我無端地離去了緣緣堂來作杭州的寓公，覺得有些對牠們不起。然而幸虧如此，緣緣堂和小櫻桃現在能給我甘美的回憶。倘然一天到晚擺在我的眼前，恐怕不會給我這樣的好感了。這是我的弱點，也是許多人共有的弱點。也許不是弱點，是人類習性之一，不在目前的狀態比目前的狀態可喜；或是美的條件之一，想像比現實更美。這些青青的櫻桃忽又使我想起前人詞的斷片來：「櫻桃結子春光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驀地興起一種感傷。我出神地對着櫻桃樹沈思，把遐想飛繞天涯，終於繞到人生的根本問題上。不知這期間乙先生和那老婦人談了些甚麼話。

原來他們已談得同舊相識一般，那老婦人邀我們到她家去坐了。我們

沒有進去，但站在門口參觀她的家。因為站在門口已可一目瞭然地看見她的家裏，沒有再進去的必要了。他家裏一灶，一床，一桌，和幾條長櫈，還有些日用上少不得的另另碎碎的物件。一切公開，不大有隱藏的地方。衣裳穿在身上了，這裏所有的都是吃和住所需要的最起碼的設備，除此以外並無一件看看的或玩玩的東西。我對此又想起了自己的家裏來。雖然我在杭州所租的是連家具的房子，打算暫住的，但和這老婦人的永遠之家比較起來設備難得不可言。我們要有寫字桌，有椅子，有玻璃窗，有洋台，有電燈，有書，有文具，還要有壁上裝飾的書畫，真是太嚕囃了！近年來勵行躬自薄而厚遇於人的乙先生看了這老婦人之家，也十分嘆佩。因此我又想起了某人題行腳頭陀圖像的兩句：「一切非我有，放胆而走。」這老婦人之家究竟還有，所以還少不了這扇柴門，還不能放胆而走。只能度着嚕囃的生活使我和乙先生看了十分嘆佩而已，實際，我們的生活在中國總算是嚕囃的了。據我在故鄉所見，農人工人之家，除了衣食住的起碼

設備以外，極少有贅餘的東西。我們一鄉之中，這樣的人家佔大多數。我們一國之中，這樣的鄉鎮又佔大多數。我們是在大多數簡陋生活的人中度着嚕嚕生活的人。享用了這些嚕嚕的供給的人，對於世間有甚麼相當的貢獻呢？我們這國家的基礎，還是建設在大多數簡陋生活的農工上面的。

望見拋錨的汽車旁邊又有人圍集起來講話，我們就辭了老婦人走到車旁。原來沒有消息，只是乘客等得厭倦，回到車邊來再罵脫幾聲，以解煩悶。有的人正在責問司機人；「爲甚麼機器司務還不來？」「你爲甚麼不乘了他們的汽車到站頭上去打電話？快得多哩！」但司機人沒有甚麼話回答，只是向那條漫漫的長路的杭州方面一端盼望了一下。許多乘客大家時時向這方面盼望，正像大旱之望雲霓。我也跟着衆人向這條路上盼望了幾下。那「青天漫漫覆長路」的印象，到現在還歷歷在目，可以畫得出來。那時我們所盼望的是一架小汽車，載着一個精明強健的機器司務，帶了一包螺旋釘和修理用具，從地平線上飛馳而來。立刻把病車修好，載了乘客

重登前程。我們好比遭了難船而飄泊在大海中，渴望着救生船的來到。我覺得我們有些慚愧：同樣是人，我們只能坐坐的，司機人只能開開的。

久之，久之，彼方的地平線上湧出一黑點，漸漸地大起來。「來了！來了！」我們這裏發出一陣愉快的喧擾。然而開來的是一輛極漂亮的新式小汽車，飛也似地通過了我們這病車之旁而長逝。只留下些Gasoline氣和香水氣給我們聞聞。我們目送了這輛「油壁香車」之後，再回轉頭來盼望我們的黑點。久之，久之，地平線上果然又湧出了一個黑點。「這會的一定是了！」有人這樣叫，大家伸長了頭頭翹盼。但是司機人說「不是，是長興班。」果然那黑點漸大起來，變成了黃點，又變成了一輛公共汽車而停在我們這病車的後面。這是司機人喚他們停的，問他們有沒有救我們的方法，可不可以先分載幾個客人去。那車上的司機下車來給我們的病車診察了一下，搖搖頭上車去。許多客人想擁上這車子去，然而車中滿滿地，沒有一個空坐位，都被拒絕出來。那賣票的把門一關，立刻開走。車中的

人從玻璃窗內笑着回顧我們。我們呢，站在黃沙路邊上蹙着眉頭目送他們，莫得同車歸，自己覺得怪可憐的。

這樣地「誤幾回天際識歸舟」之後，終於盼到了我們的救星。來的是一輛破舊不堪的小篷車。裏面走出一個渾身齷齪的人來。他穿着一套連褲的藍布的工人服裝，滿身是油污。頭戴一頂沒有束帶的灰色的呢帽，臉色青白而處處塗着油污，望去與呢帽分別不出。脚上穿一雙橡皮底的大皮鞋，手中提着一隻荷包。他下了篷車大踏步走向我們的病車頭上來。大家讓开路，表示起敬。又跟了他到車頭前去看他顯本領。他到車頭前就把身體仰臥在地上，把頭攢進車底下去。我在半邊望去，看到的彷彿是汽車闖禍時的可怕的样子。過了一會他攢出來，立起身來，搖搖頭說：「沒有這種螺旋釘。帶來的都配不上。」乘客和司機人都着急來：「怎樣辦呢？你爲甚麼不多帶幾種來？」他又搖搖頭說：「這種螺旋廠里也沒有，要定做的，」聽見這話的人都慌張了。有幾個幾乎哭得出來。然而機器司務忽

然計上心來。他對司機人說：「用木頭做！」司機人哭喪着臉說：「木頭呢？刀呢？你又沒帶來。」機器司務向四野一看，斷然地說道：「同老百姓想法！」就放下手中的荷包，徑奔向那兩間茅屋。他借了一把廚刀和一根硬柴回來，就在車頭旁邊削起來。茅屋裏的老婦人另拿了一根硬柴走過來，說怕那根是空心的，用不得，所以再送一根來。機器司務削了幾刀之後，果然發見他拿的一根是空心的，就改用了老婦人手裏的一根。這時候打了圈子監視着的乘客，似乎大家感謝機器司務和那老婦人。衣服麗都或身帶手鎗的乘客，在這時候只得求教於這個齷齪的工人；堂皇的杭州汽車廠，在這時候只得乞助於荒村中的老婦人；物質文明極盛的都市裏開來的汽車，在這時候也要向這起碼設備的茅屋裏去借用工具。乘客靠司機人，司機人靠機器司務，機器司務終於靠老百姓。

機器司務用茅屋裏的老婦人所供給的工具和材料，做成了一隻代用的螺旋釘，裝在我們的病車上，病果然被他治愈了。於是司機人又高高地坐

到他那主席的座位上，開起車來；乘客們也紛紛地上車，各就原位安居樂業，車子立刻向前駛行。這時候春風撲面，春光映目，大家得意洋洋地觀賞前途的風景，不再想起那齷齪的機器司務，和那茅屋裏的老婦人了。

我同乙先生於下午安抵朋友L先生的家裏，玩了數天回杭。本想寫一篇莫千山遊記。然而回想起來，覺得只有去時途中的一段話可以記述，就在題目上加了「半篇」兩字吧。我匆促上車，沒有攜帶速寫簿。途中曾借用乙先生的 field book 來 sketch 一下。現在把兩幅畫稿用毛筆重描出來，附在這裏，爲我們的病車，齷齪的機器司務，和茅屋裏的老婦人保留具體的印象。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於杭州。

豐子愷著

藝術叢話

五十開本
四百餘頁
布面精裝
每冊九角

豐子愷先生是藝術家，他關於藝術方面的著作極多。這本書包括十四篇藝術理論：如商業藝術，大眾藝術的音樂，中國的繪畫思想，東洋畫六法的論理等等，最一篇討論最近世界藝術的新趨勢，把大戰以後世界藝壇上各種的派別，作品，思想，分別的敘述批評。全書二十萬字，多四百四十頁，每冊九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6897B



